

筆記小說叢書：明 朱國禎著

湧幢小品

新文化書社印行



湧幢小品 (卷四)

明 湖上朱國禎輯

御藥醫

御藥烹二服爲一服。候熱分爲二器。御醫先嘗。次院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御。戴元禮。國朝之聖醫也。太祖臨崩。召至榻前曰。汝仁義人也。事無預汝。無恐。太孫卽位。誅諸治疾無狀者。拜元禮院使。諸王奔喪。太孫道。太祖語。哭問狀。勞之。遼王題仁義字大軸。肅慶二王爲贊詠以賜。景皇帝御醫徐樞有名。帝嘗問藥性遲速。對曰。藥性猶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惡者一日而有餘。人以爲藥諫云。

性藥名言

吳傑。號陽谷。武進人。學無所不通。更精於醫。遇奇疾尤效。正德末爲院使。嘗曰。調藥性易。調自性難。掣出性字。方可言醫。人以爲名言。

太醫用藥

列聖大故。太醫擬罪。未見確據。惟孝皇有疾。太醫進藥。鼻血驟崩。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太監張瑜。醫官施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正律。誤用御藥。大不敬。當斬。是時刑部尙書閔莊懿珪。左都御史張簡肅敷華。尙書掌大理寺事楊康簡守隨。皆名賢也。僅引交結近侍官員例絞。當時議者。猶恨獄未蔽法。方朝審奄李榮阿內意。欲從矜疑。康簡泣然曰。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幽憤方殷。君父事。

誤與故同。律以春秋許世子之義。豈可曲貸。李亦泣下。乃加杖盡法。

劉文泰卽是傾王三原大宰。爲丘瓊山所庇者。瓊山未幾捐館。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謂有天報焉。此輩皆以醫官坐誤。而方士又當別論。方士外道。其書妖書。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術。觀萬安所進御箴之書可見。其初遭戍。後以內侍蔣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籙。斬之非過。而招中引及先帝。遂爲高中玄藉口。

武皇疾甚。諸內侍皇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蜂起自效。大學士楊石齋上言。聖體違和。臣等殊切瞻戀。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况治疾之術。調攝爲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皇上慎重啓處。勿使勞逸之失宜。調節飲膳。勿使滋味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不使少干。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上可以慰九廟在天之靈。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時去憂駕尙六十餘日。未必非從容調治所延。萬一如內侍言。藥投卽有他故。石齋何以自處。以近事觀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鑒矣。

疾病大約多起於酒色。而帝王爲尤甚。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獻。嘔血而跽。景象可知。吳暘谷爲院使。先一歲在臨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還內耳。還而猶能支持百餘日。則藥之功也。貞皇之病。止是虛弱。尙能視朝。大黃却泄後。猶能延見羣臣。傳宣取藥。親舉玉盞。若以溫平之劑。緩緩滋養。自然平復。乃進紅鉛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誤之一字。罪安得免。况武皇時內臣縱惡極矣。凡事閣臣不得自專。而此事尙傳聞擬旨。閣臣猶得執正。今一概順從。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誤則坐罪甚輕。今當如何擬議。曰。在齊民有誤有故。天子其可誤乎。誤則大不敬。與盜大祀神御物。僞造御寶同科。皆斬。若曰故。直以謀大逆論。蓋其下註曰。謀毀宗廟山陵宮闕。天子一身。宗廟之主也。故下它藥不利於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謀。謀則有主使矣。在十惡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

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會。乃誤字入第六款。有分別。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楊康簡曰。誤與故同。余猶以爲多一層。不若從天子身上起見。看得誤字大。更自直捷。其誤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無圍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錯引。

禁獄

我朝制度嚴密。尤慎於刑獄。二祖多由錦衣衛發落。此所謂天斷也。不必言。自後必經法司招擬以上。然事干宮禁。如天順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揚金英兩獄事。如何成招。成則非臣子所敢言。不則事體重大。無徑自下手之理。若曰。旨出宮中。自來無內降極刑之事。况刑人於市。誰人蒞之。卽如郭中允之獄。亦必會議題本。方票嚴旨行事。則以前兩事。諸公試設身處此。當如之何。大約變出埋外事外。傾刻立決。并具藁削去。與逆人骨肉俱化爲灰燼。而亦不沒其實。著之錄中。春秋內大惡不書。諱之也。諱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簡嚴。書法隱然自見。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劉文泰一案。雖不可並論。然武皇未登極。卽已下獄。孝皇未葬。加杖盡法。則罪人既得。無煩它說矣。

醫民

徐應明號澗溪。蘭溪人。少與趙文懿公同學。趙日有名。應明意不自得。一日謂曰。汝醫國。吾醫民。各行其志可乎。趙曰。國醫除。且不必遂。民醫實。人求我而應之。造化在手矣。遂從時師游。厭而去之。遇異人有別傳。決生死遠近。或預訂。或遣定。皆奇驗。游楚中。諸名公爭致之。有欲傳其術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則可。蘇中翰霖惟。有隱病。診之言狀。約於一年前。無一字虛發。蘇將師事焉。一日忽卒。人以爲仙去。不死也。

用時文

辛酉予有不寐之病。徹夜宛轉。心火焦灼。諸醫束手。不得已檢古方試之。無一驗。愈困。自分必死。命孫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龍爲祥之來五字。甚惡之。又得用時文三字。不可解。館客邵生。持王宇泰。證治一書至。悟曰。得非醫家之時文耶。檢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遞至。未有戴元禮二方。平平無奇。恍然曰。時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臥。次日稍平。漸漸調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兩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繆仲醇至。用蘇子五錢即止。蓋余危病。自丁巳後此爲最甚。去死幾希。僅存之年。可不自愛乎。

書蠅

諸生命某久病。家赤貧。不就具醫藥。几上有藥便一册。以意檢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蒼蠅飛入。鳴聲甚厲。止於册上。生泣而禱曰。蠅者應也。蠶也。如其有靈。我展書帙。擇方而投足焉。庶應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數頁。其蠅警然投下。乃犀角地黃湯也。如方製之。而苦無犀角。俄出門失足踏坎中。甚痛。以爲石尖。視之犀也。服數劑得愈。

本草

唐高宗時。於志甯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尙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民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舍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册。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陀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

灰性

醫書云。燒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見萬劫成灰。性未嘗不存。今人當陷溺之後。四端時露。卽死枯骨猶能蔭後。惟業重。毒火燒然不留。則性滅。天地聖人無如之何。

醫不治老

賈敦實曹州人。唐貞觀時歷懷州刺史。永淳初疾篤。子孫延醫。却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寒疾免禍

武元衡遇盜之時。裴晉公首裹氈帽。雖傷不死。考其時乃六月下旬。一曰六月三日。晉公嘗有寒疾。盛暑裹氈故也。

熱疾得寶

貞元中。淮南一小將得熱疾。生癰。皮肉如水晶。醫家以銀鑽刺之。堅不可入。氣垂絕。俄有鼠嚙破。大呼而起。墮一物。五采燁然。堅滑。有紋甚細。貨之得十千。病亦尋愈。

奴婢瘡

瘡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壯士不病瘡。晉人曰。君子不病瘡。蜀人以疥瘡爲奴婢瘡。

搯瘤

楊佛子類下生瘤。大如覆瓿。一日由市歸。中途值一操瓢者。穢爛不可近。時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蓋。卽與。殊無難色。行一里餘。瓢者用左手搯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醫。汝何報。佛子笑曰。勿欺。

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後當過君治瘰。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遂不知所之矣。佛子歸語家人。痛悔不得治瘰方。明旦視頰下瘰忽不見。家人驚怪。捫其背。則瘰還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異人。

膊字

正統三年八月。山東海豐縣民徐二。病傷寒。手左膊上。生王山東三字。知州尤實以聞。逮至京。驗治釋去。

指紋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興。左手大指著紅紋。形紆曲。僅寸許。可五六折。每雷雨時。輒搖動弗甯。興憾焉。欲剝去之。一夕夢一男子。容儀甚異。謂興曰。余應龍也。謫降在公體。公勿禍余。後三日午候。公伸手指於窗櫺外。余其逝諸。至期雷雨大作。興如所言。手指裂而應龍起矣。

性病

滁州孫存。字性父。號豐山。與霍渭崖同榜。最相得。自禮部主客郎中守贛州長沙。謁荊州。與青村承奉李獻相訐。待理凡四年。復職補處州。官終河南左布政。以拾遺調簡。抗辯自明。請致仕。一生強以清節過人。而卒無子。其同年二人相遇。問豐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對曰。雖是性子。却解得快。豐山聞曰。此所謂性病也。終身不瘥。二字最佳。亦何用瘥。

豐山方待理。上疏極口詆撫按之畏縮。嘉興孫璽爲揚州同知。亦以抗中貴被係待理。致書勘事鹽使者。極口詆其徇畏。至不忍聞。孫後事白。陸參議。卽廬州尙書之父也。先輩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狐媚不識。固在在皆然矣。

一一國公

國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國徐永寧。二曰成國朱時泰。永寧。中山王五世孫。讀經史。通書法。襲爵時。年十三。忽遶風疾。久漸沈昏。間出觀戶外。有貴近臣恃寵驕縱者。道路側目。莫敢近。永寧密伺奮擊之。其人策馬走。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問之。輒失度。時操筆視。折簡通親舊。或作高昌西番字。蓋少所習也。卒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縊於寢。旌曰貞烈。時泰。東平王七世孫。善鼓琴。工詞翰。嘗至舅氏飲。聞爆竹聲。驚起繞室求之不得。遂患心疾。父定襄王希忠。僅一子。治之萬方不效。居室內簡直自縱。任性而行。家人莫敢違。至見賓客。循循威儀。未嘗有失。其疾數可數發。更十餘年。定襄薨。疾益劇。至不能執喪。顧時時哭泣。詔准襲爵。強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稱謝。尋卒。年二十九。夫人陸氏。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陸甚賢。夫既有疾。懼其嫫媿。正顏肅容。勿與一嬉笑。遂不敢犯。念其無子。廣置妾媵。每一當夕。輒使傅母守。有娠遷煨室。厚奉養。凡四子二女。皆如己出。一襲封。一出繼叔太傅希孝。竊謂陸誠可旌。而一病兒多子。雙承兩支並茂。則東平陰平之餘澤也。

一一主事

天順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陞江西參議。至通州。以病回京。尙書王翱以聞。上命仍爲主事。歸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門。遇翱摔胸。擯其面。大呼錦衣衛官曰。此老姦當擒也。忠國公石亨陳狀。上命錦衣衛執訊之。欲重加以罪。王憫其實病。但擯歸不用。且勅有司閑其出入。既至家。而病愈。

萬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爲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句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

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而走。隨與衝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爲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

二御史

胡莊肅公松。潞州人。讀書講學。不見它客。性尤高簡。以大參家居。有臺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飲醉。怒公却掃爲慢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懼竄立盡。公不爲動。乘燭坐堂上。讀書自如。或勸公質臺使行李。撫其不法事訐於朝。公但頷之曰。吾方愧仁禮未至。內自反爾。敢與較哉。會使者醒解。慚而捨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廣平縣。城門發銃。驚而怒。笞銃手。并笞知縣周謚。又用左右譖。連及典史田經。付推官楊經鞠訊。謚等不服。經以獄不就。恐新芳怒盛。重違其意。乃文致他事。誣謚經侵分修城錢緡。坐以監守自盜律。廣平府知府李騰霄不能平。詣新芳辨折。辭氣頗厲。新芳愧憤。遂誣騰霄主使謚謀害已。并奏之。而遣推官楊經秦新民馳府執騰霄。騰霄拒之。稍集衆自衛。新芳復劾其拒城爲亂。檄兵備副使楊彝勒兵三千人往捕之。騰霄棄官走。通判吳子孝推官侯佩經歷吳尙質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爭門出。蹂躪死者甚衆。新芳復遣數百人追騰霄等。下令得騰霄者予三百金。追至趙州及之。執騰霄繫唐山縣官舍。而子孝佩尙質歸皆笞之數十。尙質立斃。騰霄謚經屢訴於朝。巡撫周金亦奏新芳謬妄。及經新民怙勢作威。彝發兵激變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給事中王禎。郎中李楨。往勘得實。以聞。遂逮新芳楊彝詔下獄。俱奪官。

四中書行人

中書舍人劉芬。真定人。嘉靖己未進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爲人所弄。至躡空攀天。投淵覓寶。顛溺幾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國。當除長史。或戲之曰。吏部將以爾爲之。芬大怒。卽馳往

吏部尙書吳鵬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鵬以聞。詔錦衣撥逮送法司。拷問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銳。素病狂易。時選科道。銳不與。意不無少望。會病發。謁禮部尙書桂馨。問王安石何如人。醵不答。因及所試文字。語多諱謬。醵謂銳意不平。誤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銳曰。令知縣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乃可責其貪。醵乃盛氣答之曰。豈有餓死知縣翰林耶。銳艱然出。愈益病。明且具疏言醵論及政事。欲多戮貪吏。去內豎。且許臣爲御史。擅朝廷之柄。大不忠。欲奏之。從班大躍出。上怒。下錦衣衛驗治。醵自辯銳所奏皆妄。因上銳試卷。以口不欺。

上曰。銳小臣。狂悖妄言。業已下吏鞫問。卿口口口口口口意。及訊。銳果病中語。初意坐不得科道口口口口下刑部。當銳奏事。詐不以實律。于是罷口口口口口口閒住。

傅檝。南安人。正德六年進士。祖凱。父口口口口口口第。檝有文學。既登第。授行人。痛繼母口口口口口口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嘔血數口口口口口口伴狂喪心。朝立風日中。夜臥地上。口拾餘菜殘果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騷雅。然皆瘦隱語。或雜以鄙俚字。往往持貼市門。口知者謂行人犯廢人。行人亦自隱也。既伴狂久。瞰知父讐家。僮中戲而急繩之。取蒲鞭之。僮伴哭。行人取自鞭曰。我乃不覺痛。易以挺。遂搗死。時時袖筆研。走月臺寺。釋乾文言義。題兩廡皆徧。有見者請所不解。則復胡盧去。直指某下車。卽往謁。行人不爲禮。直指歸。行人突至儀門。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遂出。行人多從市上。投石齧磔人。遇善人則笑。遇不善人則哭。常至山中。有虎來前。行人當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憲。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進士。使高麗。舊例有蟒衣玉帶之賜。此到彼國將命時。與國王相見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馬拜客。人皆竊笑。一出城卽用八轎。馳驟人遼。設中軍官。作威重如撫臺。遼撫爲韓耀。伎人也。來拜稍遲。不納。大相忤。且自誇入。朝卽爲吏科給事中。先期咨訪賢否得失。韓啣之。囑隨行者。凡一言動一禮物皆密籍以報。使事畢。未入京。而韓疏至。被逮以死。其二親亦死。辱命殺身。眞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陽以給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帶八轎。余以書諷止之。

至閩與撫臣徐學聚大相左。黽勉了事而歸。陞太常少卿。未幾歿。夏本仁慈人。乃至於此。可憐也。

病舉人

廣果舉人王樂。得病。因爲祟所附。或學日者。或相士。或堪輿。抵掌談論。若素習。并其聲音笑貌無不酷肖。時亦奇中。兼亦索謝。好事者因以爲戲。餽之銀錢。得卽付酒家。自歌自舞。稱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計禳而醫之。無效。一夕墜水死。

星相堪輿

相法堪輿。三代前已有。惟期命起於唐之李師中。來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講。日日去講。又大有講他人命者。講著甚的。

無生日無相

馮道之相。酷似杜黃裳。賈似道之相。酷似韓魏公。道自幼涉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爲上相。晉帝問之。欲致賀。道對以實。可見此老終身不算命。而當時有馮玄豹者。工相術。能干下座。識明宗之極貴。獨相道無前程。不可用。則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許多事。

庚甲相同

保祐中。孟無菴珙。開闢荆襄。嘗單馬出巡。見漢江一漁者。貌甚奇偉。提巨鱗避於道左。無菴問其姓名與年庚。則年月日時皆與己同。異之。邀之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主于陸故貴。某生于舟。則水上輕浮。故賤。某日以漁爲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張見菴鳴岡。吳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時。張第庚辰。徐第丁丑。同縣令。同臺。徐爲通政使家富。一子登鄉書。多兒女之戚。張爲侍郎。其家與子則非徐匹。同時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縮如此。乃知天有所奪。必有所子。不必營營矣。

鶴雛

楊億之初生也。母章氏。夢羽衣人。自言武夷仙託化。既誕。則一鶴雛也。盡室驚駭。貯而棄之江。其叔父曰。吾聞間世之人。其生必異。如姜嫄有棄。簡狄有契。乃追至江濱。開視之。鶴已蛻而嬰兒具焉。體猶有紫綵寸餘。既月乃落。

黃葵莆田人。正統庚寅。母林氏夢虛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舉衣承之。得鶴雛。是歲臘月十有八日生公。鑿形者謂之鶴相。冠帶衣履。書畫百物。精緻度潔。居宇絕一塵。既老樂五松。號五松居士。人謂得鶴之性。

李口許頭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審緩。及人主前議論。乃更詳辯。吾師許文穆公。對人頭常岑岑動。入侍直。凝定如山。

官太師

張愷藏。神相也。劉思禮從之學相術。愷藏謂至禮歷位刺史。官至太師。後果得冀州。謂太師非佐命不可得。乃結萆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成大事。謀洩坐誅。所累名士三十餘。族死者千餘人。然則太師之相。信愷藏所悞。抑劫運不可逃。愷藏明知而亦竟無如之可也。

高低眼

趙方爲京西制閫。容貌古怪。兩眼高低。一眼觀天。一眼觀地。人皆望而畏之。

識張羅峯

王相以御史謫判高郵。相有精鑒。張羅峯以落第候除。相一見奇之。謂曰。子有異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貽之。羅峯既貴。上疏曰。相以忠鯁蒙誣。宜卹。詔贈光祿少卿。諭祭。相光山人。字夢弼。爲御史有風力。屢勅錢甯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縣人。漢曹褒之後也。父思明。嘗夢數人以車載篋至門。問曰。汝曹某耶。思明應曰。是也。其人開篋。取人支體與之曰。此隸人支體也。思明受之。一人後至。謂其人曰。曹某當得一侍郎兒。何故以隸體與之。其人大驚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盡。奈何。後至者顧視篋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復與之。已而本生。國初果爲刑部侍郎。

形似

相法謂人形似禽獸者。必大貴。不知禽獸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間原有不作惡及吃苦爲善之禽獸。轉生爲人。比得人身。若不作壞。地位更進。可省可省。

神術

星士胡宗。成化間遊京師。謁吏部侍郎尹旻。漫戲曰。以誑人者將何之。胡曰。明公未試以爲誑。試一

人。存爲驗。當知小子神術耳。因出翰林邢讓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聞之。明年六月以祭酒陞禮部侍郎矣。會饌錢事發。念其言引罪坐除名。過溲縣。見岳蒙泉。岳問何以不深辨。至此。曰術者謂余今年當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謂有陰功者不死。正此類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臨卦。投策嘆曰。詎謂胡宗。驗乃至此。蓋卦辭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見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辭官。不做侍郎。則又未可知。要之數已前定。無可奈何。而術者偶驗。未必盡是通神也。

長人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三尺。日飲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是之。遣詣北宮。懼其衆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人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人都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繮以行馬。士女填沓。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余庚午年應童子試。經縣治前見之。長亦丈餘。倚屋簷食。入縣門求舟。帽與楣齊。縣尹方堯工辛未進士見而揖笑曰。何舟可載。選最鉅者與之。僅蹲於前。不能入船中也。

賢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聰慧。年九歲。應試。知縣奇之。命題作破。以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爲題。應聲云。政平于上。猶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負俗之累。大奇之。以爲神童。後以驕惰無所成。流爲訟師。有淳姓者。少亦負俊。讀易以四日畢。能七步成詩。後亦無應。徵人有方姓者。生時大雷雨。龍挂屋脊。比長。方面大耳。垂手過膝。咸謂貴徵。終身食肉。癡蠢而已。天資既不足恃。

而奇徵亦豈盡驗耶。

尼山龍虎山

孔子以萬世爲上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則張真人。雖異教。與吾儒不可並。而延世並天地則同。非但天意。抑亦地靈。尼山龍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風水也。又有異焉。成化五年。衍聖公孔弘緒坐罪當死。以大學士彭時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爲民。此二月間事。至四月真人張元吉淫暴坐罪凌遲。後免死。謫戍。久之放爲民。是何吉同而凶亦迥合。且又同歲耶。

檄維樟鎖

襄陽有萬山。在上遊。形家謂襄若筏。隄若維。萬山。砥柱江流。則其檄也。山有寺。曰幽蘭。經言道安鐵佛夜遊因而布列圭峯。以講經棲宿其中。旦暮鐘鼓。謂之固檄嚴維。以壯形勢。寺後改曰禎德。吳江城。當太湖之衝。舊有詩云。長橋爲鍊塔爲樟。垂虹爲鎖鎖吳江。有時塔倒長橋斷。吳江依舊白茫茫。然其地與蘇州諸山相聯。淺時可褰裳。直至治平諸山。乃余所親見者。

照天燭

范丞相致虛。家居東田朝山。有石尖甚聳。夜每發光。名曰照天燭。時范族仕達滿朝。後爲堪輿所賣。鑿去其頂。曾不踰時。悉褫職以歸。

狎眠

楊萬大。建安人。好恬靜。結茅武夷。漁樵山水間。夜則懸燈獨坐。弦琴詠詩以自娛。山下有津渡。一夕有道士。黃冠玄服。貌甚偉。往武夷宮。瞑不得濟。扣門止宿。自後數往來。萬大禮之。久而益勤。它日

復來。謂曰。吾非世人也。今當歸洞天。特來別汝。吾觀汝所爲。甚善。天必有以報之。汝老矣。其在後人乎。命舟欲與偕去。萬大始異之。既而戚然告曰。吾二親喪。未卜電窆。豈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與汝偕往未晚。因與其舟至甌甯豐樂里。指示溪灣秀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於此。俟有白狸眠處。卽葬所也。白狸起。卽葬時也。萬大俟期。奉柩至山中。果見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處子孫聞其地饒衍。多來居之。因名其地曰楊塾。墓曰白狸。時年已九十有七。嘗晝寢夢前道士來迎曰。汝今家事畢。當與俱去。覺卽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太師文敏公。卽其後也。

文敏歿後。謀剽祠堂。御史伍體馴。郡太守劉鈺。其門人也。謀公之孫景通。以第東廡廡與之。後有齟齬者請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歿二十四年矣。

天馬山

葉少師臺山。居玉融東南六十里。其山自黃蘗東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東逶迤三十里爲黃鐘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連絡如編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許。有山秀而拔。曰福興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許。曰天馬山。復自南而北。舒爲橫阜。如列屏然。共居負之。而面天馬山。其中有石隴起。曰大石山。右曰鳳跡山。左而下者。曰鐵臺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馬山破裂如火燄。形家謂之廉貞。居人稍嫌之。少師將樹而蒼蔚焉。以告青鳥李生。生曰。君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樹焉。將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嘗樹矣。樹可材也。而鄉無甯歲。後瘞其樹。遂無恙。于是罷不敢復言樹。而居之左有樓焉。李生復勸去之。少師曰。此青龍也。何傷。生曰。君但知青龍。而不知爲劫方耳。遂徙其樓。

蝦子

舒梓溪先生。微時館於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許。適其主爲羣盜所誣。罄家產求脫。尙不能給。賣

其妻以給。先生方歲暮。解館歸。其夫婦相泣。甚楚。卽辭修儀。并他生所致者盡與之。得免於難。先生既貧甚。其內子以先生歸遲。不舉火者二日。須館金甚切。及歸。恐室人徧責。不敢以捐金事告。內子見先生之歸。爲可恃。喜甚。而無所給。炊以進。先生愈益愧。憂見於色。內子慰勞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卽問鬻值幾何。何不卽捐館金與之。使其夫婦如初。先生輒揖云。業已與之。今無以食貧。不敢與汝言也。於是兩相稱快。若身免之殃。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計無復之也。內子乃持筐。出於屋旁澗中。渡蝦子少許。歸復持瓶。向鄰家借酒。與先生酌之。時已夜。先生忽見一蝦子甚大。出其兩足。夾於孟外。因偶出聲曰。蝦子脚兒躡。鬼卽於門外續曰。狀元定此宵。銀環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先生與其內兩相錯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貨于知親。僅足支數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覺有異。事之謹。形家者感其恭。而憐其匱乏。乃問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貧無能葬也。術乃指其近郊某所。語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尙無主。余周視數載矣。爲美女梳妝形。前有銀環金鎖。珠簾玉鈎。莫若乘急。余爲君家卜之。乃爲檢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與鬼語合。而謝以匱。不能舉棺。及封窆。術竟爲畫策。且出橐金資其事。而乘夜葬父。四鄰無知者。不數年。先生廷試第一。彼形家者。終無所蹤跡。其鄉人。至今能道其軼事如此。

預卜佳地

公東塘先生。名家臣。臨朐縣人。隆慶戊辰進士。庶吉編修。謫廣平推官。陞南戶部主事。過里中轉墓。至黃山下。謂子肅曰。此佳地。歿而葬此可矣。肅聞言怪之。既抵南。病作。肅往迎。至徐州見夢曰。吾不歸矣。黃山葬地。無過趙氏北塋下。肅大驚。起赴。公已卒滁州。蓋卽見夢之夕也。既尋得地。葬有日矣。卽不知所言趙者何。肅臥柩側。夢一蒼頭馳告曰。闕前遇一石橋。奈何。相與往視之。儼然古塚。堂宇宏麗。朱扉四啓。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闕其角曰宋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爲某官。再轉爲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四廚。劍四。皆銀室。肅拔

劍舞。遂覺。覺而悟宋貴主之爲趙氏也。越數日方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萬曆辛丑。郇成進士。庶吉士編修。今爲侍郎。文行一時推重。余嘗通書得籀覬。亦奇寶也。太史定不達。身後得吉地。昌其後。豈偶然哉。

墓水禍福

李景隆。未停爵時。傍墓山口忽起一泉。衝其塚後。樹木漸枯。不久禍作。幽廢死。迨弘治初。復有爛石橫墮中流。正逆阻衝處。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後。徧生髯松。不三四年蒼然交蔭。未幾求其五代孫瑯。爲南錦衣指揮使。嘉靖中紹絕封。進臨淮侯。祿千石。

崇明三沙

地氣盛則土增。如蘇州崇明縣在南海中。唐武德間湧二洲。號東西沙。宋時續漲姚劉沙。與東沙相接。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洲於西北。今謂之三沙。此則蘇郡東方門戶。羅星也。

禮部井

穆廟時。關西馬乾菴自強。以大宗伯入相。後三十年絕響。司官止陞太守。又以東封事。至空署逐。其餘忤旨遷謫者尤多。江右范含虛謙。既爲尙書。故精形家言。部有舊事井已湮。復開新井。范熟翫良久。欣然曰。得之矣。關舊塞新。必有奇驗。果司定穩帖聯擢京堂吏部。若督學。無復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其以大宗伯。卽家人相者。歸德沈龍江鯉。山陰朱金庭廣。又數年李九我庭機口口侍郎署印。孫鑑湖如游。以尙書皆大拜。可見堪輿未嘗不驗。特不驗於起念之人耳。又于嚴峯以舊宗伯呂大拜。

土龍

相傳吉地有土龍之說。未之敢信。顧涇陽先生之宅。前對膠山。後枕斗山。龍自西來。宅左右介以水。氣厚脈清。其尊公以貧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與弟涇凡禮部。少以文章著名。晚節。先生以理學稱重。最長。涇白公爲光祿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祿于西徧掘土。土中有龍形。頭角皆具。役人驚而斃之。其膩如脂。光祿聞。亟往止而掩之。則散奪無餘矣。未幾。光祿與先生皆卒。而東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詆。天乎人乎地乎。亦關氣數。其又何尤。

八卦獻地

蕭霽。唐宰相復之後。家廬陵。楊行密割據稱吳王。用爲武寧令。時縣令握兵。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過客袁八卦。犯令當死。蕭釋之。乃獻墨潭石牛潭爲葬地。石獅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後之子孫貴盛。廬陵舊宅。爲蕭將軍祠。然則袁乃地仙。蕭遇而釋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張弘範。滌人。建炎中。劇賊李成掠淮南。遺骸蔽野。張躬負舂鍤埋瘞之。一夕夢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難死。淪某所督井中。人無知。今闔郡被公德。而某等獨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憐收之。覺視督井。得骸瘞之。未幾復夢四人者前致謝。張居鄉遂巡。懷仁樂善。人有病予藥。死予棺。卽貧不能姻婚予財。無吝。不樂仕。出監揚之柴墟鎮。尋謝病免。樂其風土家焉。將葬其父。有田叟迎立問曰。若非求地者耶。曰然。因問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見前溪兩豎相撲。往觀無覩。既還復然。已而更往。聞如也。是必善祥。子曷往試。乃見後山隱起綿亘。左右兩溪。匯流其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趙善仁通堪輿家言。以其地肯浮牌。須水溢卽應。未幾官浚濠堰下流。東堤瀦水。會雨暴漲。水環墓。是歲範子巖登第。範妻鄭氏尤賢。常先意佐範施予。如不及。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爲糜置門。俾自取。不問所從也。後巖爲參政。至太子太師。推恩範如其官。少子嵩。力學知名。出作守。貴盛繁衍。人皆以爲隱德報云。

不可求

風水可遇不可求。尙矣。看來天壤間大地。自正結都會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占得者累代相傳。卽中衰必復興。間有不盡然者。又當別論。非地之故也。余嘗謂帝王之封建雖廢。天之封建未嘗廢。要在修德以承之。所謂祈天永命者是也。如何是祈。決非禱禳之類。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驗。祈字含蓄。求字淺露。先聖所以陋執鞭者。余求之三十餘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誰非天乎。不若息心之爲得也。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之長。

華山如立。嵩山如臥。華山如銳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則眠龍而壘者也。蓋天地磅礴之氣。至中州開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麗。橫亘其中數十里。余老矣。尙須裹糧一盡其勝。

恆山爲北岳。在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晉割路契丹。宋承其後。以白溝爲界。遂祭於真定府陽曲縣。文之曰。地有恆山飛來石。入國朝未及釐正。北平遷都。卽真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馬鈞陽疏請改祀渾源。禮部尙書倪岳覆寢。止建廟於恆山之下。萬曆十六年。巡撫胡來貢又申鈞陽之說。禮部尙書羅萬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鈞陽之言。確然可據。何以不行。豈以事非已出。且有所不足致然耶。事益久。玄武之神。終不得復正其典矣。

金山四圍。惟東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面皆懸空。泊舟無礙。卽郭璞墓甚近。然中間隔水最深。(金山下江水深三十六丈。余聞京口水師人言之。)相傳其底。如蓮花單擎然。安得候江枯而親閱之。嘉靖某年大風。江水翻于東。有見之。果如所記。

雁宕山。前世人所不見。卽謝靈運好遊亦未嘗至。宋嘗宗時建玉清昭應宮。因採木架入窮山。此境始

露于外。近年葉少師開福廬山。頗亦相稱。蓋皆藏於海邊。一時人跡難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世外
 遐踪。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侷肖牛也。或曰疏勒國有牛頭山。佳麗相同。故名。華嚴經云。南牛首。
 北五聚。俱文殊顯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并魚鱗山。爲雲雨之府。天將雨則有白雲冠峯頂。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唐詩云。風
 吹山帶遙知雨。又曰。霧似山巾。蓋指此。解者以爲嵐。非也。晴有嵐。雨有霧。（天將雨。山頂出雲。此
 常事。處處有之。）

風門山。在麗水縣西三十里。上有二穴深邃。風從中出。每夜靜月明。白氣自山麓。上徹霄漢。

廣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聳千仞。勢若遊龍。周回四十里。面皆內向。若蓮花擎空。上有平陸。
 唐末詩人曹松。移植顧渚茶于此。人遂以茶爲生。諸名公都以自號自矜云。

漏陂

沂州有陂。周圍百里。每春雨。魚鼈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聲聞數十里。名爲漏陂。村人具車乘鏡
 拾魚鼈。輦載而歸。

泗源

卽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縣陪尾山之西。界接沂州。方陷時。水俱涸。其聲如雷。故一名雷澤。山之下
 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夾寺環之一匝。（余生平所見水泉往往出於山之最高處。其水從何處來。殊不可
 解。）寺右爲山之西面。泗淵之泉出焉。初出分爲四。故名。常有澤中器物流出。其狀爲石洞。洞門高二
 尺許。其水瀆瀑沸騰。匯爲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門直瀉。罅石竇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
 泉出焉。爲渠悠然長邁。其清見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繪如織。過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

兩。布如列星。各爲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輪囷離奇。凡三里抵下橋。古有下縣。姑蔑之水經于其間。上下數十里。泉石最奇。達於曲阜。逕孔林北。西流至濟南府東。分而西北。與沂水合。又西至泗水縣城東。復合。其自曲阜分流。經孔林。復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實一水會諸泉入漕者也。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縣東南六十里。合于泗。一出艾山。合于汶。

汶源

汶水一出新泰縣東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師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萊蕪縣之寨子村。納海眼諸泉。一出原山之陽。納水河諸泉。並會於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臺嶺。至靜村鎮合萊蕪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與新泰之小汶合。是爲入濟之汶。達於寧陽東平。逼於戴村壩。南流至汶上縣城東北二十五里。受濼當諸泉。爲魯溝。又西南流城北二里。受蒲泊爲草橋河。又十里爲白馬河。又二十里爲鷲河。又十五里爲黑馬溝。至南旺分注南北漕河。其曰泇水乃汶之支流。自寧陽而分。會於眼諸泉。又西南流至濟寧州。（汶水之源。有七百餘泉。合成一水。見靳氏治河方略）

濟源

濟水在兗州府滋陽縣城東五里。卽泗水下流。由曲阜分流入境。達於濟寧者。蓋諸家之說如此。然濟水狀流。時出地上。原無定體定形。故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濟獨無。可以概見。乃萬兩溪。謂泰山諸泉。皆濟水所沸。匯于汶。則東省之水。惟有一濟。汶反爲下流。而據滋陽之說。則濟又爲汶之下流矣。攷濟水。禹貢。導泇水。東流爲濟。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卽汶水入濟之道。水經。濟水故瀆。又北合洪水。註云。洪水上承鉅野。又北經闕鄉與濟合。則說爲是。攷一曰泇卽古交字也。

泉源

山東自交達于濟南。地勢最高。諸山蟠蜿。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于東。宛如昂首。諸泉浮發。或自山趾。或自平池。或是石罅。初只七十一泉。時堙時闢。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過舉大凡耳。數實加倍不止也。（有名之泉計七百餘。）土厚氣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舊。溝通舟楫。此乃天地大運所關。夫豈偶然。

大江南北水界也。自岷山迄于海。雖有數千里。然不過地軸將盡之一帶。自山陝潼關以下。磅礴于嵩岳。迤邐入山東。極于東岳。此南北之地界。而泉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時無論已。周衰。其瑞氣盡鍾于孔子。為萬世斯文宗主。越千五百年。泉盡引出。為通惠河。瑞乃鍾之國脈矣。惟黃河為梗。國朝景順間決張秋。嘉靖初決南陽。末年決蕪縣。今乃決邳州。自西北漸徙而東南。在西北土稍堅。患衝突難禦。在東南土益鬆。患散漫難收。李霖霖。決計走沭河。其言曰。黃河者。運河之賊也。舍黃一里。即避一里之賊。其苦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王浚川之言曰。正苦無神耳。有則上為國。下為民。可以理禱取應。夫神受封爵。得效其靈。亦如人臣自致立功名。即鬼怪仗以驅除。而互懵懵不可問者耶。

山東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勦經百十里。所在相望。想井田既廢。水無所歸。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澤。原因地勢結成。然不聞東土之為澤國也。獨鉅野之名。見於禹貢。在宋為梁山泊。王安石欲開水利。未為無見。水可入海。何必另開一泊耶。

河

通惠河開。時時修濬。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黃河遷徙不常。頗費人力。然審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如劉東山徐元玉劉松石治之。亦未見有極潰溢。不可收拾之苦。朱隸山潘印川號稱艱難。然亦執政。若當事者故為張大侈功。而議者乃舉與俺答吉囊並。幾許可笑。又欲議海運濟之。此事非開天之主不能行。若平世人命為重。安能作出格事。亂世則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閭之通。為救命之良法。其可得

乎。(海運一事。必不可行。元達子草芥中國人。惟恐不盡。委之朱清張瑄。悍然不顧。二人毒蛟鱷也。助元爲虐。七八十年間。宋之遺民葬海魚腹中。不知幾千萬。故太祖一行。深以漂溺爲痛。旋即報罷。王敬所。銳然從事。所運僅二十萬石。據奏溺者八艘。艘不下千石。已去二十之一矣。今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見。久不譚及。亦事勢使然。余以爲正不必譚也。

裏河不但通漕。凡各色進貢。朝臣眷屬。所在水利。與公私一切應用貨物。皆賴以濟。海運有此否。且畢力于河。猶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虜例。邊牆且不能守。而欲守豐州會州開平可乎。

運河一帶。平江伯陳瑄用力于南。工部尙書宋禮宣勞于北。宋用臨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築壩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折兩河。(其地有分水龍王廟。廟門對汶水。門前水。南北分流。)以其七北注臨清。度地降九十尺。開十七。三南注豐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開二十一。禮啟。李燧萬恭追訟其功。立祠。贈禮太子太保。一子入監。白英先以平。頂巾執工簿。立于傍。亦賜冠帶坐。世令一人充冠帶老人管河夫坎河之灘。

永平府撫甯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窿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灣。與諸家所載碣石之狀甚相合。則九河之地。在滄平之間無疑。故曰朝發碣嶺。暮暴警于碣石爲此也。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而爲九派。以殺黃河之勢。今河身旣徙而南。則九河已爲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處。去古河入海之處。將二千里。豈惟九河之地。雖河身故處。今皆爲田廬。爲城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之故道。自鞏縣歷懷衛彰順名真數郡。今止長垣開州清豐略見其迹。然亦非禹時故道也。觀此則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海灣。謂之南海洋。此洋東西長。而南北狹。如江河之狀。則河當從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山東今尙有老黃河一道入海。其地直東交界。)

河中砥柱有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鬼門神門尤爲險惡。其中有山號曰米堆。舟入三門。百日始上。執標指揮者。名曰門匠。諺云。古無門匠墓。謂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縣樊得仁。鑿石崖爲窟。植以柏木椿。鐵鍊爲索。橫繫椿上。凡四十餘丈。徒者以鐵鉤挽索而上。頗易爲

力。

嘉靖中。高郵湖隄議用石。河道都御史陳堯謂石取道遠。而湖勢薄。不至壅多樹木。隔以板。麥土實之。費率省半。及萬曆中卒易以石。費不貲。于隄不足有無。大半實用事者素。余親見之。如椿木估用杉。則以隄楊代之。採石不及十一。而賦民輸辦。凡中戶以下階砌。及市廛石硯。無得免者。零星湊成。不久即潰。

紹興初。漕粟嘉陵。濟軍興。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爲帥。議轉般法。費減十七。故蜀人謂承公爲湖州鏡。此法我朝用之極便。鏡之所及遠矣。

漳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長子縣。曰濁漳。一出樂平縣。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縣。分流至館陶入衛河。與漕渠合。萬曆初年。漳河北徙。出魏縣。入曲周釜湯河。

瓠子河在濮州東南七十里。乃漢武自臨塞河口作歌處。

桑乾河陸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伯二十七里。河之紆曲。未有比者。

永樂元年三月。潘陽衛士唐順之言衛河南距黃河。路纔五十餘里。若開衛河距黃河置倉廩。受南方所運糧餉。轉至衛河交運。公私兩便。上是之。命近臣詳議。如可行。俟民力稍甦行之。

成化間。有議疏天津水運。至宣大。省兵餉。主事楊讚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濬。水勢相懸。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險。人力難施。遂止。

泰陵復上戶部郎。嚴經督役。轉輸爲艱。經言以舟自潞河達天壽山。甚徑且安。從之。省費萬計。今不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興可以舟行。定興至易州陸路四十里。

劉松石。人知其花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於治河。如開河之底。深淺不同。故盈涸難定。公于涸時一以棗林開爲准。高者窪之。低者量留底板開如一。遂爲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與庠生同應試。至長灣。戲祝曰。某在此。河伯無供餽何也。頃臾一

大魚。躍入舟中。衆驚異。相傳示。復投于河。其年領鄉薦。
凡河水。有時洶涌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將夕。河水忽湧起二尺餘。少選復平。
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長江衝出大海。長千里。闊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詩所云過淡漾者。此也。不知黃河如何。梯雲關之混混黃色衝出。亦可想見。第有漲落大小之不同耳。(江水清故能沖出。河水挾沙行。出海爲海水所格。水去沙停。故流不暢而爲患)

海門縣東料角嘴。江海交會處。海鹹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視海水較高數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灘險

江自嘉州至荊門灘。險地凡千百餘。舟人一一能言之。其灘之外有洞有磧。凡數十。皆見於字書。今載其略。洞。疾流也。江中有逢洞稱木洞水流沙上曰瀨。江中有和尙灘水出尾下曰灘。今地名七灣回流旋轉曰漩。今有南陀三礁石積水淺曰積。今有上磯下磯水疾崖傾曰褊。今有團王福燕于福灘積相湊曰林。音子今有石鏡林折鏡林水如轉轂曰槽。今有野豬槽水漫不流曰沱。潭下急流曰灘。其名尤多。不能盡書也。

湖水與江相連者。惟洞庭最闊。夏漲。則江濁而湖高以清。秋落。則江清而湖低以濁。鄱湖出江處。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蓋南有湖口稅關故也。風濤盜賊之患。歲無虛月。盜猶可言。若夜半。大風陡起。千伯艘一捲無迹矣。議者欲於北岸鑿潭屯船。建一堡。移衛軍守護。余致書南操江丁改亭。台江省撫臣議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撫異議。不果行。

迤北有海無江。(北條之水皆名河。南條之水皆名江。水經可證。)蓋水之通海者謂之江。而北則無海

可注。其曰海者。猶江南之湖之漾。京師城內有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約水匯者皆是。故河源亦有星宿海。其濫觴初會處也。大而長。始曰河。最大者始曰灑。文皇賜名玄冥池。是也。臚胸河亦賜名曰玄冥河。蓋雨水。非一水也。

瀆

江淮河濟爲四瀆。瀆。獨入於海也。今淮濟皆并于河。則止二瀆矣。繆仲醜言。山骨卽海可穿。惟江。則兩骨中心湊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香海雲

吳元年大將軍平定山東。次年。上卽皇帝位。改元洪武。正月己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竣事。父老皆忻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濱之民。何幸身親見之。原德還奏。上悅。

風報

吳中五六月間。梅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謂之舶舨風。云是舶商請于海神得之。凡舶遇此風。日行數千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商至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嘗七月大風。甚于舶舨。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怒。聞者笑之。按北齊李嗣聯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於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媪。則此語雖出鄙俚。其傳之有自來矣。宋徽宗在國城。有孟婆吹轉之詞。蓋取諸此。

温州自夏徂秋。常觀雲以候風。苟日間。其雲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則居民海賈。咸以爲憂。

方未風時。蒸溽特甚。而波濤山湧。若有物驅之。此邦謂之海動。既而暴風起。其色如煙。其聲如潮。振動天地。拔木飄瓦。甚驚畏者不敢屋居。懼覆壓也。風稍息。則雨大傾。雨稍霽。則風復作。一日之間。或晴或雨者。無慮百數。此邦謂之風癡。其始發於東北。微者一晝夜。甚者三數日。已而復有西南之風。隨其後。一晝夜或三數日以報之。此邦謂之風報。風癡已可懼。然比歲常有。風報或無。果有。則勢尤惡。熙甯九年。大雲寺盧舍那閣成。費錢千有餘萬。其高廣閎偉。甲於城中。是年七月所謂風報者起。此閣輒屢浮動。寺僧皆大呼佛號。風定視之。則柱離於礎尺餘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萬人足擬哉。至於官宇民廬。往往摧圮。修復久之。尙未知故。郡人云。數十年來。未見此風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爲虞。凡風雨作。則無雷。惟得雷。而後測霽止之期。迨秋冬交。衆皆相慶。謂可無虞矣。其風之來。狂暴而喧。歷不止。故謂之癡。二廣則謂之颶。太率海濱多有之。韓退之問瀧吏詩云。颶風有時作。掀簸眞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國縣督造海舟。具最鉅者。方求材爲檣不可得。俄有大魚一。鐵梨木二。各長三丈五尺。漂至沙上。砍魚取油七百觔。木置檣。恰如數。(嘉慶間。吳中修三清殿。海上漂來一木。長七丈三尺。)事聞。上曰。此天所以蘇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颶風。出沒波濤。遠望如龍。後。太祖崩。一夕風雨失去。而舟中人拋出。無所傷。如有提拉者。

宋嘉祐中。海上一舟遭大風。桅折。信流泊岸。舟中三十餘人。著短卑衫。繫紅鞵角帶。類唐人。見人拜且慟哭。語言書字。皆不可曉。步則相綴如雁行。後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新羅島首領。陪戎副尉也。又有上高麗表。亦稱新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宰崑山。召至縣。犒以酒食。且爲脩船造桅。教以起仆之法。其人各捧首。致謝而去。船中凡諸穀皆具。惟麻子。大如蓮葯。土人種之亦大。次年漸小。數年後。如中國者。

邊海有夷舶。飄至者。多掩殺報功。或反爲所掩者。卽匿不以聞。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罽一物。且無器械得全。因檢宋仁宗時。胡則在廣南。有大船。因風遠至。食匱不能去。告窮于則。出錢三百萬貸之。諫者皆不聽。後夷人卒至。輪上十倍。在宋政寬。今則犯通海禁。下獄矣。

萬歷辛亥六月。海風大發。温州獲異船三。初獲爲裘暴等。七十三名。自供爲阿南國升華府河東縣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長沈葛黃處。薦禮祭祀靈神。而被風者。再獲爲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爲升華府河東縣人。六月。往歸仁府維遠縣販賣。飄至海中。爲盜所劫而被風者。三獲爲弘連等。三十七名。并瑞安縣獲解。稱文稜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稱爲升華府濰川縣人。五月就富安府裝載官粟。併各物。回本營而被風者。阿南卽安南國。其君黎姓。後莫姓繼之。今復歸于黎。有五道四宜二京都。城市有古殿舊跡。人皆被髮裸下足。盤屈踞踞爲恭。聲音莫辨。飲食無分生熟。所奉上官令。爲欽差。節制各處水步諸營。兼總內外。同平章軍國重事。太尉長國公。又鎮南營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義營太尉端國公。君所被者黃衣黃冠也。臣所服者純衣純冠也。問讀何書。曰孔孟五經四書。念何佛。曰南無阿彌陀佛。唱何曲。曰張子房留侯傳。史譯審無他。各發原土安插。沿途水則從舟。旱則從陸。馳檄經過地方官司。差兵押遞。每人每日各給米糞。冬月嚴寒。行令温州府查取貯庫臙衣。各給棉衣禦冷。遇病撥醫調治。以保生全。皆叩頭而去。

海塘今名范公堤

范希文爲興化令。修捍海塘數百里。宋末詹士龍復修之。初發地得希文石記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係希文所留。不獨名臣。且擅康節之數學矣。賢者固不可測如此。

海沙

萬歷甲午。余至海寧。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際城五丈爲塘。東直海鹽煙燉相望。次年沙沒。海水直叩塘

址。以長篙測之。不得其底。衆洶懼。將徙城避之。無何大風雨。衆盡潰。縣令亦挾印走。既息。城無恙。令率衆復歸。未幾塘外沙露尺許。久之復舊。

海井

華亭市中。小常賣鋪。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見之駭愕。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點。慮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緡。商喜償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實不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泉也。平生聞名於番賈。而未常遇。今幸得之。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腸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卽此魚腸骨也。

海錢

乾道丙戌夏。樂清縣海門有蚊。出水長丈餘。既而塔頭陡門。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錢甚多。有一父老譚之曰。海將錢鬻人也。風必作。亟係船於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縣盡漂。其家獨免。

浮提異人

海外有浮提國。其人皆飛。僂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其人樂飲酒無數。亦或寄情陽臺別館。欲還其國。一呼吸頃。可萬里。忽然飄舉。此恍漾之言。然萬曆丁酉年。余同年葉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爲黃白事。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縠。價之過其值。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則無一有。比早復來。甚怪之。請得大搜索。葉不許。第呼召至前。果能爲江右土語。然不諱爲浮提人。亦不謂黃白事果難爲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

七寸許。置之於案。上下前後。物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鑲小函。中有經卷。烏楮綠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持此二者爲獻。華曰。汝等必異人。所獻吾不受。然可速出境。無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瓊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瓊州諸生應試。見海神立水面。高丈餘。朱髮長髯。冠劍偉異。衆驚異下拜。神掠舟而過。次日有三舟復見。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見。少頃風大作。三舟皆溺。瓊州士子赴提學使。涉海甚艱。嘉靖二十六年。沒者數百人。臨高知縣陳址與焉。并失縣印。其考貢之年。地遠不至者。亦不復補。神宗初卽位。吾師王忠銘先生。瓊之安定人也。入館卽請於朝。以備兵使者攝之。得允。瓊士德之。又建書院。捐學田。立鄉約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甯。鄉人共建生祠祀先生。題曰崇報。先生不敢當。乃祀贈公。而先生祔焉。吁。爲德於鄉而食其報。若先生不以永矣。先生諱弘誨。質直忠厚。工詩及書。淡於名利。幾入相矣。有阻之者。終南京禮部尙書。先己丑。與許文穆公會試。時會元陶望齡。狀元焦竑。館選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卽以是年南行至萬歷戊戌再起。以考滿入京。門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門而下。凡八十餘人。余又與焉。極一時勝事。得士報國。若先生者。卽不入相。其又何憾。

瓊在大海中。廣數千里。海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星經所有。

海潮應月。潮廣福等潮俱有信。瓊州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大小應長短星不隨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宮發引。至江上候潮。將渡。過日晡不至。已豫爲之兆矣。

杭州三日不至。人謂天之祐胡元以亡宋。固是一說。然虜人間諜甚精。山川險夷。國之虛實。盡知之矣。伯顏大將。蓋代英雄。屯於皋亭山。豈有錢江如山之濤。全然不覺。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將隆卒充。物其幕。自詭效忠。卽宿兵豈有不諫止之理。以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誠有之。元兵必不駐此。傳者文以爲奇。史臣仍襲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沒而得蚌剖珠。蓋蛋丁皆居海艇中採珠。以大船環池。以石懸大組。別以小繩繫諸蛋腰。沒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組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尙沒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耙取之。所得尙少。最後所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嵌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旁。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吳縣人。少孤。父友。長橋萬戶府鎮撫陳某。養爲子。至正間。方國珍起兵海上。江浙行省參政朵耳質班。督師與戰。時陳已進官都鎮撫統軍。以道玄從。初并師期。集建甯之補門關。國珍以書詐降。陳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賊志未可知也。不如嚴備之。陳不聽。國珍以餘艦數百艘。驅以赤布。蔽日而下。勢漸迫。官軍猶晏然。國珍乘風縱火。矢石交注。陳戰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從舵樓躍赴海。祝曰。吾父有靈。幸使我不爲賊所得也。已而恆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隨波上下。忽覺身在石上。登沙瀨數百步。得小徑。行里許。乃知溫之鼎山水也。迨歸。張士誠已據吳。或薦其名于僞司徒李伯昇。道玄聞之。挈妻孥去。隱具區。賣卜終身。子問禮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補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補涅落伽。音雖有殊。而譯以漢文。則均爲小白華樹山。實則一海島也。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彌勒地藏。彌勒爲未來佛地位甚尊。豈伽藍之比。

紹興十八年。史越王浩以餘姚尉。攝昌國鹽監。三月望。偕鄱陽程休甫。由沈家門汎舟。以帆俄頃至補陀山。詰旦詣善財巖潮音洞。洞乃觀音大士化現之地。時寂無所覩。炷香烹茗。但椀面浮花而已。晡時再往。一僧至。巖頂有竇。可以下瞰。公攀緣而上。忽見金色身。照耀洞府。眉目瞭然。齒如玉雪。將暮。有一長僧來訪。云公將自某官歷清要。至爲太師。又云。公是一個好結果的文潞公。他時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二十年當與公相會于越。遂辭去。送之出門。不知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鎮越。一夕有道人稱養素先生。舊與丞相接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謁。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談論風起。索紙數幅。大書云黑頭潞相。重添萬里之風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話。擲筆。不揖而行。公大駭。遍覓不見。追憶補陀之故。始悟長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現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字者。談多奇中。謂余阨在後丙丁二年。且曰。過丁巳秋。或可免。蓋剛六十之期也。時去之尙遠。不以爲異。至丙辰冬。辰孫痘殤。丁巳三月。季弟鳳岐暴卒。哀慘。日覺精神恍惚。形城泮渙。且有惡夢。自付岌岌。決符高老之言。乃發願泛海禮普陀。且曰。死于牖。無若死于海爲快。且留與諸貴人作話柄也。時東風急。駐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風小止。開舟浪猶顛蕩。行不五里。停山灣。遙見前舟已沈矣。次日轉西風。掛帆半日而至。登殿作禮。宿一僧舍。通夜。寢不能寐。甚苦。甚疑之。歸來忽忽。徂夏入秋。日展書。只以不語不動。遇拂意。決不惱怒爲主。(只此便是養心法。)至八月十一日。飲藥酒。忽有異香透徹五臟五官。又三日。夢若有授曆者。覺而釋然。偷活至於今。剛又三年矣。追憶過海景象。模糊不能辨。姑以意書其伯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也。

由定海棹舟。自北而東。過數小山。可三四十里。爲蛟門。北直金堂山。此處山圍水蓄。宛然一箇好西湖也。將盡。望見舟山。曰橫水洋。潮落時。舟山當其衝。其一直貫。其二分左。右則象山。

邊海諸處。入舟山口。山東西亘七八十里。南夾近海諸山。山斷續。窺見內洋。舟行其中。如汜光月河可愛。盡舟山爲沈家門。轉而北。卽蓮花洋。洋長可三四十里。過卽普陀矣。

抵普陀之灣。步入一徑。過二小山。卽見殿宇。本山皆石。吐出潤土。蜿蜒直下。結局寬平。可三百畝。卽以右小山爲右臂。一小山圓淨爲案。左一長岡。不甚昂。築石臺。上結石塔。爲左蔽。殿三重。宏麗甚。乃內相率旨敕建。殿之辛隅。爲盤陀石山。勢頗高聳。巽方爲潮音洞。吞吐驚人。正後迤邐菩薩巖。最高。曳而稍東。一石山。其下卽海潮寺也。去前寺。不過三里。萬曆八年所建。今已燬。兩寺之間。東濱於海。一堤如虹。海水上下。卽無潮。猶洶湧駭人。東望水面橫抹。諸山起伏如帶。色黑白鐵袈裟。又東望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極目閭尾。紅光盪漾。與天無際。惟登佛頭巖。能盡其概。若在半腰牽引。諸山宛如深壑。空處飛帆如織。彼中人。了不知其異且險也。

大約山劈爲前後二支。支各峯巒十餘。前結正龍。卽普陀寺。轉後爲托。卽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爲菴者。五百餘所。皆窈窕可愛。環山而轉。除曲徑外。度不過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軍有居民。金堂最近。聞其中良田可萬頃。悉禁不許佃作。何居。大謝山直舟山之南。田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邊海之人。都以漁爲生。大家。則宦與遊學。遊手。不爭此區區粒食計。故地方上下。無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爲擾民而止。勸民力田何擾之有。

余住定海三日。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暮。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錢塘湖廣陵濤著稱。則其海口最大。與口外卽大洋故。然此臆度之言。不足據。惟識者參之。

近時諸公議歷法。有形章奏。至相軋者。或以問余。余曰。我駭人。安知曆。但看月一回圓則一月矣。亦如夷人不知歲。但草一回青則一歲矣。其人不能應。今見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曆法一定不易之準乎。節令亦如之。卽差。不過一日。無甚關係。天本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間以

語朱大復。深以爲然。

上招寶山。見一秀士。鬚面甚偉。異之。秀士亦睨余。余不顧。數遣從者蹤跡。若有意者。遂進與揖。方知爲劉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國樟。爲南昌諸生。是時方欲爲草塘立傳。喜而問之。因得其詳。且曰。君固將種。又材器如此。一纘先緒。取玉帶如芥。何事從鉛槧自苦。答以爲父雖上將。數爲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絲蠻寇。曾省吾撫臺。雖驕橫。猶能假借。代會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設席邀宴。某至大怒。謂此皆糜軍餉。款我保富貴。取賞賚。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瘍發於腦。而卒。故切戒某棄武就文。而竟未有當也。(明時重文輕武如此。誰與守國。)余聞其言深憫之。蓋勢之偏重久矣。我輩於節制中。要須權衡。毋徒恣文墨。輕天下豪傑也。

時倭警狎至。從者三人甚恐。勸毋行。余不聽。出海僅二十餘里。諜報衝風棹八槳而過者可接。皆曰警警急急。余皆不顧。既抵山。則先一日果一倭舟。泊于山之東厓。舟純黑色。上若城塔。不見人。高可五丈。長三倍焉。連數日。東風漂至。我兵船圍守發銃。彈如揚沙。著石壁。紛紛下墜。一小舟直前逼之。倭發鉛彈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風轉而西。倭揚帆去。我舟尾之。余作禮之又次日。舟師皆歸。有登山者。問之曰。盡境而還。計倭舟入閩及廣。風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兩寺。住持。後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嚴。爲四方僧俗所歸。真表雖領叢林。性驕。爲悍破戒。萬歷十年間。其徒行之郡。太守行郡丞龍得孚勘問。龍爲人好道。醇直廉儉。時復奉監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補陀。衆鞠真表。夜夢羣僧並來。告真表過惡。且屬丞三分道場。奉大士香火。到山處分。悉如其夢。且謂衆僧曰。此事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飭衆僧查僧房。總三十六。命取蓮華經三十六部來。燬之火。而令衆僧跨其上。誓不再犯。時吳參將稍從旁止之。乃火一部。衆僧悉跨焉。處分畢。至後殿拜禮。甫拜下。卽覺兩脾病飄。不可動。兩人掖之以拜。遍體陡發大熱。急扶入禪房。疾遂委頓。胸間結一片。大於孟。堅於石。楚不可言。漸至昏憤。見沙門雲擁霧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藍者。奏曰。此雖得罪大法。願其人實奉道愛民。居官清淨。內傳佛旨曰。奉道燬道。尤當重處。姑以愛民故。罰三石牛

高官。三石牛齋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死矣。且入惡趣。方懺悔。某不知經燬之罪大乃爾。目今而後。願奉齋持戒終身。亟免官。入道自贖。沈沈無有懺者。即有人途三石牛齋官劄子到。固辭不受。大智亦爲之祈哀。誦經念懺。願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城中死人疊疊。並裸臥。丞亦在臥中。獨不裸。大智至心營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甦。丞見沙門萬人。問悉從何來。咸曰我輩給孤園善知識也。汝何故燬經。犯此大戒。丞曰知罪矣。願以百償一。而捐捧齋萬僧。衆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於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鬢髻。手執幢蓋。遶床而過。砉然有聲。幢脚拂僮面。僮驚起大呼。丞病良已。是時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長卿自擊爲之記。

普陀是明州龍脈最盡處。風氣秀美。雖不甚險遠。而望洋者却步。即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見形。何以鼓動人心。成此名利。奔走盡天下。凡西僧以朝南海爲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橋爲奇。梁之南有曇花亭。下數級卽爲梁。橫亘可十丈。脊闊亦二三尺。際北有絕壁。有小觀音廟在焉。余坐上方廣寺。親見二十餘僧踏脊如平地。其一行數步。微震懾。疑立。少選卒渡。衆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問之山僧曰。幾不得轉人身也。普陀一無所產。歲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來者。則蘇松一帶出劉河口。風順一日夕可到。自內河來者。歷錢江曹娥姚江盤壩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風順半日可到。兩地皆載米以施。出自婦女者居多。自閩廣來者。皆雜貨。恰勾歲用。本山之僧。亦買田舟山。其價甚貴。香火莫盛於四月初旬。余至則閔然矣。却氣象清曠。幾欲久駐。而竟不果。則緣之淺也。細訊東洋諸山。一老僧云。有陳錢山突出梅東大洋。水深難下旋。又無懸可泊。惟小漁舟盪槳至此。卽以舟拖開灘塗。採捕後。仍拖下水而回。馬蹟又在其西。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龍窟。過者寂寂。一高聲。卽驚動。波浪沸湧。壞舟。再西爲大衢。與長塗相對。其西有礁無懸。不可泊舟。且亦有龍窟。宜避。東面有衢東懸。可容舟數十隻。但水震蕩不甯。舟泊於此。久則易壞。大衢在北。長塗在南。相離不過半潮之遠。潮從東西行。兩山束縛。其勢甚疾。舟遇潮來與落時。皆難橫渡。俟潮平。然後可行。近昌國爲莊山。形勢巍峩。島灣

深遠。此山之外。俱遼遠大洋。紅東來者。必望此爲準。直上爲普陀矣。海水本遼闊。舟行全藉天風與潮。人力能幾。風順而重。則不問潮候逆順。皆可行。若風輕而潮逆。甚難。夏秋之間。西北風起。不日必有極大西北風。操舟者見此風候。須急收安壘。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泊安壘。以防夜半發風。至追賊亦要預計。今晚收泊何壘。若一意前追。遇夜風起。悔無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壘可避四面颶風也。凡二十三處。曰馬蹟。曰兩頭洞。曰長塗。曰高丁港。曰沈家門。曰舟山前港。曰溇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黃歧港。曰梅港。湖頭渡。曰石浦港。曰豬頭壘。海門港。曰松門港。曰蒼山壘。曰玉環山梁壘等壘。曰楚門壘。曰黃華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壘。曰女兒壘。中等安壘可避兩面颶風者。凡一十八處。曰馬木港。曰長白港。曰蒲門。曰觀門。曰竹齊港。曰石牛港。曰烏沙門。曰桃花門。曰海關門。曰九山。曰爵溪壘。曰牛欄磯。曰旦門。曰大陳。曰大床頭。曰鳳凰山。曰南麂山。曰霓壘。其餘下等安壘。只可避一面颶風。如三孤山衛山之類。不可勝數。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風反別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灘山許山之類。皆圍土無壘。一面之風亦所難避。可不慎乎。由此觀之。沿海萬里之遙。處處有壘。處處要斟酌。此惟老漁船知之。而漁有世業。有闕傳。又善占風。望雲氣。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說。傳者歷歷若親見。且謂聚至數萬人。販米於蘇松等處。庚申。湖廣至禁米不許下江。曰恐茶山王羅去也。米一時踊貴。斗至一百五六十錢。時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在恆擾。平糶抑價。吳江縣立破一百二十餘家。亦自來之異變也。考海中。誠有此山。自嘉定寶山。出南匯嘴。一百六十里可至。無壘無港。原非駐足之地。其它處。遠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幾比琉球一國。大海中固遼無邊際。要之自開闢以來。人力所至。船隻所通。凡島嶼礁坎之類。靡不登之載籍。而獨遺此大山。窟奸人。爲東南隱憂。似不可解。且海寇飄忽。乘風萬里。所以難制。若山居士着。必爲衆所窺。卽如米尙須糶。它一切所需。非天降。非地出。何處得來。若曰俱販之中國。何不散居內

地。伏草澤間。爲所欲爲。而以海自限。日與風濤爲伍。決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請於當道。往彼說諭招兵。各使臣欲收之爲用。曰折簡可致。遠近若狂。數年不絕。發一笑可也。

勝遊佳境

江南花木勝游。梅時玄墓。菊時婁江。桃華時蟠螭。芙蓉時西湖。朮時菁山葛僊井。楊梅時光福。櫻桃時北固山。而時令佳境。則太湖月。錢塘潮。兩天目松石。棲賢笏。洞山茶。鷹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幾得之。

梅丈人

客有三人與梅丈人論理趣淺深。曰。玉雪爲骨冰爲魂。耿耿獨與參黃昏。遙知雲臺溪上路。玉樹十里藏山門。一客曰。碧瓦籠晴烟霧繞。藐姑之仙下縹緲。風清月白無人見。洗粧自翹霜鐘曉。一客曰。在澗嫌金屋。照雪羞銀燭。直從九地底。陽萌知獨復。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復乎。

占年

興化縣木塔寺。殿材皆紫椴。美材也。買人以木筏載黃梅一株。樹之殿傍。胡僧坐其下。忽不見。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盛則俱豐。俱衰則俱歉。雀啄之。則有蟲鼠之耗。農人多驗之。

月中桂子

紹定間。舒岳祥讀書館中。會中秋月色皎然。聞瓦上聲如撒雹。甚怪之。其祖拙齋啓門視之。乃曰。此

月中桂子也。我嘗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無皮。色如白玉。有紋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蔴氣味。囊之雜菊花作枕。清芬襲人。其收拾不盡。散落甌罇者。旬輒出樹子葉柔長。經冬猶秀。尋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在。

花

杜鵑花以二三月杜鵑鳴時開。一名映山紅。一名紅躑躅。有二種。其一先敷葉後著花者。色丹如血。其先著花後敷葉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檻間。結縛爲盤盂翔鳳之狀。越州法華山奉聖寺佛殿前者特異。樹高與殿簷等。而色尤紅。花正發時。照耀棹牆壁皆赤。每歲花苞欲拆時。寺僧先期以白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競出往觀。無虛日。寺僧厭其擾。陰戕之。蓋宋時已彫枯矣。郡齋有杜鵑樓。天衣雲門諸刹皆有之。又上虞釣臺山上雙筍石。其頂有杜鵑花。春夏照爛。望之若人立而飾其冠冕者。齊唐記。宋太祖太宗真宗退密之時。花枯殞。三載乃復。上虞志。又謂仁宗崩。三年不榮。高宗崩。花忽變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復茂。嘉泰志云。近時又謂先敷葉後著花者爲石巖。以別之。然鄉里前輩。但謂之紅躑躅。不知石巖之名起於何時。今江南在在皆稱石巖。

並頭蓮。前未經見。晉泰和間生於玄圃。謂之嘉蓮。其後見者不一。柳宗元張仲素俱賀表。今所在有之。不爲奇。有一本而三萼者。

蓮有四面者。徐文貞詩云。四面花開玉露滋。曉花翻雨葉垂垂。泉明酒思濂溪癖。憑仗盆池借一枝。太華峯頭幾夢游。若耶輕舸亦難求。小池寂寞憑誰遣。面面華邊看白鷗。

唐時四川忠州。有木蓮二株。其高數丈。在白鶴山佛殿前。其葉墜厚如桂。仲夏作花。狀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拆時。有聲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樹。高數丈。葉如芙蓉。花白兩出若蓮瓣。大如掌。參差相掩。陽則展敷。陰則脗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紅。類紅消梨。

蜀主昇。平常理園苑。有青城山叟申迅進紅梔子。花爛紅六出。芬香襲人。結實甚大。用以染素。則成
 緒紅。

廣西太平府有羅望果。自外皮剝盡見膚。凡九層。食之甚甘。廣東人呼爲九皮果。石榴。舊說以枯骨
 置枝間。石壓其根。則結子繁盛。杭越之間。呼爲命廐。蓋避錢鏐諱云。刻中者佳。地近東陽。多榴房。
 華容縣觀音寺。有玉蘭一株。輪囷盤鬱。高十餘丈。遠望如玉山。

潯陽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幹大盈抱。技蔭滿庭。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分種之。竟無一活。
 紹興曹娥廟。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蕭縣有天棗。在天門寺。春時吐華。結實如酸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宋淳熙間。秦中有雙株海棠。其高數十尺。脩然在衆花之上。與江淮以產絕不類。荆南官舍。亦有兩株
 。略如之。姿豔柔婉。豐富之極。

青城山有牡丹。樹高十丈。花甲一週。始一作花。永樂中適當花開。蜀獻王遣使視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舉縣桑子河堰東孝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盛開。則紫牡丹
 也。過者皆往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見花甚愛。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許。見一石如劍。長二尺。
 題曰。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且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
 。間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一百九
 歲而終。

嶺南無牡丹。移植不花。花卽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孫。中舍紹績。攜至家。花開召客飲。疾發卽殞。易數
 主皆然。

陸成之宅。牡丹一株。百餘年矣。花朵茂盛。顏色鮮麗。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許。俟開後乃移。旣移
 。其花朵皆背主面牆。強之向人。不能也。未幾凋殘零亂。無復前觀。紫微。一名滿堂紅。

越絕書。句踐種蘭渚山。王右軍蘭亭是也。今會稽山甚盛。餘姚縣西南。竝江有浦。亦產蘭。其地曰蘭

墅州。自建蘭盛行。不復齒及。然移入吳越輒凋。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輒得高價。而香終少減。以野人論之。更不如山谷間取之甚易而且多。貴所賤。少所見。豈虛語哉。

蕙。餘姚江邊多產之。因名蕙江。今惟閩爲最盛。遍於江南。有譜。

黔中緋桃花。夾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種。名日月桃。一枝分花。或紅或白。又有六月柿。莖高四五尺。一枝結五實。或三四實。一樹不下二三十實。火傘火球。未足爲喻。條似蒿。葉似艾。花似榴。種來自西蕃。故又名蕃柿。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笠江謂土之生物。其成數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云。然薔薇亦六出。

木

楓木之老者爲人形。故曰靈楓。其曰靈椿。則顯以壽言矣。謂帝座曰楓宸。蓋侍衛臚列不動有如楓。又曰丹宸。卽丹楓也。

金剛藤。生天目。其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每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到其末以瀆水。水必毒。飲者立死。曰人瘴。又能借之以爲誘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森秀。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樹皆有皮。惟紫荊無之。木皆有理。惟川柏無之。花皆有種。皆可變色。

宋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柏二株。初僅二尺。種之永懷寺殿庭左右。久之高與殿等。每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金荊榴樹。色如真金密緻。而文綵盤疊。有如美錦。細膩而香。隋煬帝時。朱寬征南。得此木數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炯所不及。

雲南太平諸郡。有木。肌柔膩而色白如銀。名曰銀木。用以製器。絕佳。

松蘿樹。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間。裴休建宣州廣教寺。黃蘗禪師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踊出。寺成。尚餘八株。植之殿前。輒敷榮長茂。遇僧有異行者。即開異花數色。

橫州產鐵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葉類石南。而質細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潔白色。如瑞香。一開累月不凋。

蜀地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間作紫花。散落滿地。冬月之望。雜百樹中。榮枯各異。

松柏聖跡

都昌柴棚鎮。有古松一株。太祖征偽諒時。憩其下。萬曆甲申。知縣王廷策卽地建亭。掘得白蠶。畜之江。又建前亭。豎梁時。有赤鯉從空飛下。高皇帝自將兵十萬。取婺州。過蘭溪縣。見古柏甚奇。駐師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聖天子也。喜之。贈以詩箋。令得遊天下。柏後剏亭繞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輒有蒼龍繞伏其上。王世懋詩云。何年古柏尚青青。曾是高皇玉輦停。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

僊果樹

浦城縣村中。有白果一樹。世傳以爲仙人擲樹枝於上。其枝垂生。每年果熟時。不生於枝節。惟於樹身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果差小。味則同。

神棟

古棟樹。在江濱埜田中。土人呼爲黃棟。高不過丈許。而週匝可布十肱。從地拔起。色類精鐵。望之如

百十怪石。磊磊峻嶒。逼而眎之。莫辨其爲植木也。綴以老幹亂枝。拳曲夭矯。而枯瘦削立。又絕似坡公筆意。野人相傳。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千年物也。好事者徘徊其下。移日忘去。惜峙大荒。非塗轍所經。故賞識者少。東天目自化城寺側轉。有松樹一株。亦如之。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俯視如齋。規圓可三畝。牧童翻筋抖其上。不動也。

水檀

蘭溪黃湓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數丈。不知幾何年矣。每歲春夏時。溪流漲後。始生枝葉。其發生早晚。必以水漲爲期。如或漲後而不發。則必復有大水。鄉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石

青州譙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後。有大柿樹。圍三丈許。蓋數百年物。崇甯二年。冬雪寒甚。木凍。忽裂至根。中有奇石。長袤丈。紋理瑩然。碧色可愛。聞者爭觀。真測其兆。多以爲祥。然自此家道凌替。舊宅於他人。居之復不甯。洎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屢易主人矣。

射樹

萬箭樹。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時撲蠻爲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厭之。樹高五丈餘。箭鏃如蝟毛然。

綠衣乞命

太倉州吳怡。一夕夢兩綠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頭乞命。嘿念是且有當死者。比旦起。行伺門間無所見。見有人腰斧鋸。趨而前問之。則曰。適有木商。搆得村中二銀杏樹。約券已成。且伐矣。公驚曰。木

乃有神。如其值償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木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皮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爾雅莽數節。

戴凱之竹譜。竹之別類有六十一。黃魯直以爲竹種類至多。竹譜之類皆不詳。欲作竹史不果成。今所錄貓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幹大而厚。異衆竹。人取以爲舟。四明洞天記。毛竹叢生澗邊。又金庭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月竹產於蜀嘉定州。每月生筍。

崇陽縣有龜紋竹。惟寶陀巖產之。竹僅一本。製扇甚奇。聞今亦絕種矣。

高潘有疎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節之竹。瓜州有無節之竹。羅浮有龍公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潯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員丘有船竹。東方有弓竹焉。鄆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長百丈。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可用爲杖。漆州產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黃相間。謂之黃金間碧玉。辰州有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鍼。桃源山有方竹。湖湘間有徑尺之竹。可以飯。羅浮山有龍公竹。其大徑七尺。一節長丈二尺。葉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葉黃碧。每相間。交廣有思廉竹。筍自節生。筍旣成竹。至春節中還復生筍。黑竹如藤。長丈八尺。色黑如鐵。每節長二三寸。名觀音竹。產占城幽。

蘄州嘗產十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餘年。筍而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雲湯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華。已開不謝。陰卷晴舒。狀似芭蕉。名曰經劫草。

蘆葦茗荻。皆草之屬也。惟葉與色稍異。若尤紺碧可愛。然皆生於水次洲上。惟我湖廣若山。高二百丈。遍山生若。望之翩翩作鳳尾形。岩水所由出。自頂及麓。處處洋溢。草水山合爲一。以此稱奇。

綏甯有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線。有時昔得夢而遺忘者。紐之卽寤。又有草。名八角蓮。可以伏蛇。諺云。識得八角蓮。可與蛇共眠。

廣西有都管草。一莖六葉。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辟蚊蠅。

紅草。產廣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用以清水作紅飯。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葉似柳而大。蔓生著黃花。一葉下咽。立能殺人。亦名斷腸草。又名香菌。唯甘草汁解之。

鶴子草。形如飛鶴。當夏作花。有雙蟲生蔓間。食其葉。久則蛻而爲蝶。女子佩之。號爲細蝶。北戶錄。有無風獨搖草。曰媚草。卽此類也。

桂林有睡草。見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媚婦箴。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雖大風不偃。

雜品

容梧之嵩可棟。高潘之蕨可杖。蘇門答刺之瓜茄。一植而五歲。儋州之荷。四時作華。北荒有七寸之棗。南荒有二尺之梨。東荒有三尺之榧。木蘭皮國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麥。暹羅之稻粒盈寸。屯羅島之麻。實如蓮的。

松爲百木之長。蘭爲百草之長。桂爲百藥之長。梓爲百木之王。牡丹爲百花之王。葵爲百蔬之王。綸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櫻杏之屬爲核果。梨奈爲膚果。椰胡桃之屬爲殼果。松柏之實爲檜果。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

曰秀。榮而不實。曰英。竹萌謂之筍。蘆萌謂之蘊。穀稻萌謂之秧。苦爲澤葵。又名重錢。亦呼爲宜蘇。南人呼爲妬草。倪元鎮庭中。苔滿落葉。以長竿揭而去之。不欲踐傷也。

今人稱茄子爲酪酥。出於宋龍圖閣一書。曰貽子錄。或曰。當作落蘇。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白冬瓜一二斗許大。冬月收爲菜。又蜜煎代果。可以禦冬。故曰冬瓜。今皆誤書曰東。蓋因西瓜之對也。又有青色黃色。而形類越瓜者。本名胡瓜。晉永嘉後。五胡亂中原。石勒僭號於襄國。諱胡尤峻。因改爲黃瓜。胡葵爲元葵。胡麻爲芝麻。胡桃爲核桃。江南曰羌桃。

相傳西瓜種。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攜者。然金王子可。雲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卷甌頭雲。則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楊鸞林茶葉。初泡極苦澀。至三四泡。清香特異。人以爲茶寶也。薔薇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刺吉。此藥可療人心疾。不獨調粉。婦人容飾而已。

甘露

其凝如脂。懸樹上。有方三十里。積至十餘日者。則宋文帝十七年高平鄉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祐八年。南城縣東界山甘露降。沾結數十里。逾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皋縣嘉禾。一本有至百莖者。其一本二十莖者。尤多。

狀似

漢靈帝中平元年。濟陽濟陰宛胸離狐縣界有草生。具莖靡疊腫。大如手指。狀似鳩雀龍蛇鳥獸之形。五

色各如其狀。毛羽頭目足翅皆具。

雲雨

符堅圍姚萇。營中乏水。絞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大雨。營中數尺。周營百步外寸餘而已。堅怒。推案曰。天其無知。乃降澤賊營。河朔三鎮叛。自相推爲王。築壇就位。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方任征討。望而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瑞。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獻諛者。以爲益土之兆。嗟乎。天與雲。豈無知乎。僭竊叛逆。數之所值。自不能違。祥瑞原不獨爲君子設也。

鶴兔

嚴分宜禮書時。因宣竹旁午。寓頗遠。艱於趨赴。移之西關外。構堂。舉梁正寢。羣鶴自雲外止於上。翔鳴良久乃去。意當時方士所致。衆咸駭異。分宜自作記。因思齊武帝葬皇后。其墳上有白兔來棲。畢事乃去。此皆世間祥瑞事。乃嚴氏權寵。不及廿年敗沒。齊朝僅再傳廿年亡國。則祥亦終非永福也。太原相公。亦有來鶴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異。然來止獨鶴。不數年。相公父子孫俱沒。

獺祠

宜興長橋下。舊有白獺。若出穴四望而嗥。則爲兵兆。神而祠之。禱必有驗。或賦詩云。淪淵不作捕魚忙。捷報人間赤白囊。世道清平渠屏跡。吳宮醫類授神方。

大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趙通判者。下縣催徵。刑法嚴刻。邑人大恐。時乞兒甚多。有犬作人言。語之云。趙通判領庫銀三千行賤。曷往戀。相牽詣趙。倏忽數百人。無賴子又乘之大噪。趙惶懼。踰牆遁。

去。乃得停徵。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陝西會城。初昏時。陰黯忽大明。有巨人長三丈餘。見撫臺東。足長四尺許。衣袂飄搖。鬚髯如叢戟。已而大風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甯王濬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過秦邸。見一巨人從東蹣跚而來。高三丈餘。衣鶉百結。若乞者狀。至蕭牆東南隅。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萬歷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門。又見一巨人從北著白衣白幘。耳有鐙。高一丈餘。兩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異

正統戊辰秋。南城縣丁祭。是夜三更。學中明倫堂暨東西齋。從空飛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尙帶苔衣。重可四五斤。惟有聖殿。飛石不到。

遼東廣甯等衛。狂風大作。晝暝。有黑殼蟲墮地。大如蒼蠅。久之俱入土。又數日。鑽土而出。飛去。莫如蝗。潘陽錦州城堞牆爲大風所仆者百餘丈。野火燒唐帽山堡。人馬多死傷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寧縣屏風山。有異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數以萬計。首尾相銜。從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滅。居民老幼男女。無弗見者。耆老梁秉高言。正統間亦有此異。地方不寧。本縣頻年旱災。民力耗竭。復見此物。莫不震懼。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蟻數百萬。大小相負。自高郵蛤蜊壩過。人皆礙足不能行。入興化界。散漫無迹。負行。蟻爪入膚理。手劈之不能脫。識者以爲水徵云。

萬歷丁亥。秀水思賢鄉。有異鳥集於樹。人頭鳥身。額下有白鬚。竟日而去。世間變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災。次年戊子米貴。死者滿路。水皆肥腥不可食。余赴科試。在杭州昭慶寺。夜步階除。微風吹

積屍腐氣。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後積樞。幾至山半。流液成川。萬歷七十八年。揚州府大旱。下河麥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踰廬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蜒蔽空。勢如鸚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啣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巖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爲害。萬歷四十四年。丹陽有蝗從西北來。蔽天翳日。民爭封羊豕禱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號靈異。凡禱之家。止嚙竹樹麥蘆。不及五穀。有朱某者。性醜悉具。見蝗勢且逝。遂不致禱。須臾蝗復返集。朱田凡七畝。盡嚙而去。隣嗟不損一苗。相傳有怪書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糧。亦可異也。

色異

弘治十四年馬湖府底渦江。水色變白。明瑩可鑑。翌日白濁如泔漿。凝於兩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十七日。始復如舊。

絳州府東南二河水變色。白如雪。濃如漿者。凡三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揚州海潮汎溢。溺死饑丁三萬餘人。松江海鹽。亦各二萬餘人。是時江淮之民。殺戮至慘。豈猶未滿耶。

萬歷九年十年。山西連年大旱。百姓死亡。平涼固原城外。掘萬人大坑三五十處。處處都滿。有一富家女。父母餓死。頭插草標。上街自賣。被外來男子調戲一言。慚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婦。見丈夫餓垂死。將渾身衣服賣盡。只留遮身小衣。剪髮沿街叫賣。無有應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入萬人坑中。少婦

叫喚一聲。投入坑。時當六月。滿坑臭爛。韓王念其節義。將粧花紗衣一套。揀之。婦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飽飯。晝夜哭。三日而死。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陝。同日地大震。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華州朝邑三原等處。山西蒲州等處尤甚。或地裂泉湧。中有魚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連震數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漲。華岳終南山鳴。河壅數日。壓死官吏軍民。奏報有名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南祭酒王維楨。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陳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衆。其不知名。未經奏報者。復不可數計。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娛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命歸寢。領諸歸。未卽榻而覺。乃奔出。急呼太夫人。時太夫人已就寢睡熟。祭酒反被合牆壓斃。太夫人雖屋覆。固無恙也。富平舉人李羔。與冀北道參議耀州左熙。內兄妹丈也。同會試。抵舊闕鄉店宿。聯榻而臥。李覺地動走出。呼傾時。左被酒。寤聞未起。既李被崩屋死。而左賴牀榻撐支。止傷一指。其初發也。自潼關蒲坂。奮暴突撞。如波浪騰沸。四面潰散。隨各以方向漫緩。而受禍亦差異焉。省城之西漸輕。東則漸重。至潼關蒲坂而極。輕者房壁之類。尙以漸左。重者則一發卽傾蕩至盡。輕者人之救死。尙可走避。重者雖有倖活。多自覆壓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門陷入地中。華州塔無尺豎。潼關蒲坂城垣淪沒。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類推矣。縉紳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學。員外賀承光。主事王尙禮。進士白大用。華陰御史楊九澤。蒲州參議白璧。而渭南謝令。全家靡遺。其他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壓死者。甚衆。受禍大數。潼蒲之死。者什七。同華什六。渭南什五。臨潼什四。省城什三。而其他州縣。則以地之所剝。別遠近。分淺深矣。受禍之慘者。如韓尙書以火廂坑燬燼其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餘。馬光祿深埋土窟。而檢屍甚難。其事變之異者。或涌出朽爛之船板。或涌出赤毛之巨魚。或山移五里。而民居儼然完立。或奮起土山。

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里。其他村樹之易置。阡陌之更反。蓋又未可以一一數也。時地方乘變起亂。省城驚傳回夷反。久之始覺爲訛言。如渭南之民搶倉庫。以鄉官副使南逢吉。斬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財物。以鄉官尙書楊守禮。斬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鄉村。以舉人王命。手刃數人而定。此變之後。次年固原地震。其禍亦甚。至隆慶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來。無年無月。居常震搖。迄萬歷之歲。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爲安業。有力之家。多用木板合廂。四壁上起暗樓。公衙之內。別置板屋。以防禍焉。

地震有連數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村落者。卽一村落。有微震大震。無聲有聲。聲至如雷者。萬歷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茅中翰在家。地震聲如雷。自西而東。約十餘里。距南北各二三里外。都不覺有異。遠近大小之間迥別如此。真不可解。一老農云。有一家動搖。或止一椽。而餘家餘屋不然。此又以尋丈尺寸論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風雨。自寧國而東。至吾鄉安吉等處。泛者數百處。水高至數丈。漂沒無算。而餘年有十餘處。數處。只一處者。其地若有物奮起。或曰蛟爲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徑出。而不發水不害人者。山樵云。雉與蛇交。生卵入地。每歲雷發。陷下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約隨其大小強弱。以爲勢之低昂。不可一律論。此固是一說。而余謂山壑中。亦必有真蛟蜃久伏而出。決不止雉蛇之毒氣也。

山崩

萬歷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縣城東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午時崩裂一半。長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稍稍又聞鼓樂之音。如此者十數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湧

萬曆十七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舡到八都。地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舡上。舡卽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紅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卽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死者甚衆。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師大水。平地丈餘。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閏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晝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門內。皆成巨浸。九衢平陸成江。窪者深至丈餘。官民廬舍傾塌。及人民淪溺。不可數計。內外城垣。傾塌二百餘丈。甚至大內紫金城。亦坍塌四十餘丈。會通運河盡行衝決。水勢比甲寅更漲五尺。皇木漂流殆盡。損糧船二十三隻。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澆死運軍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什物。民間田廬。一切流盪。雨霽三日。正陽宣武二門外。猶然奔濤洶湧。輿馬不得前。城垣不可渡。誠近世未有之變也。有詔發銀十萬兩。付五城御史。查各壓傷露處小民。酌量賑救。仍照甲寅年例。發太倉米二十萬石。平糶。

蔣山佛會記

皇帝御寶歷之四年。海宇無虞。洽於大康。文武恬嬉。雨風時順。於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上下。弔莫靡至。嗟然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靈傷。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於南京。命欽天監臣差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寺。丕建廣薦法會。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

書於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月辛酉味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尙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於爐。復再拜。躬昧疏已。授禮部尙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眞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依法服以從。和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蕪奠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背蓮花冰桃。暨名卉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上行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册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册。光祿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斷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望。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上升壇東向坐。侍儀使溥博西向跪。受詔而出。集幽爽而成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命軌範師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將半。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濂聞前事二日。淒風戒寒。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變輅一至。雲開日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天顏懌如。歷陛而升。嚴恭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熙蒿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皇上。自臨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秦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類皆有祭。其興哀於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

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况於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於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廣衍無際。將不聞於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辭之可贊也。猗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職專禱祠。親覩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於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既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一。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稜盪摩。白日爲薄。孰靈匪人。流血沓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二。霜月凄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爲心。寧免涕洟。其三。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其四。皇輿載臨。稽首大雄。遙瞻祝座。如覲眸容。香凝霧黑。燈類星紅。梵唄震雷。鯨音號鐘。其五。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其六。迺陟祕殿。迺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其七。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充足。其八。鴻恩旣廣。氛盞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聚壤。康衢列謠。其九。惟佛道弘。誓拔羣滯。惟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法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樂章。旣成進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著爲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欽奉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詳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

婆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視。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巖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略。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饒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恆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仄。而雪山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切。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傳衣

郭青螺集

萬歷乙酉。予入韶州。問道樟小艇入曹溪。六祖像精彩莊嚴。寺僧因出傳衣寶鉢革履。衣似今羊絨褐衣。而間以金縷。傳燈錄。謂西域屈眼布。緝木綿花心織成。理或然也。鉢本瓷罽。爲廣東提學魏莊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墜諸地。僧以漆膠。仍似鉢形。而寶色無光。革履云是六祖遺履。比今履差

長耳。衣是釋迦佛所遺者。有言是達磨所遺。有言是武則天所賜。未有定說。高僧等傳。釋伽佛有衣。名金縷僧伽梨衣。釋伽知化期將近。命摩訶伽葉。伽葉敬奉佛勅。後持入雞足山。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佛僧伽梨。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至壞。於是寂然入定。則釋伽衣未傳也。又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傳。法婆舍斯多。并授僧伽梨衣。後斯多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得勝曰。子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吾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以顯師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乃大信。即請其衣。祕於王宮。則師子衣未傳也。今曹溪傳衣。實出達磨。考達磨傳。菩提達磨傳法慧可。命之曰。我傳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寶鉢。以爲法信。惟恐後世以汝於我異域之人。不信其師承。汝宜持此爲驗。以定其宗趣。吾沒後二百年。衣止不傳。後慧可傳僧璨。僧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傳慧能。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懸絲。此後傳法。毋傳衣鉢。慧能稟教。竟止不傳。及坐化後。肅宗慕其道。詔取衣鉢。就內瞻禮。肅宗崩。代宗卽位。永泰元年。夢尊者請還衣鉢。天子敬其法七日。卽詔使臣持還曹溪。曹溪傳衣之始末如此。達磨長逝於魏莊帝廢立之際。實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約千餘年。而衣貯曹溪。完備如故。夫金石之刻。其實本堅。如周石鼓。秦太山碑。晉鐵柱之類。是也。而金縷甚脆。草木之生。托根於地。如孔之檜。子貢之楛。老之柏。漢之松。是也。而金縷無根。然歷千年不壞。是豈無尸之者耶。嗟乎。庚嶺之爭。惠明不能舉。肅宗之取。唐宮不能留。寶鉢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內千年之物。猶此衣存。

袈裟

栴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維詩。乞飯從香積。裁衣學水田。王少伯詩。手巾花氎淨。香帔稻畦成。袈裟內典作罽毼。蓋西域以毛爲之。又名逍遙服。又名無塵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罽毼。一名無垢衣。一名忍辱鏡。一名銷瘦衣。一名離塵服。一名蓮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

帔。一名逍遙服。一名無塵衣。一名去穢衣。一名離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於迦羅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五銖衣

魏林伐山又云。博異志。天女衣六銖。又曰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若以爲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諸天人皆衣五銖六銖。不獨天女。且有三銖一銖半銖者。不獨五六。阿舍經云。切利天衣重六銖。炎摩天衣重三銖。兜率陀天衣重一銖。半化樂天衣重一銖。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銖。又云。天衣飛行自在天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韻註十黍爲疊。十疊爲銖。八銖爲鎰。二十四銖爲兩。五銖六銖尙未及兩半。微乎輕矣。

二教

魏道武除沙門。法令至嚴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謂然。密密弛緩。故道武沒後。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燒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並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語闢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將儒釋道合一著書。曰法藏碎金。凡數萬言。不出此義。繼作道院集三卷。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滿師以爲覓正法眼可恨。然則三教合一之說。今人不過拾其唾餘耳。乃詫以爲異。何耶。

三教互相攻擊。此低秀才潑和尚癡道士識見。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見廣大。

自浮屠黃冠。而改儒爲仕宦者不少。惟唐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少警悟。工爲詩。李太白異之。授以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僧。已而復冠。仕至太常卿。蓋涉歷三教。然於義俱不甚解也。而儉躁最爲時所薄。

天下之變幻。莫甚於釋。次則道術。而儒家獨稀。抑儒者之說平實。原不露奇爲勝。而業爲儒者。恥以奇

自見。以此差足勝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廢。以奇濟平。則平乃盡變。益見爲奇。故儒猶青天白日也。二氏則日之珥。月之華。以及雲雨露雷。總之皆天也。離而廢之。不成爲天。合而混之。麗天者。又幾無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時虎銜一小佛像。置於時山之巔。有朱道人建菴以奉之。至今靈驗。

大王湧出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華亭縣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湧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卽其地立大悲閣。

佛牙

萬曆辛卯。浙僧眞淳。得佛牙於天台山中。獻其管口口時陸五臺爲南尙書。管以轉屬。陸大喜。雕紫檀口浮屠籠以金絲文龜。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閩人。或問年幾何。曰此袋與虛空齊年。化後。復見於東陽。

遺蛻

無量壽佛遺蛻。在廣西全州。張口眼。露二齒。昇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濕。後燬於火。僧拾遺爐。和泥像之。昇入城。汗出如舊。又全州臨江一峭壁。凡數十級。半壁有一木櫃。歲久不腐。人稱兵書。

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徹訪異書入全。張雲梯。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二鋸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瘞之。

長耳和尚

定光佛。初爲和尚。號法真。耳長九寸。上過于頂。下可結頤。吳越王寶禮之。居定光院。旣寂。漆遺蛻。目翕口微張。以院爲寺。正殿居中。龜蛻居左。覆以樓。殿屢燬。不及樓。

願得地

地藏菩薩。姓金名喬覺。新羅國人。在德州東巖修習久。土人閔欲齋之。地藏謝不願。願得一袈裟地。閔許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閔卽付之。舉家悉成正覺去。

捨宅之始

捨宅爲寺。自吳呂蒙始。今建安之開元禪寺。是也。或云。其子孫爲之。

兩京諸寺

慈壽寺。在阜城門外八里。太監谷大用故地也。聖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於萬曆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壯麗。僧房羅列。一塔聳出雲漢。四壁金剛。攫擎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隱隱眉睫間。如聞天龍華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雲寺。瑰壯靡麗。正德中于經大璫所造。經爲御馬監太監。以便給得幸。上。請贖父秦爲錦衣衛都指揮使。母王氏夫人。復導。上於通州張家灣等。榷商買車舟之稅。極爲苛悉。歲入銀八萬之外。卽以自飽。斥其餘羨。爲寺于香山。而立一冢域於後。所費金以萬萬計。上亦親幸焉。故爲之。

賜額及勅。而經後隨。上南幸。其寵亞於諸貴。會上得疾久。多所悲惡。一日忽厭經而逐之。盡革其官。與所賜蟒玉。使辯髮從小璫。受翰林師教誨。嘉靖初。下獄庾死。籍其家。而寺與墓獨存。

南京三大寺。爲鍾山靈谷寺。鳳山天界寺。聚寶山報恩寺。五次大寺。攝山棲霞寺。天竺山能仁寺。牛首山弘覺寺。雞鳴山雞鳴寺。盧龍山靜海寺。井中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與。視六朝四百八十。蓋有間矣。

報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莊嚴雄偉。蓋悉成祖宣廟財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燼。僧房無恙。今皆化爲酒肉場矣。塔燒琉璃磚爲之。不可焚。今尙完好。惟踏級剝不可步。爲級者九。登五六級。南中歷歷可指。鐵頂左欹。僧雲浪修之。乃復舊。雪浪予及見之。偉長而美。有才氣。橫行南中。郭明龍爲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所終。處妖怪之尤也。

報恩寺。永樂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蓋十六年矣。塔九層。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晉長興年。陸地生蓮花兩莖。有司穴地視之。則一僧儼然在瓦棺中。其花發於舌根。芳聲異常。朝廷聞而神之。賜建慧方寺。民間仍以瓦棺稱之。他志所謂銅官鹽官之類。非也。南唐改爲昇元寺。後燬于火。國朝歸魏國爲菜圃。數見神光。有比丘覺恆。自伏牛來。禮魏國復之。掘片石。刻畫巨開形製。中坐釋迦。次及三大士。旁列天王。筆法精良。寺遂復振。

葛屺瞻寅亮。爲南祠部。所領近畿諸刹。有賜田者稽籍。籍在則問租。租在則問數。清查勾剔。與所在有司往復甚苦。既有緒。輿補墮廢。約束僧寮。秩然可觀。亡何。爲狂生所辱。同鄉人督學者又助之。投劾歸。其素以職事。或請囑相左者。適在事。盡翻所爲。今已蕩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獻明肅皇后。本成都之華陽人。家以播錢爲業。隨父襲美遊汴。過荆門。至玉泉寺。慕容禪師夜夢

金剛報云。明日女中天子過此。因厚遇之。贈以金。事真宗尙爲壽王。居潛邸。知客張着。引后見王。王悅。遂納之。無何。壽王卽位。自貴妃冊爲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長蘆。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無僧堂。長蘆無山門。詔建二寺門堂。遣中使齎白金三千兩。安寺市田。兼賜龍眉龍角鎮山。勅建皇后行宮焉。

石佛

嘉定州凌雲峩眉二山。並甲天下。今人只說峩眉。不知凌雲。豈世間兩大。不能並耶。凌雲石佛。高三十六丈。唐開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濱鑿石爲之。未就而歿。真元初。韋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層閣。額曰凌雲寺。

寺門風水

景秦初。勅大興隆寺。不開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第一叢林牌坊。香爐旛竿。從巡撫山西右副都朱鑑之言也。

戒壇興廢

杭州昭慶寺。建於石晉天福元年。宋太平興國元年。始爲戒壇。屢燬于火。入憲宗時。議修復。按察使楊繼宗領其事。我湖富民吳瓊。捨萬金爲倡。落成甚麗。并開戒壇。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當事者恐其區廣爲賊藪。焚之。旋即修復。後復火。孫織造隆。又復之。壯於前觀矣。

翔鶴

嘉定南翔講寺。在縣南二十四里。梁天監間。里人掘地得石徑丈。常有二鶴飛集其上。僧得齊卽其地。

造塔

作精舍。每鶴至止。必獲糧施。後鶴去不返。僧方悵然哦詩。見石上有白鶴南翔去不歸之語。因名焉。

越州寶林寺。宋元徽元年製法華經維摩經疏。僧遺教等與法師惠基于寶林山下建寺。名寶林寺。時有皮道與捨宅連山造寺。山之巔。有石岫。岫有靈縵。旁有巨人跡。錫杖痕。初晉末沙門曇彥與許詢玄度同造磚木二塔未成。詢亡久之。至梁天監中。岳陽王將至。彥預告門人曰。許玄度來也。岳陽亦早承誌。公密示。至州卽入寺尋訪彥望而曰。許玄度。來何暮。昔日浮圖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肅。名彥。彥曰。未達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復修塔。塔加壯麗。唐會昌中廢。乾符元年重建。改題爲應天寺。宋乾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層。高二百二十丈。號應天塔。崇寧三年八月。詔改崇甯萬壽禪寺。三月八日。又改崇甯爲天寧。每歲天甯節。羣寮祝聖于此。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禪寺。俄又改廣孝爲光孝。專奉徽宗皇帝。蓋以本天甯祝聖之地也。時有長老滋須者。有高行。會改當十錢爲當五。郡守召須及能仁長老密告之。且曰。聞二寺方大興造。有未還瓦木工匠之直。倘蓄當十錢。可急償之。明日文字一出。皆大折閱矣。二人既歸。能仁呼知事僧。告以將赴他郡之請。凡有負者。皆卽日償之。於是出千餘緡與之。抵夜乃畢。得者皆喜。明且遣侍僧問天甯。則曰。長老歸自郡齋。卽以疾告。閉方丈門熟睡。至今猶未起也。及令下。須始以當五之數償負。不肯利己損人。方不媿善知識。能仁乃大愧服。當自悔所爲。乾道末。藻繪尤盛。置田五千餘畝。

水墨羅漢

會稽華林寺。舊有水墨羅漢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視之。初則隱隱模糊。久之漸明顯可挹。喜怒愛寐。其狀不一。宛然如生。世稱仙筆。相傳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獨處一樓。謝接談對。惟令日供飲食。既浹旬。僧疑而瞰之。見其以盆水自照自圖。始及半身。覺而絕筆。遂盪其手。棄其水於地。泉

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別而遁。收其所遺。得羅漢十六幅半。至李唐時。一僧全其半。而續其一。筆法精妙。絕似。釋家以爲畫者後身。又云。乃僧貫休。俱未可知。且靈異。凡懸掛失其倫序。則墜卷不停。國初有盜者利其重貨。竊而鬻於杭。卽托夢以指示。寺僧追而歸。後中貴曰三寶者。威脅持去。將渡江。風逆十晝夜。則夢僧人數千。驅其登高涉險。神思不甯。懼而醮祭還之。弘治丙辰。寺僧違戒行。忽一夕。主僧夢羣僧負擔相率辭去。越三日。罹於火。遂燬燼無存。

羣飛蘸油

淨土寺在會稽淨土山。唐開寶五年。卽舊善名寺遺址建。名彌陀院。宋太平興國七年。改號淨土寺。後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錢燃燈。至曉不滅。江海道途之人。望以爲號。紹興中。塔上燈。至二更忽滅。寺僧疑行者乾沒油錢。問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盡時。則有如人形一羣。飛自西來。啾啾呼噉。集塔上。燈卽滅。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餘。果見一羣。約千餘人。來塔上。各蘸油傅瘡。僧直前問之。衆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陣亡卒也。見三寶慧光。乞油傅刀箭瘡痕。卽愈。便可托生。僧問此番托生何道。衆軍分四隊前後應答。後世當生爲富貴人。只得此燈油。瘡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買油。更益燈滿塔上。每夜鬼集仍衆。取油傅瘡。半年漸少。久之不復來矣。

百尺彌勒

新昌寶相寺。在南明之陽。東晉曇光開山。齊永明中。僧護嘗隱於此。護始到。夜聞鐘磬僊樂之音。又時現佛像。燦燁可駭。由是啓願鑿百尺彌勒像。像成。端嚴偉特。名聞中外。其最異者。像自石中鑿出。今佛身之後。石壁之上。有自然圓暈如大車輪正當佛首。而四方闊狹一同。無毫釐差。佛身高廣。則咸平僧端辨嘗記之云。按劉德舊記。齊永明四年。有浮圖氏厥號僧護。嘗茲矢誓。期三生躬造彌勒之像。梁天監十五年二月。始經營開鑿之。沮畢。龕高一十一丈。廣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廣五

丈有六尺。其面自髮際至頤。長一丈八尺。廣亦如之。目長六尺三寸。眉長七尺五寸。耳長一丈二尺。鼻長五尺三寸。口廣六尺二寸。從髮際至頂。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長一丈二尺五寸。廣六尺五寸。足亦如之。兩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壯麗殊特。四八之相。罔弗畢具。諒嘉陵并郡石像外。至於斯。天下鮮可比擬者。後梁開平中。吳越王鏐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東西七間。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寶鉅萬。建屋三百餘楹。後鏐之孫俶。又列二菩薩夾侍閣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間。邑人石洪鑄銅鐘一口。晝遂良等捨錢百萬。裝飾金像。又詣闕請經一藏。石氏又起轉經藏。并寶殿以安之。賜額寶相。厥後侍像亦壞。元統二年。僧普光更爲坐像二。高六丈五尺。又以銅絲爲網。護於其前。明永樂九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門毘盧閣。凡三層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統中悉燬于火。萬歷三十一年。復爲石甃罩之。永絕火患。

馬房燈光

貴陽府蘭州永洪庵。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構。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陳百戶。所棲馬房。夜有燈光照數里。陳異而遣之。遇禪師爲示三乘。旣得正覺。選地以廬。因廬焉。是爲宣德二年。越二載。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詣闕。月溪亦與焉。別弟子語曰。此招提中徒衆。慎無踰四十。踰則殃。抵京將召入。上令中使憲置經檻下。覆以錦。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上召之急。對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懼藉經爲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異焉。翻經入之。賜以茶。不飲而南灑。問何故。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戶。用禳之。上未信。後十餘日守臣報火作。如其語。上遣還。遂示寂留郡。後有檀越廣其居。成福地。林麓點蒼。溪洞鑿錯。中有磨刀溪。大石橫其中。爲石佛口。水從兩傍流。大如轟雷。細如鳴絃。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挂巖。爲珠簾三重。寺中緇衣四十人。每自外來者。過五人則有一斃。過三人則有一病。過一二人。則有怪。

誌公塲塔

臨邑縣東有埽塔。云是志公所營。四面有石獸。迅猛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所損。今猶在彼云。

刮金

諺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趙璜奏。沒入正德末。所造諸寺繪鑄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餘兩。正合諺語。可笑。

羅漢化米

廬陵能仁寺。當宋時旱甚。米價翔貴。一羅漢變爲僧。去化米於贛縣。得載兩舟。抵郡城。謂舟人曰。吾歸領人來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兩履盡濕。舟人濕之。兩日不至。亟詣寺僧問故。寺僧曰。此無有也。舟人行殿上。見羅漢中有絕似僧者。而足尙濕。乃知羅漢所爲。今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氣。酷類行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額。

麻衣書字

拆梵宮者。必受其毒。吾師陳禹陽建壽壙于峽石山。有觀音廟直其右。以計機之。果有滿指揮之死。累其長子問斬。坐獄十年。破家十萬。指揮未死前。一麻衣僧。各書一夫字于店門上。凡七十餘家。惟一老嫗沾酒者不書。指揮死。地方人懼禍。放火欲燔屍滅迹。因延燒凡書夫字皆盡。老嫗家獨免。考滿指揮之先。乃以夷人歸附。實姓矢。成祖爲改姓發海鹽衛。夫字近矢復近火。蓋其兆已豫定矣。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諫議撤快閣。尹合撤南臺。皆斬其祀。吁。可畏也。

獅巖

黃文肅公。讀書大雲山下。水際屢得採藥。尋其源。遇二僧。忽二獅子驟至。僧叱曰。勿驚地主。公因捨地立寺。額曰獅巖。其山盤曲深秀。一達官利其地。縱火焚寺。火尖蟠結如球。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獅銜入洞中。驚絕久之。有僧撫其首復甦。乃叩頭。願重剏寺贖罪。僧嘻曰。勿言。汝且歸。既歸。罄所有。集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風雷。龍伸爪攫去。無一留者。其人亦竟死。未幾一老叟過之。發願修復。方關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衆歡趨。不半歲告成。老儒邱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嘆曰。昔何遭劫。今乃重興。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有應者曰。公言誤矣。彼畜業重。福何從興。有發心者。卽佛卽僧。

龍湫

李元陽。滇人。駐十九峯下。見水漲衝城。裂其門。沙沒民居。閱之。以問祖秀眉。曰。郡本龍湫。漢書謂邪龍雲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彈壓。民始得安。今法廢。龍復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復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憂。公受命默識。既貴。自壬寅迄己卯四十餘年。寸積銖累。崇聖遺墟。及郡中壇宇。煥然一新。又爲之振其鱗魚。條其科教。其法漸備。水患用息。

體立僧帽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水至展轉邊徙。晦冥中竟迷歸路。遙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讀書聲。敬心稍自慰。扣其門。有一童子應聲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將來。使吾候之于此。敬仰視其門。有大書體玄二字爲匾。遂相攜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燈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勞若曰。深山中。昏夜遇風雨。得無疑懼乎。敬曰。歸省乃晨昏之常。恐貽吾親憂。雖甚勞困苦無恨。但得一燭尋路。卽可歸家。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燭。但有少枯葉。郎君且燎濕衣。徐爲之計。敬起解衣。問向童子曰。翁爲誰。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稱逍遙翁。又問汝何

名曰吾少孤。敬疑其爲隱君子也。修謹進曰。敬家只在山下。往來山中甚熟。未聞有體玄之院。亦未聞有逍遙翁之名。敢以爲請。翁曰。昔體玄先生嘗居逍遙谷中。吾世業爲醫。往來中條山中。後因避難。聞陶隱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藥南來。結庵少憩。不覺遂淹歲月。不久亦還故山耳。又聞體玄爲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無用知也。頃之。燎火衣乾懸還。翁起謂曰。郎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騎之而歸。昏夜泥淖。當有所恃。無懼也。敬大喜過望。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將吾舊籠來。就籠中出一僧帽。謂敬曰。既不能留款。以此爲贈。敬辭曰。吾爲書生。平生志氣。將期匡濟天下。翁爲長者。既蒙訓教。安得可此帽相戲。翁曰。吾昔亦嘗有志斯世。後因所輔非材。不用吾謀。禍幾不測。得此一籠。始獲解脫。不然。豈復能生出宜秋門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當自理會也。敬却之。翁但再三歎息而已。敬遙窺籠中諸物。悉箍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至門外。敬乘牛致謝而別。方出林。牛行甚駛。勢若飛禽。不復能控制。身亦安穩無恐。須臾已及門矣。遙從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寢。驚起。隔牆應之曰。夜已向闌。若安得以此時。冒風雨獨歸耶。敬答曰。吾得遇隱君子。借一牛騎歸。不然。今夕必不無還矣。舉火牽牛入。牛忽抖擻咆哮。化爲一黑虎而去。室中人盡震驚而出。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數日後。乃在縣西四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基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閔夏日宿西禪院詩。卽東坡少日所見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歷歷尙存焉。

按潘閔。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王繼恩所薦。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多出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閔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閔時方在講堂巷藥肆。聞之。知事將連逮。卽奔避多遜鄰家曰。萬無接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其鄰匿之牆中。閔作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里遊。清宵無好夢。白日有閒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鬚髮。五更持磬出宜秋門。變姓名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捕之不得。潛居一寺中。題詩鐘鼓上。縣令見曰。此必潘逍遙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時爲秦理掾。諷秦帥曹武惠上言。太宗

赦其罪。以四們助教處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題往來。詩誦兩門。事連宮禁。上惡其朋結。禍將不測。闕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尺者。一切不問。釋闕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泗上。

僧姓

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爲支。帛道猷本姓馮。學于帛尸黎密爲帛。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爲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據席說法。未嘗有崇卑位分之異。宋末史衛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謂官署。然而服勞其間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聲華彰著。乃拾級而陞。改主大寺。得至於五名山。則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至榮。元亦因之。國朝兩京考之禮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氣勢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不復倚之爲重矣。

募緣問子

元至正間。嘉善張臣伯。贊雄一鄉。生子曰巨森。年十歲。不能言。甚以爲憂。一日有僧募緣建吉祥橋。過其家。臣伯給曰。問吾子欲爲卽可。僧詣其子問之。巨森應聲曰。吾家獨成。臣伯喜。從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來僧家幻異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圓寂懶牛和尚。既說偈已。卽沿麓至磯。舉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跣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沒。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襪履。無少脫遺。跌坐儼然如生。羣鴉野鳥。環鳴于席外。舟人聚觀。乃輿歸茶毘焉。奇矣奇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帳

黎文僖公淳。劉忠宣公大夏。少肄業於華容縣之圓覺寺。僧大鏡。夢殿左施金龍帳。二神端冕坐其中。曉起二公在焉。正夢中所見也。資給之良厚。二公既貴。貽以金。怒却之曰。吾豈望報者耶。終身不出寺門。

入棺跌坐

東阿城北有香山寺。寶燈禪師實駐錫焉。築高閣棲其中。寒暑昏曉。未嘗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謂其徒曰。吾將逝矣。扶服入棺。跌坐而化。時萬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壘。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眞我

薛童子。鳳陽亳州人。父爲序班。母感異夢而生。丰骨秀特。舉止言笑。自然應節。年十歲。卽通佛書如素習。語皆縣合。夢大士道之河濱。滌以水曰。爾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頂曰。急尋歸路。無何。一鶴下庭中。甚馴。未幾病危。語序班曰。我非眞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還以未生視我。痛何從來。幸自解。正襟跌坐而逝。年才十五。

佛奴母脇

錫山尤少師時享之子平貞。娶王氏女。產一女。從左脇下出。名曰佛奴。慧性異常。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形體日小。一日母脇復開。女便躍入母腹。卽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石嶺葬焉。平貞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金氏青蓮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馬軍巷之張生。素食僅十年。萬歷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漣於桶中。寘別室。喪事稍畢。于廿九日移桶。則蓋頂起寸餘。旁吐青蓮花一枝。駭視之。中有數葉。次日吐一葉三花。當日萎。又次日爲七月初二。吐五花。又次日吐四花。時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氏爲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視果然。其桶中復有四葉。觀者填咽。花凡十二。葉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真奇事。佛家驚動人如此。人惡得不信而奉且趨之耶。

胡御史僧異

爲民御史胡孝。無錫人。任俠。喜佛事。歿前數日。與陳氏子度西橋。遇鶉衣僧。胸前垂繡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躡授胡曰。視之。胡笑弗視曰。吾事去矣。視何爲。僧亦笑。竟去。曰不視亦得。歿之後一月。有僧持枇杷石一。鸚鵡羸一。寘柩前。諷唄移時去。竟莫可蹤跡。客遊惠山泉亭者。遙見胡幅巾行詠。入黃公圃。怪之曰。吾聞胡君病。今乃在此。沒前一日也。人皆異之。胡素趨輕。饒膂力。嘗道晉陵。醉後舟出白龍觀。橫墮水。且濡。忽矯起。呼空上。觀者數百人。咸駭之以爲神。願令以覲入。與飲甚適。掉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躍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嘗與客游匡廬秦餘諸山。客方飲山趾。睥睨間。胡已獨身取間道。陵巖巖。登箭闕。握凍雪。下勞客矣。

癡和尚

余四歲。見一僧長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柵栗樹橋過我門。衆童子羣擁而北。號曰癡和尚。多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氣蒸如雲。余曾坐其肩。摩頂戲加拳。亦不怒也。惟過一貴人門。變罵。初猶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跌坐受挺。都無所傷。放歸。再出再罵。無如之何。拘于別室。絕其食。可半月。暗窺之。惟閉目運氣。亦有密餉。與水者。又旬日。貴人大悔加禮。許爲建寺。未幾沒。聞題二詩於壁。時余尚幼。不能錄記。至今以爲欠事。安得再遇此僧。從之入山。脫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聞倭傲。集教師數十人講武事。與一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謂花拳入門。錯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復談。

王龍溪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薦於府。府集教師二三百人與試。約角死。勿論。咸俯首願受教。後卒死於倭。

達觀始末

達觀和尚。曾見之西山戒壇。雄爽。直可籠蓋一世。對士夫尤箕踞。罵。嘗出一對云。睡魔嚙眼珠將闌。諸對者皆不稱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詰問。曰。睡魔對餓鬼。嚙眼對齧牙。眼中有珠。口中有舌。對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兩件。更何何處覓。和尚笑曰。原只此一箇。

和尚聲滿天下。諸貴人無不折節推重。却不知族家何處。自稱曰吳江人。又曰。你輩到底曉得。余見之戒壇。相別爲文送我。甚屬意。寂之日。余方艤舟震澤普濟寺前。夢和尚下舟。肅肅帶風聲。次早入寺門。盤桓古柏下。恍惚如有見。此柏乃數千年物。能爲神。永樂中。吳江一糧長。在京師遇老叟。與語相合。問其居址。曰在震澤寺門左側。後尋之。止有此柏。並無人住。意和尚樹神。轉世修行。與余相近。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柏奇古蒼翠。近年轉茂。當是和尙得道復歸。遠過老樹精。乞靈洞賈矣。其

侍者錢山。死跟不去。痛杖無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稱曰紫柏道人。和尚被執。爲曹郎中所撻。創甚。嘆曰。駐不得矣。卽獄中說偈。理襟。斂手足而逝。屍不仆。首微欹。有笑容。蓋存時只夜坐。不貼身臥席者。已三十餘年矣。龜歸徑山。有內臣某。穴龜摩得其頂。奇之。捨五百金助葬。初遣命塔五峯之內。有說者。伺其徒法鎧入蜀。塔于外。繆仲醅先生見而驚曰。沒殺和尚矣。會余亦至。議合。亟發之。浸者三尺。起龜流血水凡三晝夜。可見屍尙未壞。或故假此示驗。動人耳目也。久之茶毘。得堅固子半升。衆弟子分去。尊和尚者。饜極口以爲達磨寶誌之流。而毀者。又以撻時叫苦。乞哀爲言。各有所據。乃余則親見親聞。非勦口說也。

梟秃像

楊琬真伽等三髡。畫諸佛像以己像雜之。刻于飛來峯石巖之內。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陳仕賢。擊下三髡像。梟之。三日。棄於園。田汝成爲之記。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嘗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至姑蘇。遇游僧太空。與謀說一監生。裝巨舟奉大佛。自稱鎮國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無錫。時府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踞公座。傳呼甚厲。時縣丞王建中。謀印不得。利其事。陰退兵快。未卽前。觀者雲集。明始疑懼。率其徒跳還舟中。會譟者爲邏卒所獲。衆請知事嚴訊。知其賈。率兵往捕。盡縛之。縣丞仍匿其資。明自吐爲鎮國王賢培之子。名勤勞。別號龍雲。因父溺愛幼子勤煌。已乃讓國削髮出游。更言其母妻姓氏。居趾甚詳。於是撫臣移咨河南覈實。并疏狂僧猖獗。由署官望輕。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時明竊候真武堂。久之防禁漸疏。潛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鎮國將軍勤煌。並無兄勤榮出游。其所稱父母姓氏居址。盡不符。乃當明假王。大逆不道論斬。餘從坐有差。縣丞亦奪職。空太先被毆死。此妄男子。誤入縣搏。

商丐

人。一時張皇殊甚。至比於宋李全。元張士誠。束手無措。而縣丞又因以爲利。可笑如此。一日有儆。其不至瓦解無幾矣。

余初歸。有一丐者。自稱川商。遇盜掠罄盡。幾死。跪而乞食。余視其貌猶甚。疑之。稍稍詰問。語文吾色微動。遂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則禿頂。鬚蓬蓬皆假裝。挂於傍者。方俯首叩頭。忽直立馳去。衆欲追之。余亟止。尙回首。目睜睜欲啖人。可畏。

玉梁

漢武帝時。民以旱蝗祈玉筍山。有驗。因置觀。旣構殿。少中梁。忽一夕。雲風大作。明旦霽。乃天降白玉梁一於殿上。光彩瑩目。因號玉梁觀。後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觀。九里。午時。雷霆裂殿。梁化爲黃龍。乘雲飛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長庚。號瓊瑤。瓊州人。天資聰敏。少應童子科。自言世間有字之書。無不誦讀。文筆灑落。頃刻萬言。善草書。有鸞翔鳳舞之勢。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陳翠虛。授以丹訣。往來名山。又於黎母山中。遇異人授洞玄雷法。能請雨。無不響應。嘗贊朱文公遺像云。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壞。泰山頽。哲人萎矣。兩楹之夢旣往。一唯之妙不傳。竹簡生塵。杏壇已草。嗟文公七十一年。玉潔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鶴唳。絃管之聲猶在耳。藻火之像賴何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恍兮有像。未喪斯文。唯正心誠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說爾。文理亦只平平無奇。其自讚云。千古蓬頭跣足。一生服氣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雲深處吾家。嘉定間。徵赴

闕。對御稱旨。館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後於鶴林宮。與衆作別而去。嘉定己亥。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師

當陽縣極真萬壽宮。髮冠僊姑。封悟玄參化妙靖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邨澗槐上。未幾寓西郊叢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禪家。適前。又未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蓋真人本濟甯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後歸同邨孫氏。自合登。其家數有妖。弗甯。以新婦爲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如幄。橫生澗脅。澗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偪。其寓於古祠也。年少見而蝶之。俄而蝶者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積。其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泔澀。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叢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目爲髮冠僊師云。

石函

嘉州東十餘里。有東觀。在辟山中。石壁四擁。殿有石函。長三丈。其上鑿烏獸花草。文理纖妙。隣於鬼工。緘鎖極固。泯然無隙。相傳爲尹喜真人石函。真人昇天時約曰。函中有符錄。慎不可開。大歷中。清河崔公爲守。欲開之。道士曰。真人遣教。啓函者必有禍。崔以巨索繫函鼻。拽以數牛。半日。石函乃開。有符錄十軸。崔曰。向者謂有奇寶。今符錄而已。令緘鎖如故。崔是夕暴卒。旣而乃蘇。言曰。有冥吏攝吾至一官署。冥官卽故相呂公諱也。謂吾開真人石函。於法當削壽祿。卽泣告呂公曰。故人何以施救。呂曰。法不可逃。吾爲足下致二年假職。優其祿廩耳。崔卽拜謝。蘇而問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於使者。具以事告。節制崔寧署攝副使。月給俸錢二十萬。二年而卒。

廬山老人

桑維翰。宋齊丘。黃損。同憩廬山盤石上。有老人嘯而至。謂桑曰。子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指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指損曰。子有道氣。然才太位晦。不過一州從事耳。損曰。有才何患無位。叟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晉。宋相南唐。損在南海。雖位僕射。祿視州從事。損字益之。連州人。有學識。工詩。好山水遊。卒以壽終。著書三篇。類陰符鬼谷云。

吳翁

張陳二將者。閩太傅章氏之愛將也。後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閩。以二將爲副。屯軍於五夫里。有吳翁者善卜。二將召翁占之。曰吉。未幾王延正降。二將同文徽歸。復次五夫。因召翁與語。資遺甚厚。翁辭焉。二將曰。不意有大賢居此。因名其山曰居賢。謂翁曰。吾欲棄人間事。與翁爲林泉交可乎。翁乃爲大將。卜居隱僊巖之旁。今日大將村。爲小將卜居於賢山之側。今日小將村。其駐馬之地。曰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刀劍之地。曰劍山。乘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徽辭二將。餞之於鵝山之陽。文徽顧巖石奇磊。登巖長嘯。聲出金石。後人因名其巖曰將軍。二將從翁學長生久視之道。皆百餘歲而卒。

泥人生鬚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凡十餘日。乃止。

蛻骨

武夷張仙巖。蓋晉張湛飛昇處。巖高百丈。遺蛻在焉。兩手據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顧。非土非肉非漆。又有王子蹇之頭骨。瘞之山竅。華山西峯。陳希夷蛻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龕不壞。衣履猶存。玉女峯韓姑姑遺蛻在棺。可將以視。韓。我。明人也。臨江蕭侯廟遺蛻。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皆

勾聯。貯以石函。天台榮師肉身猶存。至於曹溪六祖。杭城丁仙潼川雲臺。皆香泥黑漆爲之。無異土偶也。

判官精

程伯昌。閩人。授雷霆祕訣。祈禱驅除。大著靈驗。尤妙催生符法。好象戲。對局終日不釋。間有急叩之者。則隨以一碁子與之持去。其胎卽下。一日。有人於郡城下。指昌罵曰。饒舌哉。雷部判官精。蓋昌其降世云。

水僊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末。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難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體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而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疏脫。不謀宦達。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爲髻。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貯饌飲。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韋應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郟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詣者。吳越之士。號爲水僊。有親戚爲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來。當贈錢百萬。遺古劍長三尺許。環柱四寸。海船昆侖奴摩訶。善游水。遂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迴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爲戲笑也。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摩訶跳浪而出焉。爲毒蛇所嚙。遂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爲怒乎。犀燭下照。果爲所響。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素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他。且棲於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職。擅貴遊之權。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

命移舟。要須一別襄陽江山。後老吳郡也。旣入襄西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訶下取。見摩訶泊投波際。久而不出。氣力危絕。殆不任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尺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環劍。吾之三寶。今也旣亡環劍。汝將何用。必須爲吾力爭也。摩訶不得已。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力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視於峴也。不思乃祖此人。人之調而任性如此。殘忍二字。千載莫道矣。放達之下品也。峴流涕水濱。乃命迴棹。因賦詩自敘。不復議江湖矣。久之飛昇而去。孟彥深後遊青瑣。出爲武昌令。孟雲卿當是文學。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爲長安飲徒。杜甫爲飲中八仙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獨孤吹笛

李丹。越人。好事。嘗得村舍烟竹。截爲笛。堅如鉄石。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逸使暮開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無比。自教坊請假。至越州。公私更醺。以觀其妙。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皆有資業。乃釀二千金。同會鏡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風韻。敬之如神。以費多人少。遂相約各召一客。會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記。不遑他請。其鄰居有獨孤生者。年老。久處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數間。嘗呼爲獨孤丈。至是。遂以應命。到會所。澄波萬頃。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漸移舟於湖心。時輕雲蒙籠。微風拂浪。波瀾陡起。李生捧笛。而聲始發之後。昏暄齊開。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來。坐客皆更贊詠之。以爲鈞天之樂不如也。獨孤生乃無一言。會者皆怒。李生以爲輕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絕。無不賞駭。獨孤生又無言。鄰居召至者甚慚悔。白於衆曰。獨孤村落幽處。城廓稀至。音樂之類。率所不通。會客同誚責之。獨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輕薄爲。復是好手。獨孤生乃徐曰。公安知僕不會也。坐客皆爲李生改容謝之。獨孤生曰。公試吹涼州。至曲終。獨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聲調雜夷樂。得無有龜茲之侶乎。李生大駭。起拜曰。丈人神絕。某亦不自知。本師實龜茲人也。又曰。第十三疊誤入水調。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頑蒙。實不覺。獨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

有一笛。拂拭以進。獨孤視之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竊通耳。乃換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無恠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聲發入雲。四座震慄。李生蹙蹙不敢動。至第十三疊。揭示謬誤之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敗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怙息。乃散。明日。李生并會客皆往候之。至則唯茅舍尚存。獨孤生不見矣。越人知者。皆訪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邱人。李素女也。明敏妙麗。誦經史仙佛百家書。父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醫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舉家被俘。兒未及笄。侍僞大妃曹氏帳中。以下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爲元丞相脫脫所圍。城垂破。兒卜之。謂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觀。良久曰。龍文虎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脫削官爵。鉄甲軍皆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既屢驗。號稱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遣兵渡江窺姑蘇。問之姑。以爲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以隱語託爲詩。諷士誠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爲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召問。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方將爲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橫驕。每爲高論勸之。久不敢犯。及是册爲金姬。曰事成。進爲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出而拜跪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呼之已絕矣。士誠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來攻。士誠屢敗。思其言。加封仙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爲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葬所。則先爲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衿存焉。握其旁。珠玉尚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亦不復知有張也。洪武末。其季鄉荐赴都下。母誡之曰。京師某所。有盲姆殆八十餘。可密訪問之。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姆聞聲。捫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卽擁出。拒其戶。蓋

姆卽士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託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歸。其子孫至今編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雞墩。蓋訛以姬爲雞。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爲雞。時夜鳴其上云。

白鶴僊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拜楚府紀善。改魯山令。尋遷禮部主事。奉命使楚。坐還報失期。謫判長沙。少時爲人疏節。倜儻不羈。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樂施。允嘗與道士某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過之。因止宿焉。父命待食。侑以美器。道人執隕其一。允殊不爲意。遇之加禮。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於市。旋博得一器以歸。其器絕類昨隕者。曰器固無恙如是。蓋道人業已預知有此。姑以試允耳。乃允固不爲動。而少年者輒恙。奮益急。與博徒十數輩。求博道人。道人每與之博。必得其勝。於是少年窘甚。不敢鬪。咸竊驚異之。允因笑而問曰。而技可學乎。曰子有奇氣。異時當奉大對。爲天子命吏。是不足學也。遂別去。允乃悟。始折節爲儒。補博士弟子。是時江南甫定。經學失傳。允獨得三傳於蠹簡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舉畿內高第。至是果舉進士。歷前官。如道人指。其後之長沙貶所。未至。會道病暴卒。已而復甦。先是允病旣革。以易簣。待榻於沙門七日矣。忽有醫者貿藥而至。或戲之曰。寺有死者。可復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納允口中。有頃。得嘔數聲。竟起不死。於是家人大喜。競以全帛酬醫。醫無所受。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長沙有白鶴大仙廟。蓋往修之。俄失所在。衆皆駭然。然後知其爲白鶴仙神也。而或以問允。允始爲言疇昔事。謂我寶神遊其地。而未嘗往也。往而復還。而未嘗生也。其靜定如此。及至官。訪之。果得白鶴廟。重建焉。居七年。以壽終。後六世孫汝爲者。復以毛詩舉隆慶辛未進士。假守潮州。

三大事

張文僖公昇。爲舉子時。北上會試。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勒之。文僖頗加禮意。一日。文僖

讀程文。道士問曰。公何爲手是編不置耶。曰。書須溫乃熟。曰。書一目便了。何待溫。曰。子讀書能若是乎。曰。然。卽舉是編授之。道士一目卽成誦。公心計道士。必少時讀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復抽洪武正韻難之曰。此書亦可覽記耶。道士曰。此書難。卻須覽二次。輒覽二次。又成誦。文僖知爲異人。乃叩以後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舉狀元。其二買饒正己宅。其三則於滕王閣飲酒三日。文僖問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謂何。曰。久當自知之。詰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經中有吾名。遂別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閣臣劉吉姦邪。貶南京工部員外。便道過南昌。兩院暨三司諸公。慕其直聲。乃於滕王閣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遊鐵柱觀。觀中人方讀忠孝經。文僖繙閱之。見所謂徐子奇者。乃晉仙人也。文僖後居饒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鳳岡訥。讀書青柯坪。近嶽神之寥陽洞。同學子偶因諧謔。昏仆地。公爲致禱。俄見光曜如月。碎蟲至舍。同學子頓蘇。問之云。見白衣道人焉。比公卒。其夕。光曜復見如曩時。

逢呂僊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爲本縣令。朱僊。有俠氣。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爲廷譽行取。卽此一節。其賢於前後相君多矣。朱後至僉都御史。自言逢呂仙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與仙。卽精靈也。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靈墮者。貴而貪狼敗類。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養生家言。靜坐調息。時誦黃庭。延方外人甚衆。而不談黃白服食之術。嚴事呂純陽子。叩之輒驗。一日。下庭中酬酢。致懇勤。因構靖紫園。攬王屋太行之勝。杖履時及。座時時遇之。卒時。有道人及門。忽不見。

李長沙當國。先困於劉瑾之逆。亂後。苦於流賊之縱橫。屢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帶尙未及解。

。一道士服紫玉環求見。遣之。指公所服帶。并自指曰。此帶雖好。何如我環。倘能棄却。相從入山。公曰。久服誠無滋味。第入山尙須歲月耳。道士笑曰。知公無分。卽出庭中。微吟踏劍。乘雲而去。蓋呂仙也。國朝官至腰玉極矣。然文臣得之。往往遲暮。在朝在野。無絕久者。惟劉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貞三十三年。呂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閣臣也。六卿。獨高戶部尙書耀一人。三十三年。其非一品而賜者。不在此數。然聞之長老。謂在朝文臣。玉帶至六者。卽生得失有爭。今上卽位之元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謂盛矣。

臥木

葉廣才爲諸生。有異才。生平壯健無疾。至老不衰。將終前三月。卽絕粒。日惟飲水一盃。顏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詣宗祠展拜。呼子寵公。及族子見山交拜。拜畢。謂寵公曰。舉木來。而父將往。寵公大驚。大人無恙。何得爲此言。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謬言耳。姑聽公。乃舉木。木至。揮手而入。臥其中。戒勿斂。斂苦我也。頃之。若將瞑者。已復張目。顧寵公。有一偶句。而爲我書之。句云。辟穀身輕。總把清高還造化。降生任重。尙慚忠孝謝君親。語畢。溘然而逝。人皆異之。屬纊時。指堂前燕巢。謂見山曰。汝晚無子。今歲當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貴。未幾生臺山先生。官至大學士少師。

劉羅陶仙遊

劉偉。朝邑人。以鄉舉爲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殿而治。純孝盛德。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我。及死。其鄉人有自遠方還者。多從道中見之。寄問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韓公邦奇。爲山西僉事。方視事。忽聞人持偉名紙入報。韓驚起。憲使張公璉聞之。韓公云。舅氏死久。人傳偃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紙者。卽其人也。憲使問狀。門者言此人戴古氈笠。青絹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門外。遂命延入。從中道緩步而前。韓公遙識之。遽起迎候。於是同僚悉下階揖入。起居無異平

生。但簡言問之則對。坐定手接茶而不飲。坐中亦莫敢先發言。韓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勞苦。答曰。久別。特遠來視汝。語及家事。頗作悲嘆之狀。尙未解脫。韓款留不可。卽起別去。一僚曰。聞公已死。今何尙在。曰。我不死。汝則要死。別去。謂韓曰。汝弟邦靖。可令速歸。出門。復攜童子。飄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邦靖相繼死。劉氏聞之。發棺視。惟一履在焉。

盱江羅近溪先生。卒於家。曾見臺同亭。爲工部侍郎。攝部事時。吏部郎劉直洲文卿。已得羅計數月矣。忽一日。曾以直洲爲難鄉人。與語曰。貴鄉羅近溪健甚。前來就余譚。昨又來。皆竟日。議論風生。勝昔時。問其館舍。不肯言。余未報候。子爲余覓之。直洲駭愕不便對。歸檢家書。問僮僕自家來者。得其死問。甚詳。次日。乃以實告。曾徧詢。皆如之。深以爲異。始知先生仙遊去也。

陶石簣之兄與齡。舉南都。蜀禮部尙書李公長春。實以諭德主試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試還。盛氣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馬笑語。謂生勿妄念也。解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爾不識會稽陶與齡。而辱長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爲舍而去。歸以告尙書公。公歎曰。噫。是余門生。而編修君兄也。死矣。何爲見之。及放榜。言皆符。於是兩川皆傳與齡實仙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氣

邢臺梅傳。字元鼎。萬曆辛卯舉人。知登封縣。戊申大旱。禱之。久不應驗。麥已枯。無所及。惟有蕎麥尙可種。出俸。并勸民間收其種以待。梅一日禱。信步探幽。凡數里。忽遇溪邊一隱士。揖曰。令君勞苦。雨闕天行。非旦夕可速。梅曰。收蕎以種可乎。隱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東北方一孤樹下指曰。君欲活民。必須地物。梅急往視之。見平地長白菜一莖。肥大異常。親拔而收之。隱士忽不見。烹之香美異常。急令民間收菜子。自括私宅銀章酒器。與內人簪珥之屬。市得數百斛。散各鄉社。民間得者亦稱是。又三日。率衆詛龍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姓菜蕎並種。復大旱四十日。前苗盡稿。久之。忽霖雨無常。枯蕎無一生者。而菜勃然重發。踰二尺。過常年數倍。民收菜。曝乾充棟。得以卒歲。此事甚

奇。詛龍之法。令力士繞潭極口。呼噪冒罵。潭中漸有波浪。以致雲興雨沛。而獨無雷。梅凝坐不動曰。龍亦獸耳。今奉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終亦無他。梅生時。其父夢有冕而稱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兒有貴徵。其稱山人。必有道氣。遂名曰山子。在登封。輯纂嵩書。馴雅有體裁。此大雅士。余與同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識。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間。冬日。從如臯縣回。時值大寒。見一人臥路傍。蓬跣繼纒。寒顫不已。仲良憫之。携至家。爇以爐火。不就。與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臥。天明。失所在矣。几上但留一紙。列藥五十九品。仍書紙尾云。留此方治風疾。用以報汝。仲良依方製藥。遇有風癱者。治之輒效。名曰急風一字散。至今猶傳。

開瞽

許某閩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積載。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旛檀香氣。自辰達戌。家人相訝。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於逆旅。至舟次問渡。將走海上。其人耀而長。烏巾布袍。挾一囊。囊中雙敝屨耳。逆旅人頗疑怪其狀。詰所由來。因與爭言。客自言吳人。善爲方。治諸病。至眼方。雖瞽可明。許生有所親在側。聞其言。馳報。因迎至。視之曰。是當痊。許生曰。予爲廢人五年矣。諸醫方。無弗嘗者。傾貲爲費。且盡。然效如捕風。客且爲司命。能還予瞳而生睛乎。烏頭白。兔角。其若予何。貧無以爲客費。敬謝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費何如。乃下拜。請處方。客爲方。不執古書。間用諸奇貴藥。家人出鑾環購買。日夜搗治。藥成。味極苦惡。許勉服之。容居逆旅間。日一過許。家人謹奉侍。爲具酒肉。客不食。進飯一盂而已。客所衣藍縷。然微視其內衣。皆精綺。着膚處。潔白如雪。當暑。不汗污。以此異之。因製葛袍鞵鞋以獻。受而不用。許既服藥。久之。覺上睫漸輕。眶中若空。

無物者。積二十七日。左目劃然開。右亦漸豁。視物如薄霧中。望見妻子走視。驚喜。客已至門口。吾固知若今日瘳也。許率妻子羅拜。客曰。若今當爲具勞我矣。然無更設有豚魚。麴可供也。許實無此物。俄而饋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飲食。殆兼五人饌。盡酒數斗。然不見醉飽之色。席間。取銅鉛各一片。出袖中藥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爛然白金矣。因謂若取銅鐵錫器來。盡可金也。吾當以此術授若。若能離家。予偕若游。許謝曰。生幸有薄田。頗具什粥。盲人微先生惠。復見天日。於願足矣。不願得祕術。亦不願出游也。客笑領之。乃授一冊書。皆眼方。其用藥神奇。與古方書不類。并雜方十餘種。許拜受。客因曰。予將海上游。還更過若。於是遂去。不復見。許以其方試之。積千百人。隨病輕重。無不立效。且老。然能篝燈作蠅頭書。自謂目力。比年少時更健。意客乃真仙。爲主祀於室。勸止必祝。頗著驗。萬歷末年。許尙在。當訪其名。實之。

仙桐道人

不知何許人。萬歷辛卯。遊曹縣定清寺。敝衣垢面。恆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爲僧所伐。止存朽根。道人手持木尺。作禮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樹由我再生。索水噴之。寺僧莫顧也。夜半。聞道人歌曰。木有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人不識。真可惜。上天下地遊八極。翻身跨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昧旦起視。已失所在。越三日。枯樹中頓發萌芽。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六尺許。遂成茂樹。縣令錢達道。勒石記之。士夫遊覽。多所題詠云。

仙椿

福州之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巔。有椿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片葉。三年一結子。如紅豆。一道士夜半出門。月明。見樹頂。霞裳羽衣者數人。隨以鶴鹿盤旋。其上五色雲。暉映遠近。隱隱笙簧聲。非人間所有。雞初號。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餘。余庚子過

此。至其地。日將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爲語如此。且自述所寓。仙跡甚多。蓋真有道者。

仙骨

侯鉞。東阿縣人。少年游古廟。見一髯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執手曰。子必貴。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嘗一識面者。去之數十年。能默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鉞皆識貌。爲一小篋。畫而志之。比再見。無不識者。鉞嘗請告。里居。一日行山間。羣盜劫以爲質。鉞使從者還。入城賃金帛自贖。而身與盜坐石上笑語。盜稍親狎。謂公行作吏。若遇吾輩。何以處之。鉞曰。此在豐年。法必不貸。歲荒。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求旦夕活。奈何獨罪公等。盜相顧歎息。羅拜而去。鉞跨馬吟嘯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鉞後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仙

英雄回首卽神仙。此語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氣字用事。回首則氣平而心和。自樂其樂。便是神仙境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從事於服食飛昇也。

肉芝

孝豐南郊。有宋姓者。治園爲業。忽一日。鋤韭畦。叢草中。得物如嬰孩掌。當腕截。鋤口尙有血痕。宋駭異。持歸。以爲不祥。氣遂索然不振。家漸替。俗傳爲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仙。

土飯

滋陽縣大饑。衆皆欲攜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掛瓠劍過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飯可食。忽不見。衆駭之。掘地尺餘。土皆碧綠色。微有穀氣。餓者捧而吞之。膩如稠麪。下咽甚適。衆爭嚼至飽。一方

數千人。皆取給焉。地成坑。且數畝。深可二丈。獨不蓄水。易歲。麥將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滿。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莊復我爲崇仁令。云縣亦有此異。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仙人點土爲飯。猶之乎點鐵成金也。然金之所點。三千年後。猶能誤人。飯之所濟。救人死生之際。其功尤大。其德尤遠。凡仙人必積功德。而後可成可久。若夫齋僧襯施。乃饒裕人裝飾。好名圖報。其意有在。恐不足爲重輕也。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門。從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巖叢錄云。防於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筆叢則云。始於宋南渡。皆本之呂巖。巖又傳爲二宗。而全真之名。立自王重陽。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大抵道家之說。難而多端。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自清淨兼煉養。趨而服食。而符籙。最下則經典科教。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罹禍不淺。蓋馬端臨之說如此。最爲精當。佛書竊取道家之精進書。效筆佛家之粗。今全真一教。大約是服食符籙。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見醒神翁者。其一也。若國初鐵冠冷謙三丰之類。乃真仙。應大聖人出世。又不可例論。

醒神

其人壯偉堅悍。白鬚甚盛。自稱一百六十歲。其徒訟言。爲前威寧伯。學道不死。復出人間者。所至傾動。我湖茅鹿門先生。年追九十。人以地仙目之。先生亦自詭長生不死。家饒。諸子供養。極東南水陸之奉。座客常數十人。醒神慕而悅之。一日來。形赴貌既簪。機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禮爲師。不可。曰。公是我輩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仙。日夕大嚼。每一凵。列數十餘盤。立盡。諸少年頓

首趨風。稱曰醒神翁。謬相傳。能知休咎生死。以爲鐘離呂洞賓。不是過也。余方外艱臥病。一友曰。見此翁。可立愈。不聽。深爲所笑。曰。無緣故爾。後其說無驗。茅氏亦益怠。乃辭去。駐南京。夜行。跌傷腰而殞。追思當日景象。若以爲太平奇遇奇事。余獨憤憤。若不聞不見。有某僉事。敬信甚篤。依方採藥於武夷。食之幾死。將抵任。問休咎。諭令服花金帶速行。或以爲不可。大聲曰。此是本等。當更有進者。不數日麗察典。歸家卒。

符籙

其法盛於元魏寇謙之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宗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宗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尙世襲。至我 憲宗時。有李孜省。鄧常恩。流爲房中之術。世廟時。邵元節。陶典真。突起壓張真人之上。大抵符籙之說。自佛教業緣因果中流出。又竊佛經之緒餘。作諸經懺。勸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淨本指。乃寇謙之一出。魏大武緣之。盡毀寺剎。誅諸沙門殆盡。宋徽宗於林靈素亦如之。至改僧爲德士。世宗時。焚佛骨至萬二千餘斤。佛之神通。能資方士竊弄。而不能保其居與骨。若諸弟子輩。此亦業報使然耶。

引儒釋

神仙家。必引儒釋爲重。胡元瑞筆叢中。言之頗詳。并老子化身名號。皆錄於後。乃儒釋未有引神仙者。此其分量可見。蓋後世神仙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陰陽五行。變化無窮。其初氣運龐厚。團作一塊。於人。爲三皇。爲五帝三王。與諸名世大臣。於教。爲孔子。爲釋迦。爲老聃。衰周以後。氣運漸薄。各各迸散。千奇萬態。莫知底極。天地鬼神。不得自主。總難收拾。且爲所使矣。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緯書一曰元官上仙。西陽雜俎一曰太極上真。公治

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君。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地經。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顏子。爲月明儒童。俱清淨法行經。一曰明時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已見厄言。後夏竦亦爲明晨侍郎。見仙鑑。一曰與卜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長亦爲此官。見仙鑑。仲由在唐爲韓滉。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爲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真誥及厄言。然衛覽兩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至西陽雜俎。又爲忍辱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爲釋迦。見化胡經。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爲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參會了說而備錄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鬻鬻子。武王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陽邑子。在吳爲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云。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丈。玄妙篇云。初生時名主錄。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乃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歷數。徐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

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爲武林左托。南濱錢江。黃鶴峯最高峯。下有石磯。頗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見有老君石像。高止尺許。瑩淨。隱隱有生氣。捧歸真堂中。夜發光彩。因募築精舍。爲龜貯之。塑八仙像。鶴鹿各二於傍。晨起禮拜不替。一日。有絲竹聲。非人間所有。起窺窗間。見石像有笑容。仙像隱若搖動。鶴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窗入。香氣充滿。餘像皆如故。而老君獨起齒。若改削成者。甚駭。且甚以爲幸。日午。一道士揮扇入賀曰。知君大有瑞應。然此像不宜久留。當以見還。亟捧而走。老人奮起爭之。搏空無所見。惟一道白氣冲天。遂棄家雲遊。不知所終。今其子孫。尙居山下。俱樵夫。問之。曰。此遠祖相傳已久。謂其年彌遼松花盛開。羣鶴徊翔。花撲起。鶴翅皆黃。故以名峯。峯高可三千丈。挾羣峯而東。若馳。與兩天日相應。圓鬢秀拔。獨峙錢江上。江海連接。所謂海門一點巽峯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顛。忽一鶴飛過。墮羽。適當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間。患難疾病。無所不經。無所不劇。因泛海上。普陀山中。故稀禽鳥。復有飛鶴墮羽。當余右肩。喟然嘆曰。此所謂鐵羽且再。兆可知矣。歸來復大病。口占曰。骨格原來定。精神漸已非。橫空雙鶴度。海上有魚磯。息心待盡。更覺快然自得。而舍東有農庄。因棄家棲其中。魚鳥日夕相親。卽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每晨起東望。紅光盪漾。庶幾二鶴來歸。又口占曰。渡海鶴飛還。儵然只閉關。幻軀元不着。去住總閒閒。雖病不服藥。聽之而已。

虜衆來歸

常鄭公既擒納哈出。其衆驚潰。河水一夕大深。斷其後路。皆曰天也。其帥五十八。帥衆來歸。亦曰沈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連人。習其國書。入太學。龐涉傳記。頗醇謹。在元爲平章。既歸。賜姓。歷官。數有功。恬退不爭。以壽終。

職官走虜

也先之變。山西揀次縣李員外。亦走虜中爲之用。蓋利其賞賜。且政寬。不受文法苦楚也。時見獲姦細李喜孫荆弼之言如此。係景泰五年。御史鍾同審出。

路河

自廣寧東二十里。至海州東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緣路溶河。謂之路河。海運由此河直達廣寧。嘉隆間。增築河隄。人馬通行其上。近年隄頽河塞。內水輒潞爲湖。而虜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擄掠。此遼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衛被圍久。月糧旣缺。舍餘馮瑤。損萬金代發。圍解不卽償。且以朽幣抵之。瑤訴訟。經數年。楊虞坡還本兵。知狀。題奏。乃以馬價給之。

壯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東關莊壯夫李愷。挺身角虜。手刃七八人。身被十餘鎗。授所鎮撫。仍坐堡提調。

虜款賞恤

俺答款買。每五年守例甯靜。加賞一次。銀三十兩。大紅紵絲蟒衣一襲。綵段表裏。或八或六。中間小西入犯。能制馭罰服者。加賞銀五十兩有差。萬歷九年十二月死。與祭七壇。勅書一道。綵段十二。表裏布一百匹。降眞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於前。馴服於後。智哉。可謂變夷而享榮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以居。請名。賜曰歸化。寺曰弘慈。俺答爲順義王。其子黃台吉。封龍虎將軍。台吉襲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襲將軍封。亦如之。三娘子稱一品夫人。不稱妃也。黃台吉更名乞慶哈。嗣封三年死。卹典如父。襲封亦如之。

虜勢日分

把漢那吉既降。得歸俺答。命主板升之衆。號曰不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輔之。大成台吉死。三娘子欲以其妻。與少子不他失禮。哈吉不從。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講和未定。扯力克自以兵收比妓爲妻。扯力克者。黃酉之長子也。從此與三娘子成隙。而虜勢益分。板升之衆。且受蹂躪。不能自存。丘富趙全之子。入赴於總督鄭洛。求以千百人人附。洛以貢市好言却之。大約都被夷人殺盡。把漢那吉。封昭勇將軍。於萬歷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射生。墮馬死。邊臣以聞。得旨。那吉首克歸款。忠願可嘉。給與辦祭。綵段六。表裏布三十匹。此賞猶薄。當照俺答例減半可也。

賜經像

虜旣互市。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始出塞。官爲制大紅袈裟。四人輿。張蓋。爐香前引。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率所賜經像。蹈以進。旣入施設。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部而降安否。震且有無佛法隆污。使者具對。且爲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夷落。罪墮泥犂。受報無央。曾聞輒齧指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

羅拜。額擊地。若萬杵登登也。曾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網絹巾帨。糾結粉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瓊。供佛。飯僧。皆設大馘。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於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爲禮。

耗雄心

王鑑川司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於奉佛。以後虜中得西僧。輒奉爲活佛。中國因而糜之。儘得其力。佛教之有益於國家如此。但今之學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虜性強變爲弱。中國慈則變而險。虜性直變爲和。中國智則變而詭。將來未卜所終。而其端已見矣。

市易

互市起於漢武帝。所謂關市不絕以中之是也。有謂起於開元者。別是一說。然魏絳和戎。亦是此意。而要之三代禦夷狄。亦必有所餌而羈縻者。非獨自漢始也。

番族

西番烏斯藏等處。將命者都尉番僧。有闡教闡化輔教贊善護教五王。大乘大寶二法王。以文皇神聖。亦迎法王至京。禮之甚重。今靈谷寺左。尙有法王殿基。蓋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薦福。此特假爲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禮太監劉允。往烏斯藏贊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鉅萬萬。內庫黃金爲之一匱。勅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遣行相繼。至臨清。運船爲風。

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勝艦。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數十驛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偏於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走。僅免。復至成都。仍戒其都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 上已登遐矣。

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鈔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於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據莽刺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萬曆十九年。副將李魁方大醉。軍士報虜有侵掠。魁卽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鞞自白。魁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魁。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承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過雨。爲虜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尙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趣之東歸。而聲火會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番僧專以進貢爲生業。邊吏因而爲奸。每一起。必用大車數十輛。所裝玉石雜貨。以箱計者。不可勝數。各色番人附麗者尤衆。禮部雖執舊制。限起限數。終亦不得盡行其說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納妻妾。酌淫賭博。靡所不至。而所謂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爲主。前知。頗有靈驗。其禪修者。亦自不少。蓋自白馬馱經以來。歷晉至梁。顯於達磨。其西來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其後用兵。設州縣。屯戍。終於傾陷。宋爲西夏所隔。元無所不包。遂窮河源。帝師國師。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羈縻之。車書萬里。固不得而盡廢也。乃主者每欲減削。夫國家浮費甚多。柔遠人。其得而輕議乎。

與虜角射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

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候。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候。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辛卯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公德積過署中。策曰：民方恟疑。未可驟止。闔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

烽堠

一邊將爲余言。近日虜得中國人。頗用狡計。先擁入邊。俟舉烽相傳。卽回騎出。從他道入。入又舉烽。又從他道入。飽掠得志。邊將但見烽舉。卽提兵往撲。旣至無所見。而先舉烽者。以悞傳報軍門。他道失事者。盡推之烽堠不明以解。堠卒坐斬。并及其次。真是可憐。此際必當暗設一法。出入以單雙爲別。互而用之可也。

報功之弊

邊將殺平民報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時有降虜。至健。而審譯無他者。留爲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語可疑者。另置一處。高牆垣。嚴扃之。食以虜法。不改椎結。俟有失事。取斬之。或三五。或十餘顆。報上。驗之。眞虜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賞。人皆不疑。蓋一參將曾守邊者。爲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無有發之嚴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雲南。未發。乃橈童卽謠於道。求其故。知爲土神所洩。因謫之雲南。後馮巫於府治之西山。故名其山。曰進耳山。

雲南六詔。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穹詔。今浪穹縣。三曰鄧駿詔。今鄧川州。四曰施浪詔。今施浪縣。蒙次河之地。五曰靡此詔。今麗江府。六曰蒙雋詔。今建昌。

五開銅鼓等處。俗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爲之魁。號曰華款。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於盜賊。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賤。誤用者。至作爲器物。

廣南諸夷。以牛貿易。又謂里爲牛。凡幾十幾里。則曰幾十幾牛。

南人用貝一枚。曰莊。四莊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貝之爲索。猶錢之爲緡也。

苗納糧一石有至五兩八兩者。

鮮卑聚語。崔昂問王昕曰。頗解此否。昕曰。樓羅樓羅。實自難解。宗史曰。嚶囉。

闌干之名。起於北魏。南蠻中。依樹積水以居。名曰闌干。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長者爲王。入

唐。此二字成雅語矣。

番人見中國兵少。曰磨子兵。謂其子旋轉數。不能益也。殺而啖之。曰磨粉。立誓以埋奴爲重。埋至數

十人。有埋奴銘。

北戎南蠻。都不出痘。一入中國。痘輒死。蓋夷落不啖鹽醬。卽胎毒。無所觸。不發。

迤北地寒。不產鐵。迤南地煖。不產硝。故戎虜苗種。國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雖曰地氣。亦大意實

有以限之。

諸葛擒孟獲。散青羌於五斗壩。此凌霄都蠻之自來。宋元豐中。征之。國朝成化中。征之。萬歷再征。

皆因大雨而克。

萬歷二十八年。流民徐應龍。爲紅苗所擄。詐稱親王。假傳詔旨。嚇詐苗。擒獲論死。後遂認紅苗。僭稱

名號。欲稱兵者。可笑。紅苗介蜀楚貴三省之中。卽古三苗遺種也。

楊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楊相。避禍。逃之水西安氏。後以病死。播人取屍。水西不與。多開供費之銀。求以地贖屍。

播人難之。或爲之謀曰。以糶浸紙。晒乾爲券。三年必碎爛。然後與之爭地。彼無憑據。且以還我。如其議。屍呆歸。數年後。爭地。契已碎爛。水西計窮。而地終不肯歸。後告督府勘明。亦不肯歸。則以贖屍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臣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絕楊應龍進兵。又讓後屯信地以報成功。卽李霖寰總督亦許之。有近地可撥。朝廷不愛惜之語。及事平。蜀闖齟齬。黔中求多。安氏責輸糧。便輸糧。責獻印。便獻印。責擒叛。可謂恭順之至矣。乃蜀撫喬璧星。欲取安氏爲功。坐以侵佔播地爲罪。而喜功之輩。緣以爲說。馴至以受販棄地。彈前督臣。王霽宇中丞逐之。此別有所謂。非因棄地也。

兵兆

瓊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奪牛。黎憤。拔刀殺數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參將倖功。聞於兵使者姚善。率衆掩之。大敗。至督府遣師。又大敗。後調數萬人擊之。黎走險深入。得老弱首。數百顆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蘇東坡碑。明示用兵之奇。吁。奇矣。其東坡先見。抑後人添飾耶。總督爲江右張鳴岡。余同官南中。識之。

寨鎮

海島寨中。必立一銅銃事鎮。失之則災眚立見。中國以計取之。方制其命。如閩中東埔寨失銅銃。皇皇無據。約獻賊腹心。并我兵陷沒者數百人。乃以歸之。寨酋燕香頂受。齎金書牙蠟來獻。誓擒賊報效。且請歲貢以爲常。

屬國

高麗朝鮮。皆以在東方。近日出。故朝字讀爲朝夕之朝。鮮字作鮮明之鮮。

平壤府。其西京也。天使至。列兵江上護行。觀察使先於數十里外。遣伶戲來迎。抵近郊。列香亭龍亭儀仗鼓樂。率僚屬迎。詔。樂人皆着幘頭束帶。執仗者皆着戎冠葵花衫。金釘帶與花同。陳百戲。環繞作百獸率舞態。幡幢四。上書曰。萬國同歡爭舞蹈。兩儀相對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異。海東無事鑿耕中。迎導入城。至大同館。門外東南二面。各樹鰲山綵綳。山上下列伶妓諸戲。入館。行禮畢。王遣使來問安。拜。詔。所至皆如之。

朝鮮有成均館。宣聖廟。其廟扁曰大聖殿。廟制。樞星門。儀門。正殿。兩廡。聖賢俱塑像。並與華同。其春秋丁際。俱用。朝廷頒降。雅樂官。有大司成。少司成。館生曰生員。府州郡縣學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藍衫。與華同。但巾用纓羅爲之。

朝鮮使臣。洪武四年。用禮部尙書俛斯宣諭。隨命斯册封。其用內相。起於永樂中。成化四年。朝鮮國王李稔卒。遣太監鄭同。持册封世子暉爲王。巡按遼東御史侯英。奏朝鮮雖稱外國。其人多讀書知禮。使非其人。必爲所輕。且遼東瘡痍未起。歲復不稔。內臣沿途釋騷。勞費百端。乞追寢成命。選廷臣有學行者以往。上是之。以詞林充正使。給事中副之。

嘉靖七年。朝鮮人遇風。飄至通州。被囚於守禦所。訊之。乃其國主試官。作詩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風。此身若葬江魚腹。萬里孤臣一夢中。又云。迹殊渤海唐王物。事異投打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詞林爲正使。將至。則國王躬率臣僚。馳百里外。立迎道側。使者以守國辭。則退至數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門。凡三迎馬。分階陞位。正東西拜。

欽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陳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報。蓋希元自大理丞左遷炎荒。忿懣無聊。故襲道路傳聞之語。以冀一當。李古冲貽書曰。欽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蓋希元貌侵。諂之也。林闖人。有文學。後陞僉事。罷歸。

莫登庸之亂。安南黎寧。遣陪臣鄭惟儼以聞。後赦登庸爲都統使。惟儼不得歸。處之長樂。給城中宅一區。田五十畝。從者三十畝。吁。獨不能量才。處以小小職銜耶。卽才不堪用。百金百畝之產。中國何各

焉。

安南進代身金人。範用囚服面縛。萬歷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復放。罪視莫登庸有間。爲立面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游伏焉。鑄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進金人代罪。乃蓋蘇文所以戲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習舛。諸大臣其未之攷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歷初年。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文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桅不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餼廩不與焉。及到國。日有餽。旬有問安。月有延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糧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至省城領封之說。

萬歷三十年壬寅當封。吾師許敬菴。申請於朝。允領封之說。不從。次年遣給事中夏子陽。行人崔德。丙午年方歸。夏余同年相厚。駐閩。與撫臣徐學聚抵牾。徐困之。月給十金爲費。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與江河間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適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牕玲瓏。開爽明容。巖若浮屋然。不覺其爲船也。此則艙口與船面平。官艙。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艱於出入。而雖啓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風濤甚巨。高則衝。低則避也。前後艙外。猶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長一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爲二十三艙。前後豎以五桅。大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者以次小而短。舟後作黃屋二層。上安詔勅。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見用。其三防不虞也。櫓用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大鐵錨四。約重五十斤。大棕索八。每條圍尺許。長百丈。惟船大。故運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躡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

登岸也。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爲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爲圍幔。于色旗大小三十餘。而刀鎗弓鎗之數。多多益辦。佛郎機亦設二架。凡可以資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後從陳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吳惠。蘇之洞庭山人。進士。有膽氣。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名。惠占使城。舟遇颶風。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刀戟。隱隱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小土城。乘陴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入。衛卒兩行。魁結跣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以十更爲率。

成化中。給事中馮義。與行人司副張瑾。贊勅印。封占城國王孫齊亞麻勿菴。多挾私貨。圖市利。至廣東。聞齊亞麻勿菴已死。而其弟古來。遣哈那巴等來請封。慮空還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孫請封之後。卽爲古來所殺。而安南已以僞勅。立其國人曰提婆苦者。權掌國事。義等不俟奏報。輒以印幣授提婆苦。封之爲王。得其賂黃金百餘兩。又經漢刺加國。盡貨其私物以歸。義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納僞勅於朝。禮部勅瑾專擅封立。當正與刑。命下錦衣衛獄鞠治。始得其狀。法司比依大臣專擅選官罪。坐斬。時占城哈那巴在館。禮部譯問之。云古來實王弟。齊亞麻勿菴之死。以病不以殺。而所謂提婆苦者。亦不知其爲誰。乃命哈那巴等暫回廣東。令有司以禮優待。俟提婆苦謝恩使至。并審其情僞別處之。瑾後亦減。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慮。宋末來降。諸將范文虎等。與部下。何止數十萬。踰躅海上。恐爲後患。故驅之入島。勝則輦海外奇珍貢我。不勝而死。盡除內患。這達子儘有算計。關白遺清正行長。與朝鮮爲難。亦是此意。二酋決不敢歸。亦何苦殺人中國來。中國人全然不曉。儒者爲封貢之說。

蹶者欲盡兵力。跨海長征。中國有甚兵力。學得倭子襲人。只備禦爲上。漸漸消耗他。

關白信急時。上封事者。謂十萬入廣。十萬入閩。十萬入浙。十萬入淮。十萬入山東。十萬入天津。將如何。余在家暗笑道。關白坐七十二州。儘自得意。要中國來甚麼。獸離穴即擒。彼難道全不思前算後。孟浪發六十萬人渡海。幾許人看家。當一個大人家。發出五隻哨船也。自不易入。夜來便覺虛怯。中國大矣。分八枝兵攻。楊應龍費了多少氣力。不謂日本便能大舉。

或曰。海上倣急。難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隄備。况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竊發。東西海面。不啻萬里。在在事體不同。隨方備禦。顧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於孫恩盧循。却未聞通倭。當是倭尙微細。孫盧在海邊騷擾。透入內地。受其殘破。中國只禦之於陸。不聞戰於海洋。比據廣州。便窺伺荆江建業。爲劉寄奴所滅。

倭一名韓中。以其鄰三韓而國也。

倭寇之起。緣邊海之民。與海賊通。而勢家又爲之窩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縣養親進士許福。有一妹。賊虜去。因與聯婚往來。家遂巨富。考察閒住僉事某。放誕挾制。尤屬無賴。甚至占官兵爲防守。一方苦之。甚於盜賊。及朱秋厓開府巡視。行保甲法。破碎其謀。而謗言大興。今承平六十年。恐復有襲此風者。

嘉定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黃華。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戰。死之。勇士者。括人也。驍悍無比。皆衣楮甲。用鐵搗。與倭遇。卽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敵。欲少退擇利。顧橋已斷矣。蓋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數百千人。尾勇士數人而行。勇士迫則舉搗反擊。遂賊。賊走復來。如是者數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見者。莫不壯之。於是勇士乃從埭渡。埭崩。而括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賊從上射之。宛轉死矣。其後河上。常聞鬼哭聲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餘。從吳淞猝至上海。百計攻圍。積十七日。內外援絕。賊窺西南隅。地曠而僻。作竹梯三乘。高與城等。置兩輪於左右端。乘四鼓時。守者多倦寢。賊布梯濠上。匍

旬渡者百餘人。昇梯倚城牆。推輪而上。一賊躡級將登。適守城鄉紳徐鳴鸞。不寐心動。促諸生唐緝。巡城。瞥見驚呼。城夫楊鈿躍起。登女牆吶喊。賊從下以鎗戮之。鈿墜城外。壓梯上。賊亦墜。城上砲石如雨。賊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決浦口堰。水高數尺。相隨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賊棄營壘走。偵者往濠。見衣裾浮水面。拽之。得死人。爭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鎧。持利器。頭顱大如斗。口員而小。色黝黑。知爲真倭。其精銳盡於此矣。是日賊從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復回舟。從浦出海。自後雖有警報。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揚。李克齋遂爲督撫。子。見雜材。時上春官。年方二十餘。適在署中。見攻圍勢急。援兵未至。白於父。匹馬散服出門。召淮陽城內諸豪問計。發漕司庫金。大陳廡下。明賞格。令諸豪緝出。募通泰河上敢死十三千緇入。給兵仗。夜半緇出。自將。乘雨後奮擊。大破之。斬首五千。諸將追蹙。盡殲之。克齋以此晉南大司馬。見羅馳歸。不顯其功。沈晴峯在圍中親見。筆於書。當不誣也。

王長年

古稱操舟者。爲長年。王長年閩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漁海上。嘉道己未。倭薄會城大掠。長年爲賊得。挾入舟。舟中賊五十餘人。同執者。男婦十餘人。財物珍奇甚衆。賊舟數百艘。同日揚颿汎海去。長年旣被執。時時陽爲好語媚賊。會甚親信之。又業已入舟。則盡解諸執者縛。不爲防。長年乘間謂同執者曰。若等思歸乎。能從吾計。且與若歸。皆泣曰。幸甚。計安出。長年曰。賊舟還將抵國。不吾備。今幸東北風利。誠能醉賊。奪其刀。盡殺之。因振柁飽帆歸。此不可失也。皆曰善。會舟夜碇海中。相與定計。令諸婦女勸賊酒。賊度近家。喜甚。諸婦更爲媚歌唱。迭勸。賊叫跳歡喜。飲大醉。臥相枕藉。婦人收其刀以出。長年手巨斧。餘人執刀。盡斫五十餘賊。斷纜發舟。旁舟賊覺。追之。我舟人持磁器雜物奮擊。斃一酋。長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風舉帆。行抵岸。長年旣盡割賊級。因私剗其舌。別藏之。挾金帛。并諸男婦登岸。將歸。官軍見之。盡奪其級與金。長年禿而黃鬚。類夷人。并縛詣將鎮所。妄

言捕得賊。零舟首虜。生口具在。請得上功幕府。鎮將大喜。將斬長年。并上功。鎮將。故州人也。長年急。乃作鄉語。歷言殺賊奔歸狀。鎮將喟曰。若言斬賊級。豈有驗乎。長年探懷中藏舌示之。鎮將驗賊首。皆無舌。諸軍乃大駭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軍門覆按。皆實。用長年爲裨將。謝不欲。則賜酒。鼓吹乘馬。繞示諸營三日。予金帛遣歸。并遣諸男婦。而論罪官軍欲奪其功者。長年今尚在。老夫。益秃。貧甚。猶操漁舟。

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嚴。僉民兵。勇士與焉。時烏程尹張公諱冕。有胆氣。部勒東出禦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望隨之。忽有一餘倭突出。張窘甚。勇士奮而前。揮張使去。竟死之。張尋得其屍。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爲土人刳去得賞。蓋皆勇士所殺也。爲葬於峴山之麓。

倭官倭島

關白。倭之官號。如中國兵部尙書之類。平秀吉者。始以販魚。醉臥樹下。別曾信長爲關白。出山敗獵。遇吉衝突。欲殺之。吉有口辯。自詭曾遇異人。得免。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樹。稱曰猴精。信長漸委用。合計奪二十餘州。後信長爲呵奇支所殺。吉討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盡併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無爲。壬辰破高麗。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自號大關王。以所養子孫七郎爲關白。

日本原六十八島。各據其地。至平秀吉。始統攝之。及老且病。子秀賴尙幼。托於嬖父家康。代攝其位。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內二島歸賴。賴既成立。索其位於家康。不與。忿還其女。致爭鬪。賴兵敗。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薩摩者。其位遂歸於家康。傳其子爲武藏將軍。倭俗簡易。寸土屬王。倭民住屋一編。闊七尺。歲輸銀三錢。耕田者。粟盡入官。只得枯稿。故其貧者。甚於中國。往往爲通倭。

人。買爲賊。每名只得八錢。其人輕生決死。飲食甚陋。多用湯。日只二盞。以苦麥搗入米汁爲醋。其地多大風。夏秋間風發。瓦屋皆震。人立欲飛。乍寒乍暖。氣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即挾纊。九月以後即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終日圍爐。婦人齒盡染黑。閨女亦然。以雪拋擲。孩子穿紅縐紗。踐於雪中。不惜。其酋長喜中國古書。不能讀。不識文理。但多蓄以相尙而已。亦用銅錢。只鑄洪武通寶。永樂通寶。若自鑄其國年號。則不能成。法有斬殺。無決配。倭人傷明人者斬。倭王見明人。即引入座。我姦民常假官。詐其金。留倭不歸者。往往作非。爭鬪賭盜無賴。有劉鳳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長崎島。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諸島計之。約有二三萬人。此輩亦無法取歸。歸亦爲盜。只講求安民之策也。

東湧偵倭

萬歷四十四年。閩撫臺黃與參。遣義民董伯起出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挖手館頭施七回言。伯起同李進葉貴傅盛三人。十六夜自館頭開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橫山。十八早至東湧。一路兵船躲各礮。皆不見。遂上東勇山四望。止倭船一隻。泊山後南風灣。一泊帝袋灣。二灣相連。篷檣俱卸。但掠定海白榜船。藏南檣隱處。伯起即將海道紅票。埋藏山上。并拘女妃判官手爲證。忽見南檣船張帆來。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趕我也。李進曰。今勿走。走則銃打立盡。少頃倭船至。通事同倭過船搜問。汝何船也。齊應曰討海船。通事問見有兵船否。應曰無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說有兵船。他以五十金僱我來。我欲去。他不肯去。說有兵船。他方去也。衆曰。我說恐殺我。通事曰。不怕不怕。汝但開口作說話狀。我爲汝說。又曰。汝既討海人爲我取水。衆見倭坐我船中。不得已。爲取水訖。彼首軍忽過船。細視伯起。相其手。又視葉貴。二人徧相之。即搖首。汝不是討海人。老實說。不說殺汝。衆未應。倭以刀恐之者數。衆慄慄相視。伯起知不免。大聲曰。我說亦死。不說亦死。我等是軍門海道差來。聞汝造船三百隻。我軍門海道。已備有戰船五百隻。汝來則戰。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殺我

也由汝。不殺亦由汝。汝殺我。兵船卽至矣。於是羣倭齊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磯。國王差往雞籠。風旣不便。歸去恐得罪。欲將你首軍一人。去回報國王免罪。決不害汝。卽問誰是首軍。衆指伯起。首軍者。彼處老爹之構也。遂呼伯起過船。伯起奮而過曰。我今拚命報國矣。卽索網巾於倭得之。又索衣。首軍以番衣予之。不受。從葉貴等。借衫遞與之。倭首軍陪伯起食飯。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帶所掠船併我船。送至臺山外。伯起爲請放。卽放各船歸。倭船大可丈八。內有馬四匹。銅鐵滿艙。皮箱甚多。叫戰人去看。說汝國人往我處。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禮待你。中國人見我來。便要殺。說彼國簡易。說中國卽皺眉。倭亦能寫字。以筆與伯起寫。伯起不寫。倭卽寫日本人無情。伯起取其筆。寫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寫無字。七又言倭人與吾人。亦無甚異。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銃。眇視而聲之。無刻不然。此差原係方輿。輿薦伯起自代。傳盛等三人。皆方輿所遣。三人歸。而伯起不返。可憐。明年三月。以計給之。送歸。得爲海上裨將。

籌倭

禦倭之策甚詳。大要曰。禦於海。使不得上岸。爲最緊着。數其次。曰將。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臥而殺之。兄弟兵至。我立而與敵。兄弟兵者。謂漁船也。蓋漁船不畏風濤。膽壯。能識風勢水勢。第不敢帶銃。若招募編隊。給以工食。資以刀銃。而不廢其捕漁之業。又漁人中。聽其自推擇爲長。良有司約束。隸於兵道。獲級之賞。一如官軍。而所謂點圍團操迎送朔望祇候之類皆免。則人自樂從。故從來海上破倭。多得漁船之力。今登萊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綽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廟時。南倭北虜並急。其時竭天下之力。禦虜南方。急時所輸於北者。不絲毫減。中間悉力拮据。終得蕩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後。襄懋中讒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門。幾至破家。有功秀才蔣洲陳可願

。至譚戊。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諱之。不敢出聲。一切戰功。惟有鹿門徐海一篇。而最難致者王直。却又不及。間以詰其子孝。若曰。尊公與襄懋情誼如何。乃不詳錄者何。幸若璽額曰。并此篇幾削去。賴長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縛一草賊。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尙連篇累牘。震耀以求。必傳於世。而公半壁之功。十餘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時文士爲。余老矣。每每訪求。不可得。間有譚者。年遠未可信。近見唐凝菴先生胡少保傳。極爲詳贍。喜甚。訂錄數款。惟土江涇之捷。的係張半洲經。李承庵天龍。在事調度。襄懋方爲巡按。固不得因之掠也。

初爲益都知縣。有賊曰草上飛虎。悍甚。衆至數千。據礦爲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諭以利害。示之恩信。羣盜解散。擇其可用者千人。編爲義勇。會有詔。令巡撫曾銑。募青齊兵入衛。遂以應焉。一不以擾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屢敗。南兵書張經。帶部務。總督軍務。公爲巡按。方至嘉禾。賊自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授數健兒。賚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人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醵。歡飲且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解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趙文華。祭告海神。兼視軍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爲巢。涉冬春。新倭復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衆稍安。總兵俞大猷。遣游擊白汝等。稍有斬獲。文華因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曹涇。遇倭數百人。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死亡甚衆。於是賊知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五月。張經鑿倭於王江涇。大破之。經素貴倨。以文華部民也。藐之。觸怒。會倭寇蘇州大掠。卽奏經畏懦失機。玩寇殃民。上怒。逮經及巡撫李天寵問斬。以應天巡撫周琬代經。尋以琬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楊宜代超公。僉都御史代天龍。而先四月。公上疏。請宣諭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寧波。選委知海情者。得弟子員蔣洲陳可願二

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繫獄。朱尙禮。胡節中。并釋。令各募二十人。輔洲等資文以往。公密授計。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從山口豐後二道宣諭。汪直。故爲船主。原徽州人。因令養子毛冽。率衆遊洲等至五島。詢以故。洲等奉計誘之。直佯言曰。我本非爲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收家屬。遂絕歸路。今軍門如是寬仁。我將歸。然毋用人衆也。今聞薩摩島徐海等。大糾倭衆。來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冽葉宗滿伴送陳副使朱尙禮先覆軍門。吾與將先生宣諭舉日。亦同歸順。但倭國缺絲綿。必須開市。海患乃平。可願偕毛冽。以仲冬閏月。泊列港。至定海關。已而直勦殺海洋流賊數十級。效功。以窺我意。公詢得其情。奏聞。且厚稿之。趙文華遂請還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冽率倭兵一百八十人。助盧參將搗舟山賊。斬首三十。餘賊奔邵畧山。屯於山巔。公奉旨賫冽等金幣。且令回諭。直早歸順。冽感激。因送商伴夏正董華邵岳。報徐海入犯消息。遂留爲通事。陰厚遇之。意未嘗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賊數百。自閩連江洪。突犯平陽仙居等縣。趣四明奉化。合錢倉新至。賊深入上虞。轉戰千里。官軍望風奔潰。海道孫弘軾馳檄告急。甲子。自率標兵渡錢江而東。合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會。丁卯。賊由上浦潛渡曹娥江。見官兵由對山出海塘。轉山陰。壬申。公至江橋。遇賊夾河而行。從馬上操小旗。語諸將曰。使此賊見我旗指。不顧而西。勝負未可知。若觀望遲疑。即可撲滅也。賊見旗東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賊氣奪矣。麾兵渡河。賊驚。問諜者。知軍門自至。遂不敢戰。南走後梅村。急麾諸軍圍之。一晝夜。用火礮力攻。賊負傷深匿。戰益急。我兵登屋舉火。煙焰大起。賊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與諸將冒雨立水田中。或勸之少避。不聽。明日五鼓。賊乘霧突鄉兵。我軍四合奮擊。俘斬二百五十九。餘賊逸走鍾村。平明。追及西嶺。殺百賊。賊披靡。公揮兵追之。少餒。復遣土兵及於蒲岐亭。斬六十級。餘賊夜遁入海。先是居民聞賊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無所。薄暮。入山巔小庵。饑甚。道人具酒餅以獻。方數酌。哨者至。備詢其故。已而問哨者食否。答曰。枵腹兩日矣。公淚下。盡撤酒餅與之。道人進曰。庵中僅有此。願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軍耳目也。不得食。必斃。寧忍饑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時陳東屯於陶宅。知公悉軍而東。復襲敗官

軍。楊宜勦新場倭。又敗。罷之。以南侍郎王誥代。而先文華還京。言倭大勢已定。餘零散者。諸將勦之。可立盡。既收報。踵至。外。甚疑。以問嚴嵩。嵩支吾以對。文華大懼。而素與吏部尚書李默。有違言。因託默出題誘誦。欲敗國事。初罷楊宜。即當以宗憲代。而專懷自用。推舉周琬。琬老悖。致殘倭復熾。上大怒。收默下獄。止誥無行。陞公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軍務。陞阮鶚代巡撫浙江。四月。鶚敗於崇德。陷驍將宗禮等。走桐鄉被圍。公諭解之。文華兼副都復出督視。七月。收徐海陳東詳鹿門。公授計把總張四維。雪夜渡舟山。出賊不意。大破。殲之。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閩廣。改鶚撫福建。公兼兩浙巡撫。不更設。王直忽駕舡艦。擁驍倭。突進舟山濬港住泊。以送蔣洲爲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覘。而自提兵駐紹興。且令畫工圖濬港形勢。正還報。直語甚肆。謂必待奉奏。明旨。許其寬宥。曷以都督職。使得裕壓海上開市以息兵。方圖歸順。必不效徐海墮牢籠。作俘囚也。而畫工所圖形勢。甚險惡。四山峭立。海環其外。入口僅容一舟。別無他道。公覽之。謬曰。此絕地也。乃令直長子澄。述祖母意爲書。道制府恩厚。促直早歸順。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啓書。笑罵曰。兒駭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歸。闔門駢首僂矣。大忠與正等。曉譬百端。直意稍動。遣王澈葉宗滿。隨方大忠蔣洲至軍門輸款。公因送監軍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狀於朝。公念澈乃直之養子。用事不還。直且疑而生變。因言於本固。送還。將行。公故引入臥內。留共宿。而預爲題稿。力乞貸直。并諸將請戰書十餘篇。置之案間。乃出。飲大醉還。因呼澈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牀席俱沾污。侍者皆就寢。澈聞鼾聲滿室。竊起。翻案間。見疏稿。回顧公。睡益熟。因錄其疏。復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狀。呼茶。且易枕席。而猶嘵嘵語。我爲兒子輩。苦心開生路。乃猶遲疑取死耶。晨起。澈卽於榻前告行。復好言慰之。陰檄文武諸將吏。聯絡綦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諜餌德陽諸酋長。購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猶豫。不知所出。澈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猶未決。澈等力勸之。乃留夏正爲質。自挈妻孥稽顙制府。公大喜。摩頂曰。兒來何晚。時長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尙禮童華館伴至杭。參謁監軍。次日卽回軍還杭。具述始末。聞於朝。又爲書達當事。言兵機忌泄。如上意。罪止於直。則已。必欲盡其餘黨。乞密啓。上。萬勿宜之。

明旨。時倭賊諸奸。多在直舟。公將以直爲媒。漸致之。不煩甲兵。談笑以靖禍本。監軍疏先至。輒奉旨。悉勦餘黨矣。然爲已逆慮其然。先遣朱尙禮往說之小會。釋夏正。及諭王激葉宗滿來杭。激等以候旨爲辭。而密遣其驍銳吳九項松王四等。四散探旨。童華以告。公分遣將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獄。德陽走涪港。諸酋復叛。朱尙禮先聞。脫身走。夏正遂爲所錮。公卽移師寧波。調集諸將。水陸攻勦。賊堅壁不出。我師亦不得入。公曰。曩謂兵機不可洩。正慮今日。惟坐困。不憂不全勝也。時及汛期。新倭續至。或抵普陀。遍島沙門。或自峒嶠。奔東北洋。或自洋中趨舟山。則水兵擒斬之。或犯樂清金鄉梅頭臨海松門。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陽。四散流突。則陸兵擒斬之。其追至鐵場山者。諸軍冒險奪。嶺三面奮擊。賊從山後。奔陷海塗中。長跪受刃。俘斬無遺。大都賊之驍悍。非徐海陳東比。而我將士久戰。胆力益壯。習知賊技。不足畏避。雖不無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無有得與直黨合者。其黨困甚。聞有賊在朱家尖。遣六百餘人。自涪港奔沈家援之。又從響礁門。出磧磯。奔沈家門。皆爲我師所邀。俱敗入巢。公乃命朱尙禮。以先所收撫倭人。夷來廷夷來住等駕駛。伏砲其中。冒爲倭船招之。賊不疑。登舟。來廷等佯稱還報。易八刺虎。先行。砲從舵後發。舟爲燬盡。水兵乘之。俘獲二十二名。斬級二百五十。沈溺者無算。賊氣日挫。因嚴督諸軍。分番攻勦。殺傷甚衆。諸賊積恨。爲夏正所誘。支解之。公聞。躬至海邊。望祭慟哭。諸軍皆爲墮淚。賊自知勢孤援絕。焚其餘舟。將并力出海。官兵乘勢焚柵廠。火光燭天。各賊夜奔柯梅候潮。官軍擊之。賊乘束仔小舟。遁出浦。水兵擊沈其半。斬首九十有七。諸將復統蒼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賊首汪印山。陳禮。計得脫者不及十一矣。是時賊至江南者千餘。水兵禦之。不得登陸。遂扼之於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賊幾七千。北枝據淮安之廟灣。南枝據揚州之如臯。公皆分兵助戰。前後斬馘俱盡。三沙賊爲官兵所困。不得聘。乃卸屋材爲小舟以遁。飄至江北。亦殲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駁汪直等罪狀。下撫按三司詳議。梟斬於市。妻子沒官。葉宗滿。免死戍邊。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廕一子錦衣副千戶。文武將吏各加陞賞。夏正死事。贈都指揮。使廕一子。與朱尙禮童華邵岳俱正千戶。

先是處賊萬餘。盜義烏礦。會令缺。承尉率鄉民逐之。賊易承尉。列陣而出。戕鄉民。民怒。奮力死。賊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賊悉戰死。公聞之。喜曰。處賊稱悍。烏民一戰殲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儻新尹任事。漸可不征調而強矣。會江陰趙大河宰義烏。謁制府。卽語以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繼光與之偕。給餉甚厚。繼光行。復語曰。江南所以不能戰者。以未諳節制耳。吾每思做六花陣法訓練。爾喻之乎。繼光因獻鴛鴦陣。公曰。得之矣。自後義烏兵。遂以勁。名天下。今所稱南兵是也。有事調用。遂以爲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請定節制禮儀視三邊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尙書兼右都。悉從所請。閩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參將舟師來會。賊已滿載。且聞潮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擊洋中。擊沈賊舟四十有七。溺死者無數。獲賊首嚴山老等百餘名。洪澤珍亦焚巢遁。入閩解嚴。提督遂以餉乏。令舒兵備。撤兵還。賊聞之。復糾衆人寇。犯福寧桐山。閩兵再敗。公復發兵攻之。戰於桐山壽寧。追至楓亭。血戰於仙遊。前後俘斬。幾二千餘。賊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討倭屢捷。加少保。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補。陞趙炳然兵部侍郎。兼僉都。撫浙江。四十四年。再逮。疏辯。尋卒。上憐其功。免勘。

鶴

楊子曰。鶴羽族。晉也。而變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變生焉。七年一小變。十六年再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變極。而與聖人同隱顯。晉其至矣。

陳州倅盧其畜二鶴甚馴。一創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耶。有天可飛。有林可棲。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翱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之鶴。果爾。當卽下。鶴竟投入懷中。

以喙牽衣。旋舞不釋。盧撫之泣曰。我老無血胤。形悲影吊。爾幸留者。當如孤山并老。共此殘年。遂引之歸。爲寫溪塘泣鶴圖。中繪□□□一鶴其□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

羣鵲招鶴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口近。百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鶴橫空來。闢開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訴。鶴復作聲。若允所請。營而上。擣巢啣一赤蛇吞之。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鶴搏蛇相救也。

徐司訓觀。宅近啓聖祠。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帶箭者。一日鶴銜火焚祠。有鶴數百。盤旋烈焰之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啞。事在 世宗初年。

燕巢

宋時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廣至三尺。燕雛既飛。忽一旦。野禽來集庭除。甚衆。驅之不去。已而巢破。有白鳳雛。長三尺餘。往西南飛去。諸禽皆駭散。其家亦墮。

鳥之屬

鳥之孝者名曰戴鵲。

衆鳥雄大雌小。惟鷦反是。

衆鳥三指向前。一指向後。鸚鵡兩指向後。

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

烏鵲之掌。縮於腹下。

鳥之雌雄。別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雲南百夷中產黃鸚鵡。永樂中常貢。此金文靖有黃鸚鵡賦。成化間。海南進紅鸚鵡。朱衣翠裳。沈滯南見而圖焉。

隆萬間。緬甸有鳥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鴉。其鳴似鶴。能飛而不能遠。其雛胎生。飛行則負雛於背。不踐稼穡。不食生蟲。殺之必見不祥。

北方有慈鳥。狀似大雞。善啄物。見牛馬囊駝脊間有瘡。輒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饑不得食。雖砂石亦食焉。虜人呼爲沾羅。

禿鷲。似鶴而大。高八尺。善與人鬪。尤好啖蛇。萬歷壬辰春。武甯山中。有大鳥。高七八尺。似鶴而蒼。頂禿無毛。其喙有觚稜七八痕。所在之處。無物不啖。魚鳥爲之一空。蓋禿鷲也。

蜀中山谷間。有一種百舌鳥。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名翠碧鳥。善效他禽語。凡數十種。非東方所謂百舌也。往往矜鬪。至死不解。桂林有烏鳳。如鵠而紺碧。鬚頭有冠。尾垂一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

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又能爲百蟲之音。生在右江谿洞中。澤州產石英處。有鷄如雉。體熱無毛。腹下毛赤。飛翔不遠。常食碎石英。

廣西有山鳳。狀如鵝。而鳳喙。巢兩江深林中。雌伏卵時。雄以木枝。雜桃膠。封其巢。僅留一竅取食。子成卽發封。不成。則窺其竅而殺之。又有大頭鳳。飛則羽聲。響若輶輪。所止之處。百鳥不敢鳴。

皂雕。一產三卵。內有一卵爲犬子。灰色短尾。隨母景而走。所逐之禽無不獲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處。官司必窮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飼養。進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數莖而已。田獵之際。雕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

海鶴神俊。善辟蛟螭。鄴城鎮將得而寶愛之。南陂。蛟常爲害。持鶴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盡。

新甯縣有鳥。其大如鶴。其色蒼。其鳴自呼。曰獨足獨足云。

東海有鳥。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蟲豸。不害稻梁。其鳴如人嘯聲。晝伏夜翔。或時晝出。則羣鳥噪之。俗名觸觸。或曰山譟。疑卽商羊也。

木客鳥。大如鵠。千百爲羣。飛集有度。俗呼其黃白色。有翼有綬。飛獨高者爲君長。居前正赤者爲五伯。正黑者爲鈴下。紺色雜赤者爲功曹。左脅有白帶者爲主簿。各有章色。廬郡東。多有之。

越王鳥出新州。似鳶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卮。此鳥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啜百草蟲魚。唯噉木葉。糞薰陸香。可治雜瘡。

山經言鷓鴣鳥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見則大旱。萬歷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鳥來集永甯寺屋上。高二尺許。燕雀從而羣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無雨。田禾盡枯。

鷺。蒼錄號碧樹翁。陸龜蒙號絲禽。三輔黃圖號屬玉。東坡詩號雪衣兒。所稱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畜之雖馴。至白露。必飛揚而去。

鳥鼠同穴。其鳥爲睪。其鼠爲鼯。今咸陽有鳥鼠山。唐詩中往往及之。

成都。福州。貴陽。省下多梟。各府亦如之。無一夕不聞梟聲。成都學道署。柏樹參天。上有梟巢。好事者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獻一梟賞三十文。無日無獻者。貴陽用烏銃驚之。其聲稍遠。然銃聲。昔不絕。宜其地者。初至甚惡之。竟亦未必爲殃。蓋多則不足恠也。

紫荆山無翡翠。或移置其中。輒飛去。汴梁城內。無螢火。無蟬聲。太湖洞庭山。無虎。無蛇。無雉。雁宕山無荆棘。有虎不傷人。

史載昌邑王求長鳴雞。夫雞安得有長鳴者。滇志。雲南鎮沅州。有雛形矮小。鳴無晝夜。則中國雞聲異。得非長鳴雞耶。

漢時公膳。日食雙雞。庖人竊易之以鶩。因此知雞貴而鶩賤。雖然。日食雙鶩而易之雞。不又曰鶩貴雞賤耶。

工部徐謙。興化縣人。畜一天鵝。徐有往。鵝必從之。或入朝。則鵝盤旋雲漢。候退朝乃飛下。人以鵝卜

鳥出

其去住。家有亭曰問鵝。又同縣鮑氏鴈媒。飛去年許矣。忽聞網中鴈聲。主人驚曰。此吾家老黑頭來也。合網得之。則見鴈媒。將羣雛俱麗網中。不怖不驚。而足銅環宛然。

吳越春秋。禹崩之後。天美禹德而勞其功。使百鳥還爲民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一盛一衰。往來有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鳥耘田。水經注。鳥爲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

白鹿

世廟末年。進白鹿甚多。胡梅林在浙。獲而進者二。一齊雲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邃。亦產此。異矣。蓋天生以應。世王之象。不在山之淺深也。

萬歷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通身如雪。目睛周圍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獻於縣官。畜之凡二年。角將生。遂縱於玉柱峯之下。踰月中使來。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歲白。五百歲黃。此一說也。今幼鹿而角漸露。可見有又有奇生別種。不可以歲年論也。

張魴。字叔魚。江曲人。有學行。晉武帝時。爲合浦令。英敏有惠政。白鹿羣游。因魴所築城。及南山。皆以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以獻。詔徵爲尚書郎。天白鹿稱瑞。而至於羣遊。則又千古所少。晉史中多載奇異小說。而獨此不載何耶。

異獸

永樂己亥秋。海外忽斯漢等國。各遣使來進麒麟。獅子。天馬。文豹。紫象。龜。高七尺。福鹿。似鹿而花文可愛。羣羊。長角馬哈獸。角長放身。五色鸚鵡。又交趾進白鳥。山鳳。三尾龜。

獅豕

成化十九年。西域諸國。君速續阿黑麻王。借遣使以方物來貢。有獅子牝牡各一。雄姿詭狀。世罕曾睹。西漢書謂獅子似虎。正黃有鬣。尾端茸毛大如斗。與今所貢正同。而梵書謂有青綠色。及五色備者。蓋不常有。或夸言也。軒轅紀。帝登黃山。於海得白澤神獸。能言語。達於萬物之情。穆天子傳。梭貌日行五百里。爾雅。梭貌類鬣貓。食虎豹。世請白澤梭貌。皆即獅子耳。

豕。豕類也。張腹而藏。畢露者也。今人讀豕曰畢。世而不知其義可乎。

犬

李明道。豐城人。家富於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附陳友諒。及見獲於胡大海。太祖宥之。命爲行省參政。令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復叛。附於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便走歸豐城。剪其鬣髮。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磔於鮎魚口沙上。明道嘗有所畜犬。爲我軍所得。携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躑躅不已。啣聚其肉。跑沙瘞之。上義此犬。因命斂葬明道。

秦邦者。家饒好貨殖。永樂初。年已四十。將往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畜一白犬。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解纜。犬忽呼號躑躅。躍人舟中。啣邦衣裾。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灣。有寇登舟。俱被刺。死於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嚙一盜。手幾殞。衆特刃來逐。犬赴水道。賊旣去。犬潛尾到家。默認其處。晝則覓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至。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異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從。犬足爬地。果見邦屍。犬嗥叫屍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謀害。但不知兇人何在。犬能指其處乎。犬搖首遂行。命吏隨之。屢許。至一室。賊方會飲。犬徑入嚙之。吏縛賊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訴曰。某乃秦邦僕也。吾主被劫死。某

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屍。卽吾主也。賊遂伏罪。其僕昇主柩邊。犬亦隨到家。晝夜陰伏柩側。時或悲號。葬甫畢。犬踰樹而死。許氏義之。埋犬塚傍。許氏守節終身。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嗚啣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覆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散其徒。讀書。中年傳家政於子。堅坐二十餘年。淳熙元年年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殺狗礫縣四門。起於秦德公。蓋狗別賓主。善守禦。故以爲禳。以辟盜賊。月令曰。犬者金屬。抑金以畢春氣。使不爲害。令萬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中國則否。

狗後有懸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污者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備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輒踰出。或竊鄰肉以歸。鄰患之。訴於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得百錢。旦日啓扉。犬已逃至。搖尾就儒作乞憐狀。儒與犬約。自後勿復竊鄰肉。則貸汝一死。仍以原錢歸屠。犬卽彌耳馴伏。投以骨。一嗅輒去。甘守糠竅。見者咸歎異云。

余氏有老僕。畜一犬甚猛。僕怪其嚙人。每欲殺之。犬輒遁去。異日復還。嚙人如故也。後竟殺之。犬忽憑僕之妻。伴狂而啼。具言我前生獵徒也。再世爲秀才。今爲犬。後生將復爲人。我無罪。何妄殺我。始我匿竹仲數日。謂汝意已解。故復來歸。汝竟殺我。我何罪耶。啼數日。尋愈。後亦無恙。

虎

昔有人北試。道經彭城。過鄉落間。見一義虎橋。詢諸父老。曰。昔有商於齊魯之墟者。夜歸。迷失故道。誤墮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視不加噬。晝則出取物食之。夜歸若爲之護者。月餘其人稍諳虎性。乃囑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於難。吾有父母妻子。久客於外。思欲一見。仗君力。能置我於大道中。幸甚。虎作許諾狀。伏地搖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躍而出。置諸道傍。顧而悲跳。分去後。歷

數載。商偶經此地。見諸獵縛一生虎歸。將獻之官。熟視。乃前虎也。虎見之。回視。其人感泣。遂與衆具道所以。亟出重貲贖之。衆亦義其所爲。相與釋贖。縱深山之曲。後入於其地爲橋。表焉。

長興臧進士鄰人。薄暮爲虎所嚙。聞空中呼曰。業畜莫轉牙。背而行。如風雨聲。天明拋一大寺前。僧百餘。曝朝曦補衲。問之。曰天台方廣寺也。旁店。老婦人傍。端立一子可五六歲。見而招之曰。汝久肌。當以粥啖汝。泣拜謝之。因謂曰。吾已無夫。止一子。肯留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留。笑曰。去此不知幾千萬里。家豈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婦沉吟曰。當令吾子送歸。第命合眼隨而行。風齊聲如前。久之。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見。時夜半月明。識其家。扣門。妻子兄弟。皆以爲鬼。不敢應。比明。人也。乃抱而慟哭。慶更生。時離家。已念餘日矣。其人至今尙存。

處州蔣姓者善殺虎。人問其故。答曰。百獸難殺。惟虎易殺。蓋它獸。見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見人。負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撲人而食之。吾得鐵叉。對虎中立。二人執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叉接其項。二鎗夾進。析而仆之無難者。使其見人即走。吾烏能盡得志。可爲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貪得者。殆此之類也。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縣。有虎自梁山而來。踰城。入察院。升槐枝顛。耽耽下視。咆哮甚厲。知縣張綸。用壯民李萬等搏殺焉。

小說中。力士尤昌四。殺虎以鐵鎗爲弱。削堅竹。炙以油。未畢而虎至。兩手執其膊。一手擎足。一手取竹刺殺之。其說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營軍三百尾之。出錢塘門。將官多力者持鎗進。輒被拉斷。一醫生見而笑之。衆因就問。請計。醫士取鎗疊試。皆曰都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奮臂覆轉。虎亦隨轉。就斃。蓋難不在刺而在轉。轉則鐵鎗都折。折則虎奮。猶能脫鎗傷人。惟竹勁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醫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聲攫拿勢者。一人以鐵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撲。中口。二人持棍擊其腰。可以立斃。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光反照。見人緩急。因之行止。又不作聲勢。此殆有神。未可易視。蓋虎性燥烈。聲勢可畏。能怖人。却

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邐無所戀。不作聲勢。固自難制。少年在處州山中。曾見其一獵士。數百人隨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躍。嚙其項。棄之。直衝而馳。仆地者十餘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陰人。家貧不甚知書。而孝友由天性。與兄文。刈薪項里嶺。日未午。一虎從叢篠中出。噬文。牙貫肩項。恩卽顧。得一木椀。趨擊虎。數十下。持不可奪。則躡文足。自後擇之。虎乃釋文走。恩度必復來。於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屍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於虎何讐。虎殺吾兄。天尙相與殺此虎。復兄讐。少選。虎迂行。負上勢。奔突而下。恩側身承勢。橫扼而擠之。虎輒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數四。鄰族聞者。或匿林薄間。呼恩棄屍自脫。恩厲聲曰。汝能助。助我。不能。無撓我。今日斷無棄兄理。我不與虎俱生矣。虎欲騁不得。復奔突如前。垂至。則人立不動。亦若出奇設疑。意在乘間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適中其鼻。虎之創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猶數回視焉。旣而救者咸至。共輿屍以歸。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時。人有以義士譽之者。恩愴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衆人譽。吾獨何心哉。邑大夫蕭鳴鳳。傳其事而爲之贊。何兆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篠擊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

曹小娥。黃巖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向其母范。及鄰居二十人。採筍陸婆坑。范爲虎所得。衆悉驚潰。娥執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替替然命之去。娥叫執愈疾。亟行數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視。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尙喘息。會救者至。以布衾裹歸。母死而屍得完。里人吊之。娥不能言。徐曰。黃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黃巖人。時年十五。一日隨父。與其鄰。遇於山。父前與虎遇。鄰人懼。亟升木避之。女見父陷虎口。噉號直前。執薪鞭虎。且鞭且泣。踰十步。虎棄其父。而啖之。

餘杭方祥。買山於古城。山主朱氏。旣畢事。朱復誣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於山舍。方弗校。卽更

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卽死於虎。若負吾。當亦如之。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轉顧。虎突來。攫其騎。噬其聲。方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縋者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方又一日黎明。凌霜過潘板橋。橋布水。狹而修。下瞰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卽返。候明。桴而渡。視梁梁斷。霜路無偉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此人。而旁有周報王祠。疑神助。每過。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夢有豹。掉尾來嚙。惡之。令豹房絕食。俱餓死。獸亦遭厄。至驚動。聖天子也。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辨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清。代州人。成化癸卯鄉薦。

生善道

平陽縣。子築垂楊埭。屢築屢圯。官用巫者言。將以牛祭。時有了興法師。在萬泉鄉。牛徑啣刀。奔至師前。逐者踵至。師止其殺。解袈袈付之。曰。若以置埭扯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師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練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師曰。此牛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氣觸人。十餘日不散。

兩牧犢相衛

程史。有牧犢相衛。得免虎患。太祖御制文集。稱滌陽亦有此事。唐時劉彙。爲歙州刺史。野獐將爲虎噬。幼女號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視牛者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是也。舊又云。牛相壁堂欲闕。膺廷欲廣。豪筋欲就。髀骨欲垂。插頸欲高。排膈欲密。尾不用至地。頭不用多肉。角欲得細。身欲得圓。眼款得大。口方易飼。鼻廣易牽。倚欲如絆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懸蹄欲如八字。亂睫好觸。龍頸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歧胡有壽。常有似鳴有黃。嘉泰志。中州焯潼取酥酪。以雍酥爲冠。晉王武子指羊酪。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敵。此疑當時南方尙未有也。

牛禁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巡城楊御史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此戊子年事。蓋禁殺牛。自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韓滉。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牛。以絕其謀。犯令者誅及鄰伍。混特禁屠。以盜賊爲名。可重其罰。此機變也。

猴

汪中承可受。黃梅人。嘗令金華。有丐者作猴戲乞錢。遂飽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羨之。闕醉丐者以酒。誘至破窰內。椎殺之。繩其猴。從己。亦作戲乞錢。而汪呼導聲至。猴忽嚙繩斷。脫走車前。作訴冤狀。卽令人隨之。至破窰內。得屍。又令人行捕。得後丐者。鞫問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屍。烈焰始發。猴又號鳴。赴火抱屍。共爲煨燼。

猫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猫。催租者持去。賣之閭門鋪商。忽一小民遮其地。躍

入懷。爲鋪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啣一綾帨。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豕

萬歷初。游墅關王序三家養一豕。忽啣主衣裙行。異之。隨所往。以嘴揪土。出瘞金千兩。家遂大饒。自是飼豕以飯。溲以泉。衣綿帶氈。凡十年。大可比牛。遠近皆來觀。稱其家金爲豕金。

獸之屬

凡獸自虎豺而外。久馳。則血耗而肉不佳。鹿爲尤甚。

山中夜靜時。無雜獸之聲。則必有虎。虎去月餘。而後獸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爲驗。貓似虎而白。無前兩足者。

馬八尺爲驢。牛七尺爲犍。羊六尺爲羴。鹿五尺爲緹。狗四尺爲葵。雞三尺爲鶩。此皆就絕大而高者言之也。

梅聖俞有馬曰鐵獺。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馬曰鐵象。

虎豹一跳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雖追及圍守。亦不可擒。蓋毛深而滑。受射。若飛沙著冰柱。紛紛墮地。人既難近。鎗戟亦無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縣有熊。飛過縣治。獲之。此可證飛熊之說。

猿似猿。猿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能食猿。猿每出采山核。被至。莫不俯首帖服。猿擇其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曰野驢。黃髮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飛。自腰已下。有皮纒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遇男子必負去。求合。或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視。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

雲貴深山中。產一種獸。形類獼猴而白毛。巢於高樹之上。其子孫以次巢下枝。老者鮮出。唯居下者。出覓果物。傳致其上。老者已食。衆乃敢食。名曰宗彘。尙書傳。所謂虎雖也。又有神鹿。生而兩頭。能食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黃黑相間。用以製弓。尤健勁。

遼東有鼪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聲。致而取之。

涼州。狗大如驢。漢樂浪郡。有果下馬。高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上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郭青螺在蜀得二隻。臨行以送周友山大參。周名思敬。

猿。山家謂之鞠侯。皮陸俱有詩。見山川志。猿好踐園蔬。所遇狼藉。山間豆麥胡麻菜。服蔬果竹萌之類。

多被殘。天衣寺僧。法聰。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多爲細縫。使不得脫。縱之便去。老猴喜得脫逃。跳

趨其羣。羣望而畏之。皆捨去。老猴趨之愈急。相逐。日行數十里。其害稍息。

貓。一名烏圓。其目睛。旦暮皆圓。子午時即斂如綫。鼻極冷。惟夏至一日煖。蓋陰類。其應若此。

鼯無膽。免無脾。鰲以眼聽。

似馬而小者曰驢。驢與馬。相牝牡而生者。曰騾。尤相健。能負物致遠。

唐弘道初。涼州倉。有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羣鼠數百。少選聚萬餘鼠。州發人擊之。乃散。

龍

大禹治水。致震澤。斬黑龍以祭天。本朝永樂間。大獲龍骨。吳江史鑑爲之志云。

龍墳。在今秀水縣復禮鄉小律原。此距大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龍骨而未識也。永樂

間。有一漁者始識之。因潛持出。以售於蘇州南濠徐氏藥肆中。歲以爲常。一日徐間有龍角否。其人曰

有。乃以一枝遺徐。有朱永年過徐肆中。見之。驚問得之何所。曰適有人來售。朱問其人去遠近。曰未

遠。因急追及之。蓋是時有左璫號李黃子者。方受命。求采珍異。朱以買辦之。出入璫所。欲以爲奇

貨也。遂借其人告於瑞。瑞檄郡縣。調夫船。具舂鉞。躬往掘之。初入。見有狀如浮屠氏所謂。金剛神者。數輩。儼然如生。衆方駭異。及見風隨化盡。惟餘骨爾。遂得龍骨角齒牙。凡數十體。獻於朝。竊取者不與焉。時方貴龍角帶。自非諸王勳戚。不能得。一銖直十餘金。及是。價爲之頓賤。秀水在當時。猶爲嘉興。宣德間。始分爲秀水。今其田。可六十畝許。不加糞治。而收獲倍於他田。歲每大風雨。則拔木發屋。而禾稼反無損。耕者猶時時得龍骨田中。意當時已盡取。不應有遺。豈其地爲龍所窟。而潛蛻其中歟。至大禹治水。至震澤。斬黑龍以祭天之文。不知出於何書。歷攷吳越春秋。吳郡志。蘇州志。無所經見。不敢強爲之說。

劉洞微。善畫龍。一日夫婦造門。曰龍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輕自下筆。洞微悵然曰。子能言之呼。曰能。因請其狀。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鬚尖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燁燁。雌者角靡凹平。目淺鼻直。鬚圓鱗薄。尾壯於腹。洞微曰。爾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卽是也。化爲二龍飛去。

陳容。字公所。長樂人。端平二年進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畫龍。世稱所翁龍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卽位。江中有黑龍負舟。人以爲瑞。梁武陵王紀自成都率兵下峽。亦有此異。是日江水初尙可揭。及登舟無雨。驟長六尺。咸以天贊爲賀。未幾敗死。文帝亦終死於元兇之手。瑞乃爲禍如此。要知黑龍非瑞。必如大禹神聖。黃龍負舟。乃始爲奇耳。然禹視如蠅螟。原不以爲瑞也。

温州府。樂清縣。嶺店驛。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閉戶不敢出。其日必有風雨。滿街積有蝦蟹。相傳百年前。有女汲於河。龍神見而悅之。化爲男。與交。遂有娠。後生二小龍。剖腹而出。龍神卽攝女屍。葬於山頂。蓋七月二十日。至今小龍以其日至。若祭墓然。時刻不爽。

嘉靖初。揚州石壩集。民家。夜嘗有物竊甕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將秣馬遠行。忽見中霽。火光燁燁。欲騰而上。主人急以田器擊之。鏗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斂

十。裹而痊之。禱神畢。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銅錢。其家今富四紀無過。稱金龍邵氏。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說。慮時暘爲患。奏開月河。試築記工力類地祇。二龍戲水。鱗角畢露。時四面皆大雨。獨不及工所。人咸異之。

廣西左州襍邨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卽幽暗。中有野龍潛伏。邨婦欲見龍者。則盛飾入岩。唱土歌以勸之。龍乃出。婦卽婦懷中。良久乃去。士人遊觀。則龍伏不出。

蕙嶺。冬夏雨雪。又有毒龍。若失其意。則吐毒風雨雪。飛沙礫石。遇此難者萬無一全。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駕舟。其水往往汎溢。蕩室廬。壞禾穗。人多遠徙。開元中。南陽張嵩爲都護。召吏訊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大蔬。故漂浪騰水。望祀河滸。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矣其側。及至河上。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出。俄然昇岸。漸近漸縮。至於几筵。纔長數尺。嵩發一矢。衆矢並集。龍遂死焉。上壯其果斷。詔斷龍舌。函以賜嵩子孫。且承襲沙州刺史。

隆慶壬申。雖寧大雨。河溢。有五龍見雲中。雷火霹靂。鄉人言是日。有龍爲蛛網所罣。不得脫。須臾火龍焚其網。龍乃脫去。蛛死山中。絲網尙彌山谷。或截取。爲馬鞭。

長阿合經云。真龍十二種。始不爲金翅鳥所食。此鳥頭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勢力。投龍宮中。搏諸龍。噬之。其說荒唐不可信。攷南齊太子長懋。與宗人西昌侯蕭鸞。意好不協。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當由其福薄。故也。太子一日臥小殿中。夢見金翅鳥飛下。搏食小龍無數。後鸞顯政篡位。太子子孫無遺焉。鸞每先一夕焚香。嗚咽流涕。則次日諸王。必有誅殺。大約素藥。以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鳥乃變爲帝王。於族類中。行此忍心事。忍而又嗚咽流涕。則心固未嘗死也。總之自爲子孫計。忍而至此。要之終不得免。冤冤報復。作業何所底止。豈乘除固然。然亦枉勢力矣。

天地間。水下注。氣上升。神龍出沒其間。爲之宣洩。皆有神焉。故所在龍池潭洞穴。處處有之。有神龍則必有毒龍。怪龍。五台山下。有池約二畝餘。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養之。

法。若殺。便增出許多事來。

龍鳳名狀

鹿角牛耳蛇首鬼目蛇項蜃腹魚鱗虎掌鷹爪。龍之狀也。鴻前鷹後蛇頸魚尾鶴鵝鷓鴣文龜背燕頰雞喙。五色備舉。鳳之狀也。鷹首牛尾。狼頭馬足。圓蹄肉角。鱗之狀也。有角爲虬龍。無角爲螭龍。有麟爲蛟龍。有翼爲應龍。鳳之青。鶡鷄。赤曰鶡。黃曰鶡。白曰鶡。紫曰鶡。鱗之青曰鴛鴦。赤曰角駒。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龍之鱗八十有一。鯉之鱗三十有六。鱗肉角而不觸。鳳肉啄而不啄。鱧骨脆。摸骨實。蛟骨青。鳳骨黑。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魚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鱉之珠在足。蚌目圓。蛟眉連。蜃鱗逆。蝮鼻反。狼腸直。鷓喙曲。獐羊之角重於肉。斲水之舌長於喙。犀體兼五種肉。象體具十二少肉。或云有百獸肉。

神龍所經。益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坼焉。麒麟之鬪。日月食焉。鯨魚之死。彗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沸焉。越駭殺犀。疾雷及焉。

猪龍

濮陽郡有續生者。身長七八尺。剪髮留二三寸。不著禪袴。破衫齊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疑之。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到諸處。凡戲場果皆有續生。天旱。續生入泥塗。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謂之猪龍。夜中有人見北市電火。往視之。有一蟒蛇。身在電裏。至曉。見續生拂灰而出。後不知所之。

龜

趙清獻入蜀。携一琴一龜。今人都言琴鶴不言龜。
廣東興寧縣金龜。見長丈餘。金光四射。沂河而上。所過田陂皆壞。其年嘉靖辛丑歲大稔。
龜首俯者靈。

蛇

有大蛇穴禹門下巖石中。常束尾崖樹顛。垂首於河。伺食魚鼈之類。已而復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復下食於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樹端。牢不可脫。每其身一上下。則樹爲起伏。如弓張弛狀。久之。樹枝披折。蛇墮水中。數日。蛇旋浮死水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墮邪。蛇爲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墮也。是蛇負其險毒。稔其貪婪。以食於河。所恃以安者。尾束於樹耳。使樹不折。則其生死。猶未可知。惟樹折身墮。遂死於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貪其腥羶。不舍而死。固爲怙強貪不知止之戒。使蛇爲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謂害物必報之戒。

余家南漳東。去舍數百步。有舊窳。土人馮姓者得之。毀基。其中有蛇千餘。俱縱之去。大者數圍。長十丈。一角。往東行。未幾。馮一子暴死。

萬歷丙戌。建昌鄉民。樵於山。逢一巨蛇。頭端一角。六足如雞距。見人不噬。亦不驚。民因呼羣往視。亦不敢傷。徐徐入深林去。華山記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蠃。見則千里之內大旱。戊子己丑之災。其兆已先見之矣。

斬蛇。一名囊鼻蛇。諸蛇鼻向下。獨此向上。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背有二十四方勝。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則反尾滌其腹。長尺餘。

乳羅山縣南三十里。相傳一貨郎。過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內。脫殼爲蛇。馴畜稍大。復置之故處。名其蛇曰乳羅。其後截道。礙人甚厲。衆覓貨郎使禁之。貨郎著刃於地。叮嚀作念。蛇引頸自刎而死。蛇一名曰蜀蝮。

毒食

嶺南人慣食蛇。云其味肥美。萬歷間。南海有諸生數十人。聚學宮。見大蛇。自梁間墜地。取烹之。將熟。忽報學憲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進飲之。皆死甕旁。諸生歸。大駭。埋其肉。階下。數日出一菌。甚嫩。學宮卒。誤食之。亦斃。餘姚毛僉事。患風疾。覓蛇酒飲之。半月發腦疽。遂不起。晉中有人採菌於木。以爲天花菜也。獻之某侍御。食之盡一器。已入房臥。次日不啓門。役者倒門視之。僅有白骨在牀。肉盡爲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數圍。焚之。烟觸人鼻咸斃。或曰。鼈與蛇同氣。凡三足。首無裙者。赤腹者。白口者。腹字者。皆蛇產。食之潰體。潮州有人取一巨鼈。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化也。有韓姓者。園產一梨。如斗大。適諸客會飲。剖食之。盡死。一生獨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盤焉。東海林姓者。園產大瓜。客二人過。食之。入口皆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異常者。皆有毒。匪直異物。古人曰。厚味必臘毒。

山海經曰。從山上多三足鼈。左傳曰。三足鼈謂之能。不可食也。山谿間多有之。色赤。蝮蛇噬人。必落齒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來獵戶。見缺耳之虎。缺不過三人。則何如矣。不落不缺。越做越狠。

魚

葛原六。海門縣入。魁梧豪俠。以布衣詣闕下。獻鱖魚百尾。時國初法嚴。衆爲危之。則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高皇帝大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爲令。闕闕十年。有東夷人。侵逼吳境。吳王大驚。令所司點軍。王乃宴會親行。平明出城十里。頓軍。憩歇。今憩橋是也。王曰。進軍。所司奏食時已至。令臨頓。吳軍宴設之處。今臨頓是也。夷人聞王親征。不敢敵。收軍入海。據東洲沙上。吳亦入海逐之。據沙洲。相守一月。屬時風濤。糧不得度。王焚香禱天。言訖。

東風大震。水上見金色遍海而來。遶吳王沙洲百匝。所司撈漉。得魚食之美。三軍踴躍。夷人一魚不獲。遂獻寶物。送降疑。吳王亦以禮報之。仍將魚腹腸肚以鹹水淹之。送與夷人。因號逐夷。夷亭之名防此。吳王回軍會羣臣。思海中所食魚。問所餘何在。所司奏云。並曝乾。吳王索之。其味美。因書美下著魚。是爲養字。今從失非也。魚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吳王見腦中有骨如白石。號爲石首魚。

其魚似黃魚而稍大。本草。和蓴作羹。開胃益氣。加鹽。暴乾食之。名爲養。土人愛重以爲益人。雖產婦在蓴。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頭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鴨頭中有石。云是此魚所化。

海魚以三四月間散子。羣擁而來。謂之黃魚。因其色也。漁人以筒側之。其聲如雷。初至者爲頭一水。勢洶且猛。不可捕。須讓過一水。方下網。簇起。潑以淡水。卽定。舉之如山。不能盡。水族之利。無大於此者。蓋散子既有時。必近海多山。氣稍暖。可倚以育。若在溟濤中無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而或謂內水衝出。故魚至。未必然。漢水中。鱖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頭斷水。因謂之槎頭鱖。宋張敬兒爲刺史。齊高帝求此魚。敬兒作六檣船。置魚而獻曰。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百頭。我郡有此魚。以碧浪湖灰色者爲上。蓋深潛土中。得氣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遠矣。

水井魚

臥冰得魚。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思得鱖。方盛暑。不易致。子釣於井。得巨鱖。梅溪年一親見又奇矣。

神魚

金山神魚。每歲廟神誕日。有魚名黑隘。大者如山。羣引海族來朝。率午方退。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魚躍出。遂雨。

進鮓

湖廣進魚鮓。始於成化七年鎮守太監。其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後。增至三萬斤。用船十二隻。皆布政司進獻。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內官造辦。如七年數。船止二隻。神廟三十年。以進鮓粗惡。奪布政使程正誼官。則又屬之有司。而數之加增。不必言矣。

雜物

有物如小龜。土色。雜灰土以居。蠕動而步速。好居柱礎下。或牆壁下。鑽軟土下入。畏雞食之。生育亦蕃。至冬時。穴地取驗之。始見。三時散居。不知食何物。人傳能食白蠹至盡。有李輔者。經撫州金谿。宿饒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潔。乃遣從者淨掃之。方設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狀曰。吾家新創室屋。不意歲被白蠹傷食。梁棟內空。無如之何。有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實於礎下。灰土中。今數年來。白蠹皆盡。叩棟柱逢逢然。了無一蠹存。若令人掃地上。遇此物。幸為保全。勿傷之。夫能食白蠹。必奇物也。亦蟲類。大不盈寸。塊然不動。能鑽土而出。名曰蠹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蚩蚩叫。宣德皇帝要。蓋宣廟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蘇太守沉鍾被救。索千箇。不許違誤。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區。素多蚊蠅。五六月間。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郵。望見泰山。則蚊悉自舟中飛出。無留影者。相傳呂祖。有煉陽菴。在泰山之陽。或有仙氣驅之。故如此。蓋屢驗云。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採蜜者不與焉。王莽時。賈萌守郡不降。有飛蜂附萌車。為漢兵。見第十二卷。

見第十二卷。一日遊鎮。見羣蜂擁。驚鳥擺蜂王。環守不去。數俱死之。

口菴瘞焉。表其封□□蜂塚。親作文祭之。未幾有蜂十餘隊。約可數萬。繞公廳事。首皆由□□□□始去。蓋蜂王之族。感而來謝也。□□即今俗語。所謂沿油也。一名托胎蟲。能制蜈蚣。

蝌蚪

□□□□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發焉。公有力。手挈二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問復活曰。我商也。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澆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尙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承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張閩人。石。楚人。皆有清名。石之子有恆。己未進士。自淳安調長興。蘇人請之調常熟。交原蘇州太守長興人又爭之。得止。

物理

麻敗酒。蟹敗漆。金得百勞之血則昏。鐵得鸚鵡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風生獸得萬補則死。鼈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溺則腐。鷓鴣得桑椹則醉。貓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糯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蕉得鐵則茂。金得翡翠則粉。犀得人氣則破。人食礬石則死。蠶食之則不飢。魚食巴豆則死。鼠食之則肥。護草忘憂。合歡蠲忿。倉庚已妒。鴝鵒治癩。藜蘆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則碎。水怪遇犀則不隱。石鼓遇桐材則鳴。龍瘖遇烟煤則不散。

狼倒草以。虎圻地以箠。鶴禹步。鴛畫印。獺祭圓。豺祭方。蛇蟠向壬。鶴巢面歲。燕伏戊己。蝠伏庚申。虎奮衝破。倉庚知春分。伯勞知夏至。虔鷓知來。猩猩知往。拂拂自知死生。虎識字。角端知四夷之語。象知地之虛實。橐駝知泉脈之所在。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潛泉之地。鵲知風之高下。獬廌知人之邪正。鷓鴣向日而飛。玄鱧向斗以遊。兔返向月而息。鵲髡於七夕。海扇見乎上巳。鷓鴣羸於孟冬。

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蟬蟬羣死於白露之朝。數九之蟲。九十三百而潮至。移風之鷄。當潮至而輒鳴。烏鳳曉百蟲之音。反舌解百鳥之語。風狸遇風則行空。囊駝遇瘋風則埋其鼻。純將風則踊。羅將雨則鳴。鷓將風則啼。西羊將雨則起舞。鳩暮鳴則雨。鳶朝鳴則風。蛤蜊隨潮以數其文。鰾肝隨月以生葉。食品以鵝爲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鵝。今東南大家。以鵝乃發氣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卽枯瘠死矣。

蚌無牝牡。爲雀鷓所化。故久者生珠。專一於陰也。

陳三將軍

湖廣興國州。南接江西瑞昌縣。陳友諒據其地。改爲路。封子陳三將軍守之。國初平漢。其遺孽改姓柯氏。與部曲談吳王三家通居。興瑞連界之所。子孫蕃衍。跋扈不執。劫略佔奪。逋負錢糧。莫敢如何。都御史趙賢。題請立爲興瑞里。擇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頑自如。又議立界首堡。以臺官統軍彈壓。狎視如嬰兒。嘗劫羅繼萬口極慘毒。又劫羅繼淳家。殺九人。反縛繼淳兄弟。獻瑞昌縣。謂爲陣獲強盜請賞。

諭賊

伍騫。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時汀賊方熾。公單騎趨上杭。詢賊出沒。時俘賊婦女。械繫苦楚。悉縱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從賊。獨家居。公選二老卒自隨。造其家。教官猝見公至。拜且泣曰。家屬皆爲賊驅。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親戚來。吾諭之。因留宿。明日自寨來者十數人。公諭以利害。仍給以帖。來歸者萬餘人。乘勢驅兵。破其疆梗據寨者。鎮守內臣。欲上其功。公恥之。力辭得免。還朝卒。

正統中閩寇起。有老人言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莫敢往。惟儒士周鑄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行。率數騎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闔家叩頭謝亡有。且設草具。周飲食意氣。揚揚如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亡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屢敗。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日茂七起事死。伯孫繼逆。尤倚仗之。周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許其自新。使謀佯若誤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被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

縣令討賊

鄱陽劉公祿。以進士爲浙之平陽令。時礦賊殺吏僭號。重兵討之不克。公請邦兵。獨任其責。有士民葉光。家蓄死士能制賊。公抵其家諭之。光感激用命。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將登岸。公親禦之。挽弓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貫篙工手。賊駭遁去。而公初未嘗習射也。後終工部主事。子洵。南宮第二人。三甲第一。

流賊

成化三十一年。大盜席英。先爲達官指揮使。犯法避罪達舍。王永者。亦殺人亡命。以驍勇善射。相結。行劫於固安霸州諸處。從之者復數人。一日忽騎馬露刃。白晝入京城。尋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錦衣指揮陳璽。令正千戶趙承章捕之。二人皆無謀。率衆遽往。旗校二人爲所殺。上怒。降承章爲副千戶。令璽等。帶罪追捕。繼又降璽職。命指揮同知劉良。代領其事。諭中外懸賞購捕。二賊欲走出關。不果。其黨漸獲。勢亦孤。乃遁去。久之不獲。后東廠太監羅祥。緝知在河南。差千戶王英。往跡之。二賊匿

新鄉縣人。唐慶唐恕家。慶恕以報甯山衛指揮。賊綸。知縣王素。合兵擒之。適隰川王遜燿。亦遣校尉王彪至。苦鬪就擒。檻車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惡深重。非他盜比。磔於西市。

張茂者。文安縣大盜也。家有高樓列屋。深墻窄室。招集亡命劉宸。卽劉六劉龍。卽劉七。彥名。李隆。李銳。楊虎。朱千斤。皆其徒也。茂又納賂。交通豹房諸近侍。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邇。茂結之爲兄。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嘗侍上蹴鞠。倚是益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間赤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於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彥實吾榮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阨。又舉酒屬茂曰。袁參將。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寇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旣而都御史甯杲。欲擒賊立功。有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鄉道。果率驍勇者數百人。乘其不備。入擒之。斧砍茂股。車載以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遁罪。忠與永成。爲之請於上。且曰。必獻銀一萬。乃赦之。龍宸計無所出。潛令楊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龍宸知事敗。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參將桑玉。又受其賂。不肯盡力以攻。嘗相遇於文安村中。龍宸匿民家樓上。欲自到。玉故緩之。有頃。齊彥名。持大刀。脅官軍。敗斬者數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恐也。龍宸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斃數人。玉大敗引還。時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馬中錫。奉命討之。中錫家在故城。懼賊殘其墳墓。乃爲招撫之計。嘗與賊會餘手桑園。時已有詔旨。劉大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擒斬者。卽與中錫酒云云。宸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矣。中錫曰。無之。宸乃出。詔旨於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師動靜。悉先知之。以貂裘爲之與主也。自是數盜。橫行中原。殺人滿野。村市爲墟。久之方平。喪亂之慘。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蔣恭靖按畿內時。劉六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公與巡撫李舫齋。議招撫。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連疏其事。乞赦不報。會壩上賊。劫圍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爲劉。發軍圍其家。敵殺指揮。官軍圍解。與鄉里慟哭別去。禍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長治。指揮家。追捕甚急。王故錢甯腹心。告急於錢。遂避舫齋。爲兵部侍郎。蔣亦得代去。劉始出柙。不可制。

今人說劉六事。而蔣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磔反賊趙鑑等於市。鑑。卽趙風子。少爲文安諸生。每大言自負。楊虎劉惠等件亂。鑑與其弟鑄。以五百人從之於河間。虎死。立惠爲首。惠卽劉三也。潛號奉天征討大元帥。鑑改名懷忠。稱副元帥。有陳翰者從。常計畫。稱侍謀長史。又僞授其黨。以都督指揮等官。分爲二百八營。統衆至十三萬。分掠州縣。鑑說惠。盡返虎所爲。禁焚掠屠戮。嘗附奏。言羣奸在朝。濁亂海內。以古所聞。未有不亡者。請梟羣奸首。以謝天下。然後斬臣首。以謝羣奸。屢攻南陽不克。獲舞陽僧德靜者。詐指爲唐王宮人所生。置諸營中。欲資以爲名號。又攻泌陽。欲執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毀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鑑每歎曰。恨不得爲天下誅此賊。及兵敗。鑑翰與前後所獲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隆張富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闕下。詔皆處死。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上不聽。尋以皮製鞍轡。上每騎。乘出入。

劉六等攻河南。西平知縣王佐。使義民賈得山。督城中兵禦之。得山驍勇。戰三日夜。殺賊數百人。城陷。得山與佐。俱沒於賊。一門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贈本縣主簿。仍從祀王佐祠。

劉六過趙州。有炊兒年十八九歲。與母妹同居。賊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兒怒。乘不備。提刀盡殺之。

振武兵變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營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正月二十五日。殺侍郎黃懋官。懋官福建晉江人。鄉舉時。夢千餘人持挺相向。官府尹以嚴辯稱。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結巢甚盛。謂爲吉徵。變之前數日。遍體皆粟。寫十神牌祈禳。無故自焚。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旣以苛刻失衆心。有數十卒。闕于院門。親戚多請自便。不聽。然內懼。出其眷

屬。匿撫臺署中。而密以帖。邀內廠何綬。督府徐鵬舉。李廷竹。大司馬張綏。少司馬李遂至。懋官出迎。諸卒隨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餌之不退。益大集。綬等惶恐。將往估計。俟變。而懋官目後踰垣。體魁壯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氣息僅屬。抵一民家羅姓者。口出語。不可辨。但曰馬石滑。方員外。誤我。馬爲前尙書坤。方則名攸躋。贊其事者。第中刼掠一空。械其故妻之根。跡懋官。得其處。時綬鵬舉等。亦至。懋官牽鵬舉衣。呼諸卒爲爺。曰發陳發陳。鵬舉稍諭止之。罵曰。草包何爲。張綏呼曰。幸爲我貫淋官。不聽。數卒。翻屋上木。飛瓦及鵬舉冠。乃各棄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猶抱鵬舉足。不肯舍。一侍者。手撥之。乃脫。卒持挺亂下。其家僮臥腹上。受捶無數。而決眼突。挺及懋官身。一卒持銃擊腦後。垂死。拽至大中橋。以繩裸懸坊上。紐不作結。每一懸。輒擲下。初猶作呻吟聲。數擲。絕矣。劉世延。後贖其屍。殮而歸之。

鄖陽兵變

萬歷十五年。李見羅材。撫鄖陽。改參將公署爲書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參將方印。已解任去。米萬春繼之。會于雞城六十里之遠河鋪。方有忿言。致激軍士梅林。王所。熊伯萬。何繼。持傳牌令旗。與杜鶴等。鼓噪而入。毀學牌。搶掠。圍逼軍門。凡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軍門外燒燬。又勒餉銀四千二百兩。充賞。次日米尙次城外十里。李飛柬速之。又次日。米入城。鼓吹銃炮。過軍門履任。釋戎服晉見。仍勒上疏。歸罪道府生員。疏必經米驗過。追改者再。仍收城門鎖鑰。李隱忍從之。復閱操行賞。哨官楊世華云。乘此冒賞。近于劫庫。米佯怒而心是之。卽諷軍士。告加月糧。舊折三分。增至四分。適副使丁惟寧。入城。一見米。卽云各官兵將。擁汝爲主帥。米大怒。擁衆喧嘩。守備王鳴鶴。仗劍大喝曰。殺副使。是反。誰敢誰敢。丁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應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殺梅林王所。事得定。而訛言傳數年不息。

黃梅盜

萬曆十六年三月。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季家。搶掠。事聞撫按。靳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案者。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古車嶺。擒堂父子。并獲劉汝國之妻。具知各盜踪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長溪。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二家。殺入。開倉放穀。復劫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剿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於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屍。身中二鎗。躡旬餘。面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哮賊先兆

哮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石繞者三匝。凌雲而翔。拜喜曰。烟霄遐舉。此其徵乎。及寧夏軍亂。衆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歲雀翔之日也。遂從之。據城稱王。抗官軍。未幾敗滅。凡自來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其應。草竊者。亦必有異。如吳曦所見。乃天奪其魄。而送之死也。

盜倣訛傳

嘉靖末。倭虜交倣。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處盜賊蜂起。河南人訛傳倭至。鳳泗又言開封府。沒於黃河。於是林慮縣有賊。聚且數千。睢州亦有賊百餘。突犯南關。比知前言。非實。乃始解散。當時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紹熙時。河南邳徐間。多妖民惑衆。而陳靖寶者。爲之魁。虜立賞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於野。衣食不給。歎於道曰。使我捉得陳靖寶。便有官有錢。逢一白衣人荷擔。上繫葦席。從後呼曰。我識陳

靖寶。恨獨力不能勝。是蔡大驚。釋擔以問。白衣取葦席。鋪於破廟之側。促坐共議。斯須顧蔡。厲聲一喝。蔡爲席捲起。騰入雲霄。遡空而飛。直去八百里。墮於益都府庭下。府帥震駭。謂爲巨妖。命武士執縛。荷械獄。窮訊所由。蔡不知置辭。而靖寶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韓欽在桂州時。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嘗行野外。見黃蚬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書數卷。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匹帛。自山亘於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可勝數。是年韓卒。

唐元和三年。黨超元。隱居華山羅墩水。□□□□□□□□□□□□□□□□一女子來。容色絕代。謂超元曰。妾南塚妖狐也。學道多年。遂成仙業。今者業滿願足。須從凡例。祈君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後日。當死於伍坊箭下。來晚。獵徒過者。宜備酒食待之。彼必問所欲。卽云親愛有疾。思一獵狐。因出束素。與黨曰。得妾之屍。請夜送舊穴。乃拜泣而去。至明。嚮束素。以市酒食。爲待寶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獵騎十人來求宿。遂厚遇之。十人問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許諾而去。南行百餘步。有狐穴走遠大逐。走作園圍之。一箭而斃。持與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旣去。超元洗其血。臥於寢牀。覆以衣衾。至夜分潛送穴中。以土封之。後七日。女子復來泣謝。因致藥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烏未分。青雲出塚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晨專視如前云云。後胡客酬金價。每兩四十緡。

會稽有物方長。如一尺牘。飛空中。曠日作金色。數鷹遠逐之。時繫獄者名劉朝忠。見之祝曰。如祥也。則墮此。已而漸近。果墮獄中。則吳之草席也。禁卒持白於官。知縣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直立西廡之日。妖狐出見。朝房傾倒。貽七林之禍甚烈。後雖廢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尙存。營謀復用。孝宗憐而許之。與王越同召。噫。惡根之難斷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縣民王良。學佛法於彌陀寺僧李金華。見人輒爲好言勸諭之。忻州民李鉞。聞而悅之。願爲弟子。所談皆虛幻事。從之者至數百人。遂謀不軌。相與言曰。吾佛法。旣爲人信服。由是而取天

下。亦不難。但邊兵密邇。慮或相撓阻。若遇韃虜通謀。令其犯邊。因與宮軍出禦。乘間而起。事可濟也。於是良與鉞撰妖言數十篇。謂皆夢中佛所授者。衆皆跪拜爭觀。良曰。于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韃虜是也。必韃虜犯邊。方能了事。良即撰表。欲上迺北小王子。請犯邊。當爲內應。令何志海等四人。騎馬負表。具旗號器械以行。至朔棚胡浪莊。失道。爲守墩者所獲。良等知事敗。即集衆。欲攻墩縣。適巡撫霍壇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縣。洪泉寨。山間。嘯聚剽掠。朔縣官招撫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會大霧。賊不爲備。兵至。倉卒不能敵。皆奔竄。獲良於五峯山。搜各山。獲百二十三人。及妖書器械衣服馬匹頗多。壇會太監劉政。及參將王昇。御史吳裕等。遣人械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師。命法司會官廷鞫。得其情。悉斬之。瑄政等。各賜敕獎勵。於是左都李秉等。奏錦衣衛鎮撫司。累聞妖言罪人所造妖書圖本。舉皆妄誕不經之言。小民無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備錄其妖書各目。榜示天下。使鄉民咸知此等書籍。決無證驗。傳習者必有刑誅。不至再犯。奏可。其書有番天揭地搜神紀經。金龍八寶混天機神經。安天定世繡整關。九龍戰江神圖。天宮知賢變邊神圖經。鎮天降妖鐵板達。通天混海圖。定天定國水晶珠經。金鎖洪陽大策。金鋒都天玉鏡。六甲明天。九關夜海金船經。九關七遼暴天經。八寶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歷。劉太保泄漏天機伍公經。奪天冊。收門纂經。佛手記。三煞截鬼經。金鎖攔天記。緊關周天烈火圖。王益經。換天圖。飛歷神工。九轉玉璽金燈記。天形圖。天髓靈經。定世混天神珠。通玄濟世鴛鴦經。錦珊瑚。通天立世滾雲裘。銀城論。顯明歷。金璋紫綬經。玉賢鏡。四門記。收燕破國經。通天無價錦包袱。三聖爭功聚寶經。金歷地經。奪天策。海底金經。九曜飛光歷。土傘金華蓋水鑑書。照賢金靈鏡經。硃砂符式坐壇記。普濟定天經。周天烈火圖。六甲天書。三災救苦經。輪經。智鎖天關書。感天迷化經。變化經。鎮國定三世陽歷。玄允寶玉。鏡傘錦華蓋。換海圖。轉天圖。推背書。九曜飛天曆。彌勒頌。通天玩海珠。照天鏡。玄天寶鏡經。上天梯等經。龍女引通經。穿珠偈。天形圖。應劫經。天圖形。首妙經。玉賢鏡。透天關。盡天曆。玄娘聖母親書。太上玄元寶鏡。降妖斷怪伍家經。金光妙品。奪日金燈。紅塵三略。照天鏡。九關番天揭地神圖。金鋒都天

玉鏡。玉樹金蟬經。玄娘聖母經。七返無價紫金船。銀城圖樣。龍鳳勘合。

李子龍。本姓侯。名得權。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見爲狼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河南少林寺。遇術士江朝。推其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有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畜髮往來真定間。交結不逞之徒。又有術士黑山者推其命。若遇猴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先是道仙有僞朝章勘合。并勾籌符印。散與內使鮑石崔宏。長隨鄭忠王鑑常浩。左少監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權乃得資緣出入內府。石忠等皆爲所誑。敬信之。時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密言其事。廣遂同小旗王原。訪得權。稱有貴相。乃傳於亮等。日久情稔。往還。各遺以鞍馬服用等物。石嘗報織染局內官章寒。設饌。每得入內府。石忠稱爲上師。北面拜。得權不爲禮。勢日張大。爲錦衣官校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衛門。忽報曰。章寒死矣。鞠實。得權及道仙廣石皆伏誅。餘黨俱發充軍。已而都給事中雷澤等。言得權鮑石等。內外交通。陰謀不軌。醞釀禍亂。死有餘辜。乃止將得權等。五名處死。餘黨王原等。九名。俱獲宥免。刑罰太縱。恐無以謝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誅之。上以事旣行。不聽。兵部言錦衣官校孫賢等。俱都指揮。袁彬提督。能捕獲妖賊。例應陞賞。詔命陞彬俸一級。賞白銀十兩。綵緞二表。襄賢等各陞一級。同時有陳廣平。山東濟寧州民。假以黃冠。私習兵法。遍歷秦汴楚蜀間。僞爲星象。陳圖惑人。交結不逞之徒。潛謀不軌。至南京。爲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誘獲之。執至京。下都察院獄。鞠之。恐有隱匿。奏請差官勘實。上命太監汪直。錦衣指揮陳璽。南京守備內外官。拘事千證佐者。械至京。并鞠得其姦惡罪狀。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間事也。時方士。業已用事。故妖術盛行。成化十七年。有妖見於晉府寧河王宮中。或爲神像。或爲王侯。需索酒食。時時舉火將焚宮。羅拜求請。妖叱嗟甚震。且曰。還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發。居第冠復器用皆燼。妖亦隨絕。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豔。正德初。嘗與選入內。旣而罷歸。恥不肯適人。數感夢。謂必有萬與者。

來聘。乃許。其人貴不可言。一遊僧出入智家。知其夢。問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因潛易姓名。且賂僧。使謂智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明日銀至。問其姓名。與夢協。智家懽呼羅拜之。卽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惑。鄉民神其夢。從之者日益衆。銀恐事覺。攜滿堂。逃山東。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策杖從之。時稱臣主。銀遽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久之。銀爲新城人所獲。并得其妖書。撫按官以聞。詔釋其誘從者。銀及依道。爵。皆斬於市。滿堂有 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尋入侍豹房。 上晏駕。始復出云。

嘉靖初年。乾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貨而誕。方士集其門。諛曰當大貴。於是傳播遠近。集無賴子。部署。又以照水法惑之。陰相結者。近萬人。乙酉秋。寇乾明。遠近震動。立營鐵爐庵。候諸部並發。不至。蓋皆爲麟縣反上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教等兵至。悉縛斬之。

妖僧行果者。術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劉景寅某。員外吳維新鼎。信之。其法局室。守以童子。景寅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蠅聲。語劉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見而駭呼。小人忽亡。劉遂僵仆。悻病而卒。維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絕叫。八仙至矣。起步。趨若不跛者。俄聞空中語曰。將採鳳膏龍髓。續爾筋。時家中百惟朋作。犬登甕。兒反接啼。會行果至。維新罵曰。汝劄左氏二稚爲幻。將訴殺汝矣。果驚走。維新亦病悻。未幾卒。兩家亦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園。造妖言惑衆。入京師。千戶陳贊家。僞授贊安國公。殺其庶祖母劉善秀。及欲舉首人曾廣。以滅口。東廠捕獲。併質俱伏誅。仍命行保甲法。榜諭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蓮教。有逆謀。其黨執僞告身二卷。省糧藥一包。首之。首揆徐存齋。聞之兵部楊廣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傳有飛刀飛鎗之法。無敢前者。徐之家人與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縛。四十五年。馬道人爲妖。遠近大聞。各戶多懸齋籙。籙四字以壓之。三四月方息。

萬曆庚辰年。余館於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寢。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遁去。余步牆外。火光四射。焰在樹端。與人聲。震動天地。漸漸近

在隔河。而豎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潯中亦爾。蓋廣袤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虵耳。隆慶庚午孟夏。流福講斃石忽動。抉起。見鱉如大車輪。紅白色。龜頭而三尾。作馬鳴。屠者舉懸肉鈎。曳投市魚簞中。擊之。鏘牙齧人。市衆聚觀。竟日。惡妨其業。磔焉。胡孝廉文憲竹園。在金沙灘門東。有三足蟾。氣冲人輒死。一日園丁報蟾出。從牖窺之。皂色如覆盆。張口如丹漆盤盂。紅光盈尺。金目燦燦。與龍舌嘴曳鍊之猴。滿覺街遮道之蟒。併蟾爲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廁者。中其氣立死。膚色如蠟。有方士捕得蟾。如三十盞。籠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穢氣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靈王。必先見翠蟾三足如芝。鼠躍入神袍袖而沒。或曰此月路也。

黃鶴樓雄峙武昌。萬歷丁酉。一日無故自火。延燒千家。黃鶴之磯。民淘智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繼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繩鈴。急上我。其人入見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著絳袍。持刃來逐之。其人大呼撼鈴。起。駭幾死。甦爲人言如是。聞之監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滿。有狐從漢陽門入。陰雨作人哭。尋之無有。民間見龜蛇大鬪。後龜蛇俱死。自此以後。水旱饑饉相仍逾年。稅使至。破壞全楚。如虎傅翼。擇人而食。爲捶死及逼死者不可計。其後民殺其黨與幾千人。明年諸宗攫金之變起。殺一大臣。王子伏斧鑕者數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椎石。民歲罹患。宣德間。知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獲石骷髏。復掘丈餘。又得石刻回風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風之謠。今果應之。源字啓澤。福建龍溪人。進士。

揚州掘港場。沙中露一船桅。幾二丈許。相傳爲大業中。征遼所遺。每陰雨。輒聞其下有鼓吹聲。萬歷丁酉守備翟紹先。命軍士發之。錘幾及船。驟雨如注。旋爲土塞。已再發。又再塞。翟懼而止。近爲雷擊其桅粉碎。鼓吹聲亦漸稀。又李新泰有莊在立發河。近歲莊戶濬河。深三尺許。得一船艙甚大。隨掘隨陷入土。船形製特異。其長未可竟也。衆共駭異。下土實之。不復敢窺。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連生四女者。皆溺之。瘞於寢室。最後溺一女。瘞已月餘。忽見女手出地上。疑爲貓犬所發。以土覆之。次日兩手皆見。又深瘞之。次日兩手兩足皆見。乃怪而焚焉。近丙辰冬。龍遊河南民婦。有產得巨蛇者。蟠踞屋棟。一晝夜。猶連聲呼媽媽索乳。徑投母懷。母驚而殞。蛇亦自斃。旁人訊之。則此婦先產七女。皆溺死。巨蛇之報。宜其及已。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軍民葉圯斬鸞等。與番僧謀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爲葛巴刺梳。并數珠。假以爲西番所產。競市之。獻中官曰轉世妙法。得利甚厚。前後所發墓無算。至是緝事者聞於朝。番僧皆遁去。獲玃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載發墓。其罪皆死。况此輩取人髑髏。市於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相去幾何。宜卽誅之。錦衣衛仍嚴加緝捕。

丐販

弘治中。山陝人孫騰霄等三十人。三五爲羣。道遇丐者。以衣食誘之爲傭。隨其所至。令守舍。給炊爨。騰霄等遊行市間。視有富商巨家。輒持貨與之貿易。論直高卑。則以言激其怒。相毆罵。隨號咷而去。夜則殺丐者。昇至其門。羣哭之。揚言欲訟於官。其人懼。出財物求解。乃復昇去。焚之。名曰販苦惱子。前後殺數十人。事聞。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爲貨殖。姦巧橫出。所殺者至數十人。罪雖輕貨。其爲首者凌遲處死。爲從者斬。並梟首示衆。仍榜諭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爲羣。散各處。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令行乞於市。日責錢若干。夜則行淫。積財甚富。事發捕治。有一人利而居。衆大聞。丐者適械過市。衆捶殺之。乃散。

長至警報

萬曆丙午冬。余爲南司業。長至當詣 孝陵上香。將出門。兵部忽傳城外有反賊萬餘人。乘上 陵。殺諸司官。據城僧號。已閉九門毋得出。闔城洶懼。余往聚寶門。報謁所親。從者皆無人色。往返三十里。並不見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應天獄矣。爲首者劉天鉞。斷指挑膝筋。內外守備會鞠。僂磔者七人。餘皆斬。奏聞。一得旨不時取決。是時句容道上行人。長江中行舟。纔且三日矣。細訪之。天鉞。鳳陽人。與其黨二人。擡一小佛像。歷各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若鞋線之類。至南京。妄言有法術能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有納錢者。來生爲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視之。曰來生當爲后妃。遂攜與俱去。行淫。如是而已。衛軍某者頗黠。欲誘而取之。禮爲師。請試其術。不可。固請。則曰宜齋戒擇日。方可。如是者數四。軍逼之愈甚。計窮。乃謬曰。南中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際大亂。相殺且盡。各宜躲過。何暇試法。蓋借此將乘間逸去也。軍得其情。卽告之操江豐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內守備太監邢隆。外守備撫甯侯朱某。尙書參贊孫某。俱會守備府。旣內懼。且色動。并告者執之。攘以爲功。豐城侯忿甚來爭。拒不納。更閱跡。張大其事。陳兵出入。謂俄頃間發覺。定此大難。封侯不足道。其實天鉞等數人。皆庸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榮備踏麵人也。漸有覺者。藉藉偶語。時丁敬宇。方爲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事。知其詳。旣得 旨。下法司。則丁爲政。守備參贊盛氣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素和煦。衆恐有所怵。不能堅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才。事旣在我。輕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且毋動。某不難屈膝以謝。皆愕不能對。而軍士乘機脅詐者無算。訴者近千人。悉緘其詞。致之參贊。乃改僂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宥戍。時天鉞已死。如法梟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時方霽雨。枷大中樞。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屍。俟滿日方埋。丁聞亟往視。召錦衣衛兵馬官語曰。如此十日必盡死。

朝廷開以生。而我輩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難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孫。亟搭蓆蓋。坐以蒲團。湯沐飲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時余已轉諭德。自家北上。抵滁告歸。密過南中。宿舊署。親得其事。私記如此。

方士

憲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世宗信方士陶真等。故一時妖黨最盛。所在見告。并宮禁中。亦不得安靜。說者謂方士能役鬼。并挾五雷法。取信人主。且惑人耳目也。一時氣運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中。傾府庫甘爲之役。何況其他。因思我太祖信佛。歸併寺院。雖徵各僧。建醮追薦。而終不溺其說。別爲崇重。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過。然旋卽送歸。撤其殿。而於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嘿祐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開地闢。大聖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我神宗皇帝。與兩皇太后。各於城外建寺頌經。督以內臣。又開經廠頒賜諸名山。殆遍。遣去僧人。使人俱另給路費。不由驛遞達。和尚駐城外三年。雖御劄親問。答有御汗一點萬世津梁之語。然終不大加賞賜。又百計欲開戒壇。中貴人日夕德慝。竟不許。而所謂張真人者。其術益衰。入朝建醮。只了進香故事。獨持大柄。享國長久。聖謨淵遠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來。惟平日父老相識者來扣。始一見。餘無至者。至亦不見。僧道亦如之。然此輩浸淫日盛。蹤跡詭祕。只據所聞僧某。來自江北。領其徒二十餘人。所至傾動。自縉紳以下。無不納交。即富翁素稱慳吝者。亦迎至其家。爲之供養。資贈甚厚。僧有閉關一二年者。亦潛出謁見。凡見者勿論男女大小。皆有所獻。多者始得其解願一言。執筆作數字。餘領之而已。凡收數千金歸。此僧妖也。一道士來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帶。亦領二十餘徒。至門傳呼。馮步而入。入卽危坐。茶至舍而四嘆。顧盼若有所見。若有所指揮。張筵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東首臥。仗劍選數處。下檄加釘。議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爲謝。其家疑懼而止。此道妖也。

妖黨

近年妖徒。以余所見庚子年。有徐州趙古元一事。余同年郭一陽光復復。以參政飭兵。請於總督。調淮營三千虞變。總督則余師劉晉川先生東星也。調凡四十日。深以爲非。郭閉門求歸。而撤軍之牌遽下。余典閩試還京。適在署中。郭見牌恚甚。問計。余曰。將隱忍守此官乎。抑權宜稍全憲臣體貌也。總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氣概耳。郭曰。爲我籌之。曰。非徒籌之。且將爲君斷之。命停牌毋發。亟出視事。諭將士已申文撤軍。束裝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時久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明日具威儀巡城。各廟拈香告慶。抵戲臺臺譙賞。方始懸牌。上下帖然。余至濟寧。劉師已知狀。迎問曰。子乃爲郭參政軍師耶。總督牌可擅停。且抹改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參政初欲擊碎此牌。掛冠單騎出城去。幸門生勸解乃得止。且此等舉動。吾師實性急失體。寧本道請兵。已許已行。且久駐而不使之請撤。徑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如何幹事。師喜。且拊曰。子可謂秀才進步者矣。郭亦竟解官歸。後起原秩爲左轄。改撫遼東。勞瘁沒於任。可惜。至癸卯妖書事發。若從歸德之言。星星之火。勺水可滅。乃震驚宮府。擾動朝野。以一無賴子。嫩生光價抵。真是可笑。此際月月報內庫進奉之銀。時時允內臣參劾之奏。宗室殺巡撫。刑戮於湯沐之鄉。宰相被惡聲。趕逐於端門之下。大水幾壓都城。大計幾於留用。則崇乃移之。朝廷矣。然猶曰。乾綱獨攬。未盡下移也。丙辰以後。一切縱橫。都小忍言。而崇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適移於山林。然則今之在在蠢動。以妖變告者。誰實積之貽之也。古云。妖由人興。此語到今。其根最遠。其禍最大最烈。若人心中妖孽不除。反使之弄唇舌。逞戈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吳建

甌寧吳建之亂。初亦以幻術誘衆。妄言世界將亂。令人照水。現出富貴冠服勸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衆益多。遂欲於謝屯舉事。施甌兩秀才發之。建寧道行府捕焉。或爲之請曰。此齋徒耳。何能爲。遂釋不問。建乃益聚衆。恨兩生欲殺之。兩生逃之順昌。則跡之順昌。順昌戒嚴。當事者不得已。遣甌令諭。

散建衆。建以客禮見。謂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究。吾衆不可犯也。令與從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其村。村有爲巡檢者多智。遣人謂建。焚村無益。幸聽吾言。緩而兵。我醜諸富人。得數千金以犒。是實利也。且使各村聞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許之。巡檢陰集鄉兵以待。是時官府方發兵捕建。兵觀望不敢前。會江西有俠者。詳以五十人投建。說建曰。公衆未練。未可用。吾爲公練。則分調其衆於他所。乘間縊殺建。而跳身走。建死衆亂。巡檢鄉兵適至。圍殺之。投溪水幾盡。其脫者又殲於順昌。建禍始息。巡檢超三級。俠竟逃其名去。莫知爲誰。或曰。建。潘樞黨也。其衆雖殲。有脫而藏山海外者。今福寧之秦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臺。長樂之種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咒君父。有非臣子所忍聞者。種墩馬全十。實衍其教。浸於閩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鄭七也。其幻術與建類。令人盡賣其產業以供衆。曰亂且至。彼蚩蚩者業。皆汝業也。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預絕其心。惟祀教主。號曰無爲。昏夜則聚男女於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爲。至有誤認袖服者。子恥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門尤甚。許七妻。李氏女也。初從其教。見其弟婦兄弟之女淫穢。恥之。吐其事。或曰吳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嘗謂入吾教初有小難。後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口口去也。遲則八月。其衆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聞捕。笑曰。我且縛而去。箠而歸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獄中。獄中人又信之。謂其衆曰。今難已過。無慮。蓋自投死地如此。大約太平已久。人情愈僞。千態萬狀。劫運承之。聖人亦救不得。

除妖

文中子云。止謗莫若自修。息爭莫若無辯。此二句可與諸葛武侯寧靜淡泊句並傳。一則立身之法。一則處世之法。卽尼父聞之。亦當首肯。蓋皆深於易道。就中體貼出來。余謂守此四句。天下無難事。無變事。惟妖黨盛行。當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不可已。其他正人心厚風俗等語。又迂遠。非救病急法。余謂莫要於擇守令。守令得人。協以縉紳之賢者。一切鎮以安靜。狀勿輕准。殺勿輕罰。民間自然寧。

帖。卽有妖人。密密訪而驅之。又甚者摘而擒之。亦非難事。况人心不甚相遠。彼見上官如此。鄉士大夫口口此。卽有不肖之心。自然譖消嚙奪。古言得良口口口一人。可當精兵口口萬。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謂良縣官一人。可當精兵十萬。縉紳互相砥礪。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曠野。不覺十餘里。忽父執陸叻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廟中。翁素謹嘿。不輕發一語。忽譚及地方妖異事。慨曰。司成公卽隱。尙善論事。試問今爲有司官者。當用何術可以致治。潛消此變。余舉數端。皆笑。不盡謂然。翁曰。大道爲公四字。今不可見。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儘可做得。余竦然問狀。徐曰。假如今各鎮市中。必有魁猾。領袖無賴子。開賭博。張騙局。僧道念佛則挨入司香火。社節出會則奮身醜金錢。甚至販鹽窩鹽。輿訛造言。無所不至。黠者又結衣冠人爲助。把柄在手。頭緒甚多。流棍異說可疑之人。因而附麗。顯爲民害。暗釀亂端。若有司官。於此等人。訪得的確。指名捕至。數其罪。鑕於獄。從中時加縱操。開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牽口口妻子。許以改過自新。使之顛倒。出入於吾掌口口又未卽輕釋。則彼既有生望。又內顧重。自然震懾。不生他計。其黨亦且潛伏驚散。每處將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後度其罪之輕重。方與發遣。根雖未除。焰自頓熄。地方便帖然有數年安靜。總計而後。五六年間。一任官平平過去。再無意外之做。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極簡當。極新發。抑自悟中得來乎。從讀書中得來乎。曰。天下事。那一件書中不有。那一件不自書中悟得。旣讀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覺得另有一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讀。似都忘却。悟於何有。時翁方謂野次之語。可以放膽。乃又有於垣之耳。謂囑余。有所中傷。翁復對余一笑。靜持之。久乃得解。要之一日小匡卽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卽一家太平。一方小匡。卽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寧論大小耶。

